

主編
曹安娜
潘文竹

美麗的中文

把我們連在一起

東南亞華文詩歌及其研究

留中大學出版社



第七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2011.9 中国·青岛

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聚在一起

——东南亚华文诗坛研究



中国·厦门大学出版社



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2011.9 中国·青岛

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

——东南亚华文诗歌及其研究

主编：曹安娜 潘文竹

泰国：留中大学出版社

是大人有文半亚南港福正第

良青·國中 9.1105

强一五教門經唯文中泊丽美

突隔其又謂社文世福南来——

社發動 圖書管 第主



- 书 名 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
MEILI DE ZHONGWEN BA WOMEN LIAN ZAI YIQI
- 作 者 曹安娜 潘文竹
CAO An-na PAN Wen-zhu
- 出版发行 留中大学出版社
- 出版日期 2011 年 8 月第 1 版 2011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开 本 32 开(889mm × 1194mm)
- 印 张 9.5
- 字 数 10 万
- 印 数 1000 册
- 书 号 ISBN 978 - 988 - 29981 - 6 - 2
- 定 价 32.00 元

目录

(以诗人的姓氏拼音为序)

1 散落在辽阔的南海周边的唯美境域与乡恋脉动(代序)/冯国荣

8 诗人晨露

15 从汨罗江到拉让江

——读晨露诗随记/邵竹君

26 诗人郭永秀

40 在喧闹与现代中寻一方净土让心灵安家

——读郭永秀的诗/黄梅

52 诗人海庭

58 关注人类苦难 书写人间大爱

——读《海庭短诗选》/刘学金

65 诗人杰伦

72 诗是生命的皈依

——读杰伦诗集《寂寞月牙池》/卢文丽

81 诗人林小东

88 “骑着新月”的追梦人

——林小东《冰泪》集品读/鄢鸣

95 诗人岭南人

99 风流谁似岭南人

——评岭南人的小诗/张龙福

107 诗人梦凌

113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评泰籍华人梦凌的诗集《秋天不回来》/王艳玲

119 诗人明澈

126 唯有纯粹才是真

——明澈诗歌赏析/韩嘉川

- 135 诗人秋山
141 “一树芬芳等你”
—— 浅论马来西亚华文诗人秋山的诗歌 / 谢新华
- 152 诗人王涛
160 王涛诗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的生命本体的
美学探索与坚守 / 姜言博
- 167 诗人吴岸
174 吴岸诗歌中的原乡再现 / 马春花
- 184 诗人心受
188 心灵的记录者
—— 菲律宾华文诗人心受诗歌读后感 / 潘文竹
- 195 诗人旭阳
206 枕一夜星光入梦
—— 读新加坡诗人旭阳的短诗集《萍踪诗旅》/ 墨林 黄梅
- 216 诗人月曲了
222 破碎的眼光,破碎的乡愁
—— 评月曲了《我的眼光是碎的》/ 韩琛
- 231 诗人云鹤
240 独自徜徉在诗的长巷
—— 读云鹤《没有猫的长巷》/ 柳士同
- 247 诗人曾心
253 浅谈曾心的小诗与小诗的中国风格 / 曹丙燕
- 263 诗人邹璐
271 从河流到海洋
—— 读邹璐女士的诗札记 / 史玉娇
- 282 诗人庄杰森
287 一位城市歌者的探索与追寻
—— 读庄杰森诗集《杰开诗幕》/ 栾纪曾
- 294 跋 / 曹安娜

散落在辽阔的南海周边的 唯美境域与乡恋脉动

(代序)

冯 国 荣

我过去写过一些新诗，新近还出了一部《新诗谱》。但这几十年来，我的专业重心是中国古代诗学（所带研究生都是研究先秦及宋明诗学）、世界遗产学与城市学。也正因此，对于中国国土以外的华文诗歌，几乎一无所知。曹安娜找到我，要我支持一次东南亚诗人的聚会，我是很赞成的，但是要我为这个聚会的诗集写一个序，我起始是一片茫然。

18位东南亚华文诗人的诗，为我展示了一个仿佛陌生、遥远但却历历在目的物理世界、情感世界与审美世界。一种久违的能净化人的精神的唯美，一种散落在辽阔南海周边的乡恋的脉动。阅读之间，时有心肯，时有沉醉，而且时有震撼。我手头只有已编好的18位诗人的总共不到100首诗，所以只能就这些编进来的不到100首诗作些粗略的扫描。

晨露用女性的缜密写出了端午的乡恋：“粽叶与糯米 / 相拥 / 把心事密密隐藏”，而且写得令人热血沸腾：“千支万支 / 拍水淘哭的 / 摇橹 / 千锣万鼓 / 呐喊 / 何处 / 魂魄漂泊”。海庭诗有一种痛切的和平意识，《在兀鹰的肚子里》写一位记者在战乱中的苏丹拍摄了一张兀鹰吃掉一个小女孩的照片，这照片得了奖，然而记者在得奖后两个月自杀了，真是令人震撼！杰伦依恋周庄“土墙裂开的笑意”与“千年修成的古朴”，认定“夕阳下的踱步是一种养生”，同时诅咒“这年代 / 人类的脑袋越长越大 / 心胸可变得越小越凶残”。林小东的《除夕的黄昏》，写一个捡破烂的老人在除夕的落寞境况，表现一种普适的人类关怀：“除夕的黄昏 / 寻找春的足迹 / 春，却在人家里 / 享受团年饭 / 忘了老人背着 / 是一袋沉重的 / 落寞”。岭南人的《潇洒》用风的随手翻翻书、随意走走看看来具象潇洒，意味无穷。梦凌希望秋天不要回来，“金黄的叶子 / 在发髻里亮亮地闪着 / 细细品味 / 找不到曾经熟悉的感觉”，她说她依恋绿色的过去，那是否就是美好的青春呢？明澈的诗有影子的思辨，有寂寥的城市的诅咒，但也不乏优美的意象与真挚的情愫：“我戴着一笠子的太阳回来， / 我披着一身的风尘回来， / 我抱着一颗思乡的心回来，我怀着一些童年的笑意回来”。秋山的《足迹》喻足迹为多情的种子，在大海的日夜轻吻与拥抱着，失去了自己；《破布碎》提示：“只有破碎与破碎合在一起 / 才能拼成一幅美丽的图案”，成为一张温暖人心的热被。心受的诗排列上很有特色，如《无题》是一个倒立的三角，她一直在与描述对象辩论，要求“树一年四季都穿新衣”，要求“把脚步埋进泥土里”，而且组织新潮人与老年人吵架。旭阳的《大屿山云坛

大佛》写了大佛的剪影：“莲花座上 / 大佛 / 盘膝端坐 // 于
风霜雷电之中 自在 / 于日月星辰之间 洒脱”，他喜欢垂
钓，当“弯月沉入湖底 / 满天的星光熠熠”，听“夜风嗖嗖耳
际 / 四野里虫声唧唧”。曾心的咏物诗别具一格，他写油条：
“本来软绵绵的 / 煎熬后 / 赤裸裸 / 紧紧相抱”，他写卵石：
“本来有棱有角 / 被岁月磨成 / 滑滑圆圆 // 无论走到哪儿
/ 只是一个‘0’”，说圆滑是一个零，底蕴很大。庄杰森的诗
富于哲理，每每精警，他写十字路口：“口哨疲于奔命 / 与红
绿灯辩论 / 交换人生的坦途”；他写时钟：“万方竞逐 / 从容
之间 / 享受时间的傲慢”。

我感到惊讶乃至震撼的，是在这十几位诗人中，有几位
诗人与大陆、港台诗人比，足以进入一流的行列。当然也许
是由于我的孤闻寡见，这些诗人早已在应然界如雷贯耳。我
不知道这些诗人的历史，只凭对几首诗的直觉。

云鹤“常有纯美的、抽象的、以自动语言写成的诗作”，如
“无语地立在栏前，数一季远山的烟雨”，“夜是迟归的赌客，
从我的杯缘踏过 / 扇折里是去秋的低叹”。

客人自醉酒的远道来

以耳语点燃了你台上红烛

你就知道，那时窗外是星雨濛濛

窗内泣声凄凄，雾从你的笑涡间消逝

意象、情绪、氛围，真挚、隽永、唯美，红烛幽幽、星雨濛
濛、泣声凄凄是很传统的，以耳语点燃红烛、雾从笑涡消逝则
是很现代的。弥漫成一种云鹤独有的源自古典又高于古典

的现代安详的风格样式。至少从这本诗选所选的云鹤的诗来看，首首都是可以入选任何一本华文诗选的好诗。

吴岸的诗有一种自然生态情结，他的《重建家园》要蛙声与推土机、混凝土抗衡，要用亚答屋、菜园、小溪和芦苇的协奏、晨鸟的合唱与毁坏家园的过度开发抗衡。而他对拉让江的呼唤不仅是刻骨铭心的，而且美轮美奂：

又见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梦那”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褰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霞的倒影

“闷雷”加剧了鲁巴河的浩瀚与辽远，当浣衣妇与朝霞一起倒影，人与自然才协奏成一种因关怀而深邃的审美。

月曲了的《儿子》、《一只白云》、《时间河畔——江南初游》《野草》都是佳作，如“暮色形而下 / 炊烟形而上 // 夕阳把世界 / 斜放在外面”，“我不是客 / 我是你写诗的时候 / 写草了写简了的字”。他这样描述游江南的启示：

古今中外

无非是把步伐还给新街旧巷

把心情还给每一块 / 沉重的青石板

然后又把流浪

还给了鞋声

这些即使放进新诗史，也毫不逊色，没有多少人写过这样的诗。

王涛的《赤水行脚》展示了他的高度。“之二”展示了浓浓的乡俗：“清明雨刚刚飘落 / 家坟幡旗飘扬 / 还乡的人儿 / 脚步踏响深巷 / 一只小黄狗匆匆一溜”；“之三”是一个妙喻，当年红军曾四渡赤水，而而今，“我回头 / 看见 / 一竿老竹 / 横渡浪峰”，那真是“只有后来人，为你感慨”；“之四”则有至深之至情：

在古城的老屋旁
向我靠拢过来的一株桑树
熟悉如热带我家的桑树
我如果是一只蚕
也会与蜡烛把思念
都吐尽



郭永秀的《筷子的故事》是很有代表性的乡恋作品，被收入新加坡中学教材。他的《乡村之歌》写道：

我终于听到
从那高高的树梢上
跌下来的一片虫鸣
不知是蝉，还是禅
把我满满的身影
唱成红泥路上
片片碎裂的阳光

风不停地打着拍子

在叶的王国间走来走去

走到木屋旁那棵探头探脑的木槿花旁

一摇，竟摇出满身血红的花

潇潇的身影被唱成红泥路上片片破裂的阳光，在叶的王国中，木槿花摇出血红的花。给人一行连着一行的阅读惊喜。

邹璐在这部集子中可能是最年轻的，诗也更加年轻。《陨落》写了像燃尽的星子一样、古怪无人读懂的爱情的忧伤，《爱是如此寂静》则把爱情写成一种能听得见的寂静。

若雨季真的来时

我一定顺千里的水路重来

我们在湄公河上点灯

我们在湄公河上放歌

这个年轻的诗人并没有太多故作现代深涩，倒有着不可掩饰的唯美的现代传统，有一种分明而又难言的动人。

我现在读新诗很少，读到的多是虽不乏深刻但往往是畸形，虽不乏独特但往往噪杂，虽不乏前卫但往往招摇，虽不乏讥讽但往往刻薄的各种喧嚣。这约略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带来的物欲横流与灵魂迷失带来的莫知所以相同步。读到东南亚诗人这些诗作，真是不啻走进一个令人沉醉的唯美的境域，不仅仅是那些如诗如画的异域风情，而首先是对这些异域风情的体味方式与表述方式，是很中国、很华文的，而且是大陆久违的、正在流失的。当然重要的还有那些乡恋的

脉动，如在拉让江畔想到汨罗江，在芒果树下想到周庄的橹声，一堆茫然的野草长短着乡愁，一盏月圆的灯笼“点亮怀乡的落寞忧伤 / 中间一大把潦草的岁月 / 都化作一声悠悠长长 / 的叹息”。

成天搬弄堆成山的典籍，或是忙碌于看起来很有用实际上没有用的世事，几乎要艰涩成文化工具，通俗成琐事机械。写这样的序，真是难得的休闲，真想这样一直写下去。一边读，一边写，一边，也便有“悠悠长长 / 的叹息”。

2011年8月14日于青岛



诗人晨露



晨露，原名陈美仙，1954年出生于马来西亚砂罗越诗巫拉让江畔卢岩坡。现居美里。为砂劳越美里笔会理事、诗巫中华文艺社、大马作协、东南亚诗人笔会、国际诗人笔会会员。作品有散文集《荒野里的璀璨》、《花树如此多情》、《钻油台》，诗集《鱼说》、《拉让江——梦一般轻盈》、《小诗磨坊》。

晨露的诗观

诗，不知不觉已是生命中的不可缺。

或读、或写，开启轻轻，心灵深处秘密的小角落，笑声或泪痕，紧密拥抱，以文字传电，震动心弦，轻柔或强烈，超越时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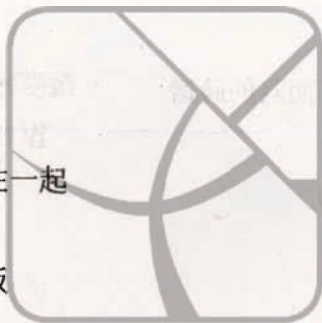
诗让其余一切变得皆可忍受，诗让不可能变可能。生命因而枯燥但滋润、烦厌但有趣。

写诗，生命的写真。最纯，最净。

晨露诗选

姐 姐

想念姐姐
她没带我住一起
我吃太多饭
太重



捉迷藏

蒙上双眼
一块充塞汗臭的手巾
树林里
嘻嘻哈哈
一群捉迷藏的小孩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哑了所有的声音

隐没了所有的人

奔散的脚步

大树后 草堆里 泥洞下

找找看看

躲躲藏藏

游戏

一直延伸

长大后

沿着戴了面具的脸谱

辨认

岗位上的

影子

渐行

渐稀



解不开的思念

有一处隐秘的

幽谷

那躲藏的

真找不到了

捉迷藏

找的

藏的
都
迷了路

端午吟

(一)

粽叶与糯米
相拥
把心事密密隐藏
是那一种味道
蜜的甘甜
泪的咸哭

木浆
捶胸顿足
嚎哭
失去的翠绿

赴约
把身子交给
水
洗后
百病不侵



母亲们

深深相信

汨汨流水

南来

拉让江承接

汨罗江

赤心的温热

赤道儿女

仰听

祖父的训诲

汲饮

母亲的奶水

渐渐

长大



年年五月

初五

诗人深情的回眸

点燃

每一颗心中

每一盏

灯

拉让江畔

灯光

辉煌

代代

传递

(二)

一团米饭

年年 传递

袅袅芬芳

汨罗江 在远方

泉涌 汨汨灵气

爱国诗人

选择 水为家

那年 五月初五

飞身一扑

陨落了 夕阳

天摇

地震

崩裂了水晶镜子

汨罗江 沸滚了

千支万支

拍水淘哭的

摇橹

千锣万鼓

呐喊

何处

魂魄漂泊

采撷 山的翠绿

包裹

追思黏黏

汨罗江

不再饥饿

我们

拉让江的儿女

在赤道

仰饮

南来的水源

吮取

五千年的精华

我们 传递

文化灯火

粼粼

熠熠

从汨罗江到拉让江

邵竹君

对港台诗人的诗歌算比较熟悉，但对海外华人的诗很陌生。手头有晨露的《拉让江——梦一般的轻盈》、《鱼说》及《小诗磨坊》，算是第一次见到、读到。《小诗磨坊》一书马华卷编入的马来西亚诗人有7位：冰谷（林成兴）、何乃健、苏请强、晨露（陈美仙）、朵拉（林月丝）、郝眉（萧美芳）、冯学良，可见海外华人诗歌气场很足，不能不感叹中华文化强大的辐射力。从晨露诗看，这种辐射尤其强烈。表现在她诗歌意境的讲究，更表现在她对中华诗歌精神的传承。正如她在《端午吟》一诗中说的那样：“汨汨流水 / 南来 / 拉让江承接 / 汨罗江 / 赤心的温热”。屈原以来，汨罗江的水就流成了中国诗歌的血，这血，也在晨露的诗句中流动。

一、晨露的硬度

老实说，我是怀着不信任的心态打开晨露的诗集《鱼说》

的。我不觉得脱离了中国本土的汉语诗会有什么作为。我觉得，读海外华人的诗，需要调整自己的阅读期待。身处中国，面对的是复杂的社会现实，诗人的精神中更多批判性，兴、观、群、怨中，更讲究怨刺的力度。这也是衡量中国诗人诗歌价值的一个标准。这个标准大概无法扣到海外华人诗歌的头上，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不同，诗人内心的喜怒哀乐大不一样，如果带着怨刺的期待去读，估计只能获得失望。不仅如此，这些出生在海外的华裔诗人甚至连余光中们的乡愁也没有。没有了这些阅读期待还能期待什么呢，我担心他们的诗就只剩小花小草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无病呻吟了。但当读完晨露的诗集《鱼说》，才发现海外华语诗歌——起码是晨露的诗——依然有它的刚性。看不到显性的对具体社会的批判，但诗人的精神仍在，她把这种追求放到了更高更终极意义的人文关怀上，更多表现了一种普世价值，这使得她的诗的内容仍然沉甸甸。

有一双神奇的手

长年驻守

石磨长木柄上

推前

转一圈

再推前

转一圈

一圈潺潺细流

雪白了

满盆满桶
香甜的奶水
滑嫩的豆腐
以及
一头青丝

.....

石磨
犹自静静
守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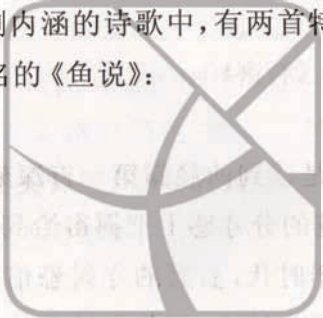
——《石磨》

这首《石磨》是读到的晨露第一首深刻触动我的诗。不仅是诗句的隐与露的分寸感上把握得恰到好处，更重要的是内在的力量。机器时代，石磨的守候恐怕要永远继续下去。石磨的生活已经成为过去，那些握过它的手已经老去，生活简单到只需按一下开关。石磨，已是人类童年的记忆，它被闲置起来的时候，人类失掉了许多天然的生活，这是人类发展无法挽回的悲剧。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人们终于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开始倡导低碳生活，人们盼望着一个“新石器时代”的到来，但是，可能吗？如此想来，这首《石磨》是一声长长的叹息，包含了诗人严肃的情感深刻的思考，不能不说是一首有分量的诗歌。

这种对人类现代性的反思在晨露的诗集中还有不少。晨露说，“拉让江守不住清晨里最闪亮的露珠”（《哀歌》），她

“需要 / 一棵树的浇淋”（《生活》），她看到“荧光屏 / 粼粼 / 闪耀如鬼火”（《游戏》），她在一场失去阳光和绿色的烟雾里“渐渐枯萎 / 囚在 / 方寸间 / 关紧门窗后 / 上上之策 / 面壁”（《另一场烟雾》），……这些诗句无一不表达了现代人的困惑，在困惑中感受着越来越淡的自然之光和展开着越来越勉强的笑。这是一种不苟且偷生的心态，这不是那种来到世界就挥霍一辈子放十万个屁拉三十吨左右的粪便制造完垃圾就走的人。这种对人类的生存现状的忧患不也是诗人良知的体现吗？这些诗歌的存在，构成了晨露诗最有价值的部分。

此类拥有深刻内涵的诗歌中，有两首特别精彩。一首是做了晨露诗集命名的《鱼说》：



进
退
不能
鳞片剥落
自由被锁上手铐
摇头
摆尾
四面楚歌

这是一条被网住的鱼，失掉的自由，只能在网中“摇头摆尾”。自由与束缚，生命与屠杀，这是一直伴随着人类历史的主题。我们悲哀地看到，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它仍是一切关于人类的文字中最大的主题。诗人，是追求自由最多的人，

也是获得自由最少的人。荷尔德林说：“诗人是着魔者的苗裔，是易患某些疾病的体弱者类型的后代，他像野兔一样长期遭到社会的猎捕”。被捕猎的诗人就是被网住的那条鱼，网的细密坚固、挣扎的徒劳是诗人的宿命。诗的结尾颇具讽刺意味地写道：“木鱼一尾 / 佛堂里 / 晨敲 / 晚捶”。我们知道，无论是居士五戒，还是八关斋戒，还是沙尼十戒，还是比丘二百五十戒首要的都是不杀生，而那木鱼，恰恰是鱼的尸体啊。

另一首精彩的诗歌是《风中的哀哭》，我愿意把这首诗看做是晨露诗歌中伟大的一首。在这首诗中，我读到了诗人在人类的丑恶暴行面前的愤怒，读出了正义。我们通常说愤怒出诗人，在中国大陆大量口水诗出现之后，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是游戏出“诗人”。愤怒，这种诗人高贵的品质渐行渐远。风中的哀哭，哀哭着的是良心和正义。为此，屈原哭过，茨维塔耶娃哭过，北岛哭过，你哭过，我哭过。让一个女诗人参与这样沉重的写作有点残忍，她本该唯美，本该小资，但晨露没有，她喜欢这种生命的“枯燥”和“烦厌”，如同她“诗观”中谈到的那样：“生命因而枯燥但滋润、烦厌但有趣”。当社会使诗人不舒适的时候，诗人的诗必须成为社会的非舒适品。

历史告诉我们

冠冕

是一层

一层

层层



叠叠的
白骨
耀眼的光芒
冷森森
雕塑

——《风中的哀哭》



我不知道触动晨露这首诗的具体事件是什么，我知道这首写于一九九八年九月十六日的诗歌一定有它具体的背景。但是，这不妨碍我们读懂它，因为，这是一只射向“冠冕”的冷箭，这只箭我们熟悉，只不过在晨露那里被打磨得更锋利被发射得更强劲。人类发展到二十一世纪，在物欲的横流和集体的狂欢里，这只箭如果还有，只能在诗人那里。诗人，必须是人类神经中最敏感的部分，当诗人麻木起来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彻底沉沦了。想起诗人高伟的话：“诗歌让我在物质欲望的自由落体中，堕落的速度不至于过快”。不要小看了这种精神的坚守，“有何胜利可言？挺住意味着一切”。美国诗人庞德把诗人比作蚂蚁，他说蚂蚁具有坚持不懈的惊人的毅力，“蚂蚁是巨龙世界的人马怪”。晨露的诗告诉我们，晨露就是这样一只蚂蚁。做一只伟大的蚂蚁，应该是每个诗人痛苦的荣耀。外表不壮大的晨露让我想到冰心，精神壮大的晨露尤其让我想到冰心。我在《冰心》一诗中曾经写下这样的句子：“多么漫长的寂静 / 沿着一个声音 / 我好奇地寻找 / 那点刚强锐利 / 竟是你柔弱的手 / 屡屡击出”，我觉得这些句子，也那么适合形容阅读晨露的感觉。

二、晨露的魔方

晨露的诗在艺术上亦有精致的追求。与中国大陆流行的口语诗相比，晨露表现了更多对文字的敬畏。尊重每一个字，尊重每一个词，尊重每一句诗，不要慢待任何一个，不要对任何一个随随便便动手动脚，使它们都不是奴隶而是上帝。这是诗人必须有的矜持。“僧推月下门”还是“僧敲月下门”对诗人来说不应当是一个过去的诗歌典故，也应是今天的故事。

“从父 / 从夫 / 从子 / 从来不曾 / 抬头说 / 不”，《外婆》的这一节中，这连续的几个“从”字决不是简单的重复，声声不断的“从”中，外婆的一生也就说完全了。当“不”这一字没有习惯性地随意跟在上一行而是单独成行的时候，其表意的功能也立时显露出来，普通一字焕发出无限诗意。外婆三从四德的失掉自我心甘情愿的顺从，外婆的善良、温柔、慈爱尽在其中得以放大。这便有了“诀别的菜肴 / 哽咽至今”的流泪的伤感，而把外婆故去后长久的思念用“哽咽至今”来表现，是寻到了最感性最动人最经济最独到最巧妙最富意境的表达。

受中国传统诗歌的影响，晨露诗讲究意境，内敛、含蓄，给诗句充分的张力，给阅读留下充分的空间。我愿意把意境看成是中国诗歌无法改变的特质，无论是唐诗宋词还是现代后现代新诗。这不仅是因为中国人崇尚道的精神，喜欢天人合一，喜欢顿悟（顿悟即不言，只是呈现相关的情景）。也因为汉字本身象形和会意的特点，会意，即在言说之外，因而汉字本身不仅是画，也是诗。说到意境，人们往往首先想到的

是物境，而这里的“物”往往是指景物，其实不然。可以创设出想象空间的“物”即是构成意境的材料。比如晨露的《父亲》一诗：“父亲是 / 墙上——张照片 / 不言不笑 / 看着我 / 长大”，白描了墙上父亲的照片，却创设出巨大的情感空间，父亲的严肃深沉的爱以及对父亲的无尽想念以及父亲一直伴随着自己成长的内涵尽在其中了，比任何直接写父亲爱的细节都更加富有表现力（具体写爱的细节那是散文的任务）。这就是意境，注重这种诗歌意境的营造，是晨露诗歌艺术上的一个特点，虽然不能说新，但在汉语新诗日渐抛弃中国诗歌传统的时候，这种坚持便有了价值。

除此而外，我注意到晨露诗歌象征性和寓言化的特点，如《灵犀》里面守夜的队伍，《写真集》中的丑兽，《海涛》中闪闪的萤火……这些诗中，最完美的是《捉迷藏》一首。小的时候，捉迷藏是一种游戏，长大后，游戏没有了却进入了深深的迷宫，既找不到真实的自己，也找不到真实的别人，自己丢了，别人也丢了，“找的”、“藏的”都迷了路。这是一篇深刻的现代寓言，揭示了现代人失掉本真的生存现实，也是对现代社会的有力批判。负载着如此沉重的内涵，晨露却举重若轻，切入点选择得小而轻巧，这种完美的效果有赖于诗歌的寓言性，这种寓言的方式或许并不是诗人有意所为，而是表达自我时自然寻到的门路，是无心插柳。

五四以来，中国诗歌往往喜欢把寓意直述出来，企图利用口号来把事物的寓言性直接告诉读者。九十年代以来的口语诗更几乎成了生活表象的现场直播。在这种诗歌环境里读到《游戏》一类的诗歌不由对诗人多了一分敬意。

晨露的确写出了许多优秀的诗篇，晨露的诗的确有那么

多优良的品质,但就我的阅读体会,晨露的诗亦有读后感觉不满足的地方。比如,一些诗写得过于实在明朗,一些诗句是熟语和未加翻新的俗语,诗歌的陌生感不够。我这里想指出的是晨露诗歌的形式上的一个问题。

晨露诗诗行的排列有她的特点,那就是大部分诗的诗句简短,1、2、3、5字的诗行占多数。如:

无数紫色的

蝶魂

绿毯上

憩息

诉说

前世

——《牵牛花二帖》

诗句简短,节奏轻快可能是诗人追求的一种风格,但断句太碎,回车太多,破坏了诗歌韵律的线性,强迫在自然延伸的地方中断,阅读节奏上的感觉不舒适。乍读不习惯,也不理解晨露为什么这样处理。及至读了《小诗磨坊》林焕彰的序,以及同是马来西亚诗人万川、雁程的诗,才感觉晨露的这种分行法或许是一种追求。林焕彰在《小诗磨坊》序言中谈到“六行小诗的技巧运用”时说:“善用断句分行;减低叙事性、增强跳跃性、凸现意象和节奏感”,对林焕彰先生的这个断语不能苟同。诗歌的叙事性与诗句的长短无关,一字一句亦可以叙事,只不过把诗句竖排了而已。而诗歌的意象更与诗句长短无关。至于增加跳跃性和节奏感,在该断的地方

断，结果只能是“被跳跃”“被节奏”的尴尬。

晨露诗歌形式上的这种“善断”，是否与海外华人写汉诗的新奇感和玩票的心态有关。在《拉让江——梦一般的轻盈》的后记中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三人，都是诗歌的发烧友”。第一次看到以发烧友这个词定位诗人，觉得别致而准确。没有专业性，没有太重的“责任”压在那里，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轻松。而汉字方块象形的特点，给他们的随心所欲在诗行的排列上有了落脚点。我注意到诗集《拉让江——梦一般的轻盈》中的另两位诗人亦是如此的善断，不仅善断，而且有了更图形式的排列，如雁程的《渡》：



王维说诗中有画的“画”，当不是指这种变成图案的画，而是通过文字意象作用于欣赏着的想象所构成的意境。图案化的诗歌，即把审美者打开的空间压缩掉了。

诗歌的外在形式当然也要讲究建筑美，有时还可以配合内容的表达着意寻求一种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应以自然为最高原则，如同水的流过，任何形式的刻意对诗歌都是一种伤害。我注意到晨露早些年的诗歌有一些诗句的排列比较自然流畅，在1993年出版的《拉让江——梦一般轻盈》中，60余行的长诗《哀歌》，每一句几乎都是完整的一句话。

遗憾的是这种风格在 2001 年出版的《鱼说》中几乎看不到了。我尚没有彻底搞清晨露这样转变的真实原因,我希望她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理由,我相信。

以上是对晨露诗歌的阅读印象。汉语新诗不过 100 年,在回顾它的时候,不应只顾及中国大陆诗人,也应——甚至某个历史阶段(比如文革时期)更应——顾及港台和海外的汉诗,它们是汉语新诗当然甚至是重要的组成部分。马来西亚诗人晨露,就是一位值得关注的海外诗人。据我所知,晨露不只写诗,亦从事散文尤其是杂文的创作,在报纸设有专栏。一谈到杂文就想到匕首和投枪,我发现这种杂文的精神贯穿在晨露的诗中,所以很多诗歌可以说成了她杂文的压缩版。晨露存在的意义不仅是诗歌上的,不单是汉语诗歌数量上的增加和地域上的扩展,她是一点光,与其他真正的诗人一起,使华语文学日趋黯淡的面孔有了一丝俊朗。

邵竹君,男,诗人,青岛旅游学校教师。

诗人郭永秀

郭永秀，新加坡工艺教育学院电子、电脑与通讯科讲师，新加坡知名诗人、音乐工作者。

现任新加坡作曲家协会会长、音乐家协会副会长、华乐协会副会长、茶阳会馆男声合唱团音乐总监兼指挥、新加坡华乐团艺术咨询委员、国立大学华乐考级顾问、新加坡广播电台音乐节目主持、作家协会理事、五月诗社理事、锡山文艺中心理事、丁晓燕阮族乐团及鼎艺室内乐团顾问、新加坡汾阳郭氏公会名誉会长。

擅长作曲，其音乐创作包括中西乐曲如器乐独奏、合奏、舞曲、舞剧以及合唱、独唱曲等，曾两度荣获“我们的歌”歌曲创作比赛优胜奖。曾任掘新管弦乐团、红十字会华乐团、国家剧场俱乐部华乐团及国家剧场信托局中西乐队指挥等职，并曾担任新加坡及外地文艺创作、音乐创作、器乐及声乐比赛如新加坡各大学文学创作比赛、新加坡青年节音乐比赛及国家音乐比赛等的评审之职。

热爱文学创作，著有诗集《掌纹》、《筷子的故事》、《月光小夜曲》、《郭永

秀短诗选》、《郭永秀自选诗集》，散文集《壁虎之恋》及音乐评论集《余韵》等；并曾主编过《新华文学》、《锡山文艺》、《新月》、《五月诗刊》等刊物，现为《东南亚诗刊》主编；还曾受邀担任国家艺术理事会属下的驻校作家计划，为中学生及高中生讲解文学创作。

1990年8月，以诗集《筷子的故事》在新加坡政府主办的两年一度的书籍节中荣获诗歌组高度表扬奖。2003年，因为音乐创作及推动文教，获新加坡词曲作家版权协会颁发“卓越才艺奖”。2005年3月，在新加坡成功地举行了一场声乐作品专场音乐会；2006年10月在北京举行了另一场专场音乐会，均获得两地乐坛热烈的反应。2010年受邀到上海太阳岛出席“多元文化峰会”并指挥乐队于世博上表演。

1987年迄今，多次应中国厦门大学之邀参加该校主办的《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2006年起，与东南亚诗人共同创办“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并多次应邀出席《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近年来积极从事摄影诗的创作以及诗歌与多媒体结合的工作，其多首诗作被选入新加坡华文课本与参考书内。

郭永秀的诗观

写诗多年，终于悟出一个道理：形式与内容其实是有机结合，它们之间的关系牢不可分。

内容，往往决定了诗的表现形式。这就是为什么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思想及感情难以用旧诗来表达而须借助于现代诗这种新的体裁。同理，风行于五、六十年代那类可歌可朗，浅显直露的诗已无法表达八十年代以后复杂的城市风貌与生活而为现代诗所取代。诗，是具有时代性的。

形式，可以丰富诗的内容，同时也决定了一首诗的好坏优劣。空有热情及悲悯之心而不懂写诗的技巧，无论他如何热爱生活、人生经验如何丰富，肯定写不出好的作品。这就是为什么同样的题材和内容，在不同人的手中，可以产生天渊之别的作品。

没有内容而空有形式，只能说是文字的堆砌。

空有内容而不懂得以恰当的形式来表现，则不算是诗。

郭永秀诗选

乡村之歌

我终于听到
从那高高的树梢上

跌下来的一片虫鸣
不知是蝉，还是禅
把我潇潇的身影
唱成红泥路上
片片碎裂的阳光

风不停地打着拍子
在叶的王国间走来走去
走到木屋旁那棵探头探脑的木槿花旁
一摇，竟摇出满身血红的花

后来我在鸡寮边
找到一枚沾满泥巴的鸡蛋
小云说你敢不敢像隔壁那个爱打架的阿平
趁它热热软软时扎个小洞
吞进肚里？
我说把它放在母鸡的肚皮下
不是可以孵出毛茸茸的小鸡吗？

走过碎石切割的泥路
我们轻轻踏醒
弯着身体睡觉的小木桥
再过去，便是莲和浮萍的家了

一只长脚的田鸡
不经意地迈着方步

啄食莲叶上晶莹的阳光
俯身，我望见
散着泥香的池水中
几只黑色的泥鳅
愉快地玩着躲藏的游戏

黄昏时我们上山
搜寻山芋和山葡萄的踪迹
我在山芋宽阔的掌心上
找到两支爱亲嘴的黑蜘蛛
回来的时候

一只黄胸的小鸟
站在高高的红毛丹树上
向我诉说山中的传奇

我说什么时候我在树下筑间小屋
做大自然的邻居呢？

小云擦着山蚊叮红的鼻子
说明年我们就要被赶啦！

蓦地抬头，只见
远处几幢高高的政府组屋
张着觊觎的双眼
不停地向我们瞪视……

卖菜的老妪

岁月——

是蹲在街边

几堆枯黄的惨绿

她佝偻着身子

像墙角那根无言的扁担

因生活的沉重

而微微弯曲

已记不起家的定义式什么了

依稀记得遥远的那年

一个浓烟密布的深夜

她呛然惊醒、昏厥……

转醒后发现不远处

鼓噪的人群后面

一片火光冲天拔起

拔起多少年来和老伴

还有那个跛脚的儿子

一起种下的希望

她嘶声狂喊……

回答她的，只有一片呼呼的风火声

哭声，和人群的吵杂声

……

没有所谓希望

当然也没有所谓失望

这几堆捡来的残绿

卖不卖出去

也不过是白饭

或者多加点咸菜什么的分别

她突然想起

今早起床时从枕下溜出来的

那张发黄的三人照

已经破烂得凑不成一个回忆

抬头望着那个尘封的破镜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皑皑的白雪

已悄悄地铺满了头

家乡鸡

家乡，不知道是那里的家乡

反正已成了一种

消费的方式

一种令孩子们欢腾雀跃

忘了吮手指

是不卫生的习惯

那位白头发绑红丝带的
老人家，总是慈祥地
站在两扇明亮的玻璃门前
不管晴天还是雨天
他都一样欢迎
按捺不住那股独特香味的我们

我想问他肯德基在什么地方
肯德基有没有烧鸡鼓油鸡卤鹅与卤鸭
有没有海南人的鸡饭
而他总是微笑不答
看我们托起手中红白相间的纸杯
喝 Root Beer 吃沙律
吃搞得稀烂的马铃薯

然后我们又匆匆地涌入
时间的急流中
我们太忙，来不及追询家乡的定义
反正总是快快乐乐地
喝 Root Beer 吃炸鸡
反正有没有家乡
我们一样过日子

我们是都市人
生长在没有根的现代

筷子的故事

五指微拢，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枝等长的平衡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那时，我们的祖先
从长江黄河翻滚的急流中
湍湍涌出
涌向无人的海岸
向南，向陌生的异域
不毛的荒岛
以两支竹筷
徐徐插下，一则
拓荒的血泪史

多少辛劳、多少努力
一代又一代
生命延续，以两支竹筷
祖先在历史中告诉我们：
一支易折，两支
才有御敌的力量
合起来便可——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
不能分，一分
根须腐烂，枝丫断裂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

如今，当我们丰衣足食
爱好时髦的下一代
争着拿刀叉的时候
谁去告诉他们：
这平凡而真实的——
筷子的故事？

(按：此诗被选入新加坡中学教材中)

建筑物

望上去，天空
像一块啃剩的隔夜面包
建筑物，四面八方围拢过来

且贪婪地伸长脖子
像饥饿的狼群

在节节高升的窗格子里
我们不断地跟文件和数目字
作战，打字机
总是喋喋不休
厌烦得象案上那头蛰伏的
兽，动不动
就高声叫嚷

建筑物高高的阴影下
许多铁甲虫
在它四周索绕追逐
为一个相同的目的

而在阴暗的山谷底
在炫目的广告牌下
我们的脸色，苍白
如周遭的钢骨水泥
我们的动作，一致
如没有表情的木偶
循着一定的轨迹和方向
默默前进

从杂沓的盛夏，走入

这间人造的冬季
我们再升降机小小的世界里
东张西望，假装
看不见对方——
这些 近得那么遥远
又熟悉得那么陌生的
面孔

走出自动玻璃门
我们又听见——
城市沉浊而喧嚣的
呻吟声，我们的心跳
随股票行情的起落升降
而加剧，我们的脚步
如匆匆的过客
但我们没有时间
停下来，喘一喘气

建筑物，曳着一片庞然的
阴影，在我们的身后
紧追不舍

清明节上光明山

汽车瘫痪，人群



像放生池里抢食的乌龟
油烟与香烟四面包抄
光明山，顿成了围城之战
普觉寺前中菩萨
也被熏得面黄肌赤
而香火不绝，不绝如殿前
来回兜售香花冥纸的小贩

多少漂洋过海的故事
多少难归故土的辛酸
都烧成了水泥架上坛坛
不能入土为安的 遗憾



历史，静静躺在瓷坛里
孝心，仅仅是每年
一次例常的拥挤
匆匆的瞻仰，顺便
再求个真字

这熊熊的香火，果真
能够永远燃下去吗？
不喝符水的下一代
只知道圣诞节的狂欢情人节的浪漫
踏青，已经无青可踏
杏花村只在遥远的古代
祖先，究竟是个什么名词？

而慎终追远啊，是否是
 殿前化灰炉里挣扎的冥纸
 一阵狂啸的西风袭来
 炽热的燃烧过后
 便了无声息地化成一堆
 永远的灰烬？



詩 黃



在喧闹与现代中 寻一方净土让心灵安家

——读郭永秀的诗

黄 梅



在众多文学形式中，最难解读的恐怕就是诗了，这里所谓的难，不是说诗有多么晦涩难懂，而是针对某一首诗，很难写出长篇大论。古诗还好一点，由于言简意赅和古今意义不同的缘故，一个词，就能令读者琢磨半天。而现代诗则不同，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在简单的几句话中就表达得淋漓尽致，虽然触动了你的心灵，直抵心扉，但却让你无话可说，也许这就是心灵的碰撞，不可言传吧。

刚拿到这个诗集本子的时候，我有点犯愁，怕无东西可写，然而读完却发现，作者的诗不但言辞优美，风格独特，而且题材范围相当广泛，不仅有对童年故土生活的怀念，游子在外漂泊无根的无奈，也有对社会底层年老者生存的关注，对现代城市生活的厌倦，有对忙碌压抑的都市生活的调侃，

又有徜徉于音乐之海的轻松快乐。当打开第一页读完那首《乡村之歌》时，我突然就陷入到对自己童年的甜美回忆中去了，不仅因为诗人的语言美，更因为他写到了我的心灵深处，触碰了深埋在内心深处的那段美好的回忆，仿佛突然之间，心中的某根弦被触动，在心底激起一连串的音符，感觉有无数的话想要诉说，要跟作者交流。

我终于听到

从那高高的树梢上
跌下来的一片虫鸣
不知是蝉，还是禅
把我潇潇的身影
唱成红泥路上
片片碎裂的阳光



风不停地打着拍子
在叶的王国间走来走去
走到木屋旁那棵探头探脑的木槿花旁
一摇，竟摇出满身血红的花

童年是纯真而美好的，提到童年，大家肯定都不会忘记老屋门前大梧桐树上那聒噪的蝉鸣。在普通人心中，蝉鸣也就是蝉鸣，它的聒噪仅仅是给炎夏增添一份燥热，然而作者却将它谱成了美妙的曲儿唱了出来。听吧，“从那高高的树梢上 / 跌下来的一片虫鸣”，“把我潇潇的身影 / 唱成红泥路

上片片碎裂的阳光”。蝉鸣是“跌”下来的，而不是传来，一个“跌”字，就把暗藏在心中已久的那份期待神灵活现地传达了出来。“我”在树下行走，树叶将“我”的影子割得斑驳陆离，作者却写成是蝉声将“我”的身影“唱”成了“片片碎裂的阳光”，只一个“唱”字，就将夏天的烦躁驱赶殆尽。这样优美的词语，在作者的诗中俯拾皆是。看吧，“风不停地打着拍子 / 在叶的王国间走来走去 / 走到木屋旁那棵探头探脑的木槿花旁 / 一摇，竟摇出满身血红的花”。一个“摇”字，胜过千言万语。这些字本是通俗不起眼的，然而作者却能将通俗化神奇，简单的几笔点缀，就把孩童世界的天真和丰富的想象展现得淋漓尽致。

“诗的世界是多姿多彩，无比广阔的，可以很‘现代地’抒写内心世界的变幻，也可以很‘现实地’描写外在世界的种种现象。”一首真正好的诗，往往不是用嘴读，而是需要用心去领会、去感知。诗人以自己独特的写作技巧和富有感知的笔尖，创造出独特的风格，他的诗通俗易懂，没有一般现代诗的晦涩，但却总能触动人的心灵，如《卖菜的老妪》，诗人写了一个老妇人多年前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了房子、丈夫和儿子，之后无家可归的她便一个人以卖菜为生：

岁月——

是蹲在街边

几堆枯黄的惨绿

她佝偻着身子

像墙角那根无言的扁担

因生活的沉重

而微微弯曲

诗人并没有花笔墨直接描写老妇人的生活有多么艰难，几堆“枯黄的惨绿”，一根“无言的扁担”已将老人岁月的凄惨展现在读者面前。“蹲在街边”、“佝偻着身子”、“微微弯曲”，看到这几个动作描写时，我的泪止不住地涌出眼眶，无声的感动已经在心底泛滥，想象着老人佝偻着身子在街边蹲了一天，晚上回家也不过是一碗白饭外加点咸菜，心中不觉阵阵辛酸。

她突然想起
今早起床时从枕下溜出来的
那张发黄的三人照
已经破烂得凑不成一个回忆
抬头望着那个尘封的破镜
才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
皑皑的白雪
已悄悄地铺满了头

看似轻描淡写的几句，实则蕴含了诗人满腔的真情与关怀，同情、怜悯无需刻意表达，读者早已被打动。读到这里，我们能想象得出，夜晚一间简陋的小屋内，破旧的床前立着老人孤单的身影，昏黄的灯光下，她正用颤抖的双手握紧那张发黄的“已经破烂得凑不成一个回忆”的三人照，此情此景，怎不叫人心疼流泪？

强哭者，虽悲而不哀，诗人是带着博爱与真情去关注生

活、关注生活在社会底层的老人的，在每一篇章的叙述中，诗人总是竭尽全力以自己的真诚示人。诗人认为，“诗，是现实与梦想之间的平衡点，是追求永恒的手段之一。诗是真、是善、是美。”而所谓的真，“不是拙劣的摄影师或画匠机械化的重现与复制，而是巨象的事物经过心灵的明镜所折射、反映出来的艺术化的形象，一种人性真情的流露、一种艺术心灵坦然的交流与感动。”一首好诗，往往不在于语言多么优美华丽，意象多么富有象征意义，而在于能否以真情动人，引起读者心灵的共鸣。除了上面这首《卖菜的老妪》，诗人还写了许多其他描写老人生活的诗篇，如《脸》，《收买旧报纸的老人》等，虽然诗中没有惊心动魄的语言，但却总能动人心弦。

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社会和人民的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型，越来越现代化的生活使年轻一代的华人及后裔与中华文化的传统越来越疏离、隔膜，高度的物质生活和精神自由使他们与传统文化渐行渐远。如《家乡鸡》就描写了无根的一代对“家乡”的迷茫：

家乡，不知道是那里的家乡

反正已成了一种

消费的方式

一种令孩子们欢腾雀跃

忘了吮手指

是不卫生的习惯

.....

然后我们又匆匆地涌入

时间的急流中

我们太忙,来不及追询家乡的定义

反正总是快快乐乐地

喝 Root Beer 吃炸鸡

反正有没有家乡

我们一样过日子

我们是都市人

生长在没有根的现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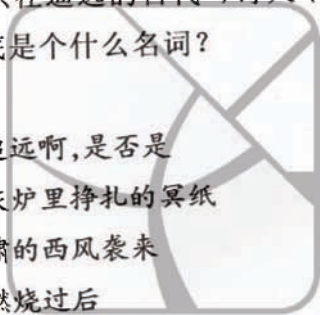
在远离故土的新一代华人心中,家乡只是一个抽象的符号,他们脑中并没有对家乡影像的记忆,他们手中拿的是“红白相间的纸杯”,“喝 Root Beer,吃沙律”,“吃搞得稀烂的马铃薯”,在他们的概念中,“家乡”仅代表着一种与众不同的吃食,是一种吸引消费的口号。不过这怨不得他们,因为长期的去国离乡,加上快节奏的现代都市生活,让他们太忙,“来不及追询家乡的定义”,对他们而言,有没有那个“家乡”都一样,“反正总是快快乐乐地 / 喝 Root Beer 吃炸鸡 / 反正有没有家乡 / 我们一样过日子”,因为“我们是都市人 / 生长在没有根的现代”。

“无根”的漂泊感是无数海外华人共同的感触,其实,这种情感没有去国怀乡经历我们又何尝没有呢?身为八零后的一员,自小离家读书,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大部分在毕业之后都留在了都市,每年回家也不过几回,每次都是匆匆看一眼便不顾父母的挽留急着返回。家乡的样貌在一年年发生着变化,童年的记忆在现实中已经不复存在了。我们也是



常常喝着可乐,吃薯条,虽然不像国外那样天天如是,但是家乡的味道也在离我们渐去渐远,似乎只有在孤独落寞时,家乡的记忆才会浮上心头。我们这一代是这样,我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家乡的定义又会是什么呢?是否也会如诗人在《清明节上光明山》所写的那样,“孝心,仅仅是每年一次例常的拥挤”?

在远离故土的另一个充斥着西方物质文明的现代都市中,积极追求个人自由的年轻一代身上的“华彩”已经逐渐剥落,“不喝符水的下一代,只知道圣诞节的狂欢情人节的浪漫”,“杏花村只在遥远的古代”,诗人不禁开始担忧:在他们心中,祖先到底是个什么名词?



而慎终追远啊,是否是
殿前化灰炉里挣扎的冥纸
一阵狂啸的西风袭来
炽热的燃烧过后
便了无声息地化成一堆
永远的灰烬?

——《清明节上光明山》

为了提醒爱好时髦的下一代不要忘祖,诗人以一首《筷子的故事》向年轻一代讲述了祖先们漂洋过海、移居异域的艰难历程,以增进他们对民族传统的了解:

五指微拢,轻轻
夹起五千年的芬芳

精致，如慢磨细琢的象牙雕刻

轻灵，如伸缩自如的关节

简单而实用——

是手中两枝等长的平衡

一支擎着，辛勤与智慧

一支擎着，和平与友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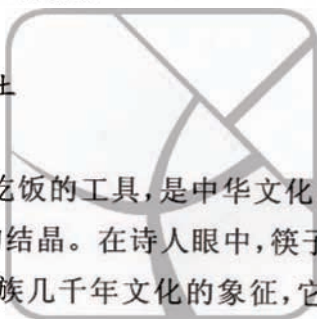
两支，便擎起

整个民族的历史与文化

底下，根须开始蔓延

且慢慢深入

岛上每一寸土



筷子，这一日常吃饭的工具，是中华文化的象征，也是华夏民族文明和智慧的结晶。在诗人眼中，筷子已不仅仅是一种餐具，而是华夏民族几千年文化的象征，它承载了五千年历史文化的芬芳，它的厚重只有远离故土、历尽艰辛而栖身于大洋彼岸的去国怀乡者才能感受得到，而吃着炸鸡长大、争着拿刀叉、赶时髦的新一代又怎会对一双筷子产生情感上的依恋？他们手中的筷子不过是一种进餐工具而已，在他们身上，已经看不出华夏文明的印记。为此，诗人写下了这首《筷子的故事》，通过筷子的故事，诗人不仅向年轻一代讲述了前辈们漂洋过海的艰难，更提醒他们不应忘记自己民族的历史和文化，“一支易折，两支 / 才有御敌的力量 / 合起来便可 —— / 顶天立地威武不惧”，所以，作为华夏民族的后代无论如何都不能忘本，不能与故土的血脉分离，一旦分离，

“根须腐烂；枝丫断裂 / 子孙也找不到族谱。”字字句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诗人心中那种对故土文化的怀恋以及对后代的担忧和警醒跃然纸上。

诗歌作为一种文学样式，不仅仅是文字的堆砌，更是人类情感的载体。捷克诗人塞佛尔特曾说，“诗既不应该是思想性的，也不应该是艺术性的，它首先应该是诗。就是说诗应该具有某种直觉的成份，能触及人类情感最深奥的部位和他们生活中最微妙之处。”当今世界是一个天天都在发生变化的世界，面对着都市生活的快速发展与飞跃，人的情绪、观念和情感也在变化着，高度现代化的生活在给人便捷与欢乐的同时，也给人的内心带来压抑与不安，如诗人在《建筑物》中所描写的，白天在窗格子般的写字楼里不断地跟文件、数字作战，电梯里人与人之间永远是“近得那么遥远，又熟悉得那么陌生”，下班后心灵依旧得不到休息，玻璃门外的喧嚣让心跳加剧，“建筑物 / 曳着一片庞然的阴影 / 在我们身后紧追不舍”，在现代化驱赶下，人们的脚步永远是那样匆匆，没有时间停下来喘息。虽然生活如此匆忙，诗人却总能在喧嚣中寻到一方净土，用文字的歌唱来美化心灵，如在《快熟面》中，诗人从一碗快熟面的角度来写人在早上上班时是如何的匆忙，三分钟，穿衣服、洗脸、刷牙，剩下一分钟便看着面在水中膨胀，变成美味，然而吃的时候却没有时间咬它，只能快速吞食。一包快熟面把现代人的快节奏的生活展现得淋漓尽致。尽管生活如此疲惫不堪，诗人却不忘在结尾调侃一句：

它是一包

即煮即食、美味可口
营养丰富含有鸡汤的
快熟面

虽然生活忙碌得如此刻板乏味，诗人却总能从中寻找到乐趣，他的另一首描写日常生活的《晚餐时间》更是将这种对生活调侃的乐趣发展到极致，不仅使自己、也让读者紧张的身心得以放松：

厨房内，吸烟机气喘吁吁
拼命吮吸镬内的精华
你一手持镬，一手持铲
来回翻炒，如泡制一首过时的口号诗
我驻足观望，分不出
是发香还是菜香
伸手拿起桌上一双等得不耐烦的
筷子，一片滋滋呼痛的肉
应声而起，抚慰我
辘辘的饥肠

微波炉内，那尾鱼
双目由透明转白，终于
再也看不见这有情的世界
相邻的瓷盘中，两支螃蟹
举起绝望的双螯，惺惺相惜
它们始终弄不明白



无火无镬，为何就在那一瞬间
由活脱脱的黑，变成
香喷喷的红

煤气炉上一窝热气腾腾的
咸菜豆腐汤，开始自艾自怨嘀嘀咕咕
最后是翻天覆地嚎陶痛哭
而静静蛰伏一旁的电饭锅
却眯着单眼、顶着八个月的大肚子
斯斯文文地抽着白米牌的
香烟，且用锅盖轻轻打着拍子
提醒我们：请赶快准备妥当
这是晚餐时间



在普通人眼中，晚餐也就是一顿饭而已，劳累了一天的人们，甚至会觉得做饭都是劳累的，然而诗人却能用诙谐、幽默的语言把它写得如此欢快，忙碌乏味的生活也因此有了乐趣。看吧，锅中的肉们在“滋滋呼痛”，微波炉里的鱼“再也看不见这有情的世界”，盘子里的螃蟹到死还举着“绝望的双螯，惺惺相惜”，咸菜豆腐汤开始还是“自艾自怨嘀嘀咕咕”，后来就变成“翻天覆地的嚎陶痛哭”了，而面对如此“惨剧”，电饭锅却静静地蛰伏在一旁，“眯着单眼、顶着八个月的大肚子，斯斯文文地抽着白米牌的香烟”。锅里的米沸腾了，一般人看了难免心急火燎，奔过去揭开盖子或拔掉电源插头，然而诗人却悠哉地写到，“锅盖轻轻打着拍子提醒我们：请赶快准备妥当 / 这是晚餐时间！”整首诗的语言幽默、

诙谐，给人一种轻松、愉悦的感觉，白天一天的疲于奔命在此时消失得无影无踪。

诗人不但擅长写诗，身为乐队指挥的他更擅长作曲。自古以来诗歌就与音乐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中国古代有“以乐从诗”、“采诗入乐”的说法，因此精通音乐韵律的他更能把美好的情感和节奏融入到诗歌中，让读者在诗中感受到音乐的韵律和节奏的和谐之美。诗集中有很多篇章都涉及到音乐，如《给爱丽丝》、《弹筝的女孩》、《梁祝组曲》、《一首曲的完成》等都是以音乐为题材的，然而由于本人对音乐不甚了解，这里就不妄加评论了，总之就如雨青所言，“欣赏他的诗，那种从音乐海洋中才能听到的节奏，那种平淡中见清新的风格，时常通过诗行，叫人在惊叹中悟出答案。”

我们为什么要写诗？因为生命是缺陷的。“写诗，便是为了补救这些缺陷，在不完美的人生中追求完美。诗可使生命无憾，也间接提升及肯定了生命的意义。”在远离故土的大洋另一岸，虽然身在生活节奏快速、气氛压抑的都市中辗转，心中怀恋故土，担忧后代，但诗人却能在诗歌中将生活写得如此悠闲有滋味，这不仅说明诗人有一双善于发现的眼睛，更说明诗人有一种远离世俗干扰的豁然心境，唯有如此，才能在喧闹的生活中寻一方净土让心灵得以休憩。

作者简介：黄梅，女，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

诗人海庭

海庭,原名张银启,又名荣煦,祖籍广东河婆揭阳,出生、成长、受教育、工作于汶莱,毕业于油城诗里亚中正中学三年制高中,第二代华裔,汶莱永久居民。除早期笔名外,近增添秋枫、清风、浪花等,发表几篇文章。



中学时喜写作、投稿,被外地报章主编招为驻汶通信员,毕业后受聘为记者。打工过,曾为汶莱首都某影院副理为时七年之久。曾与同学好友合伙经商当经理,后独自创业经营书报文具、保险代理等生意。读初中时曾与一两要好同学搞油印刊《赤道风》出版,仅出版一期。自创办书报文具店期,曾借助外来报章版位,与外来好友创办“油城文艺”副刊园地,推动汶莱华文文艺活动。曾为附属“汶莱留台同学会”的“写作组”借助外来报章版位创办的“思维集”副刊园地编者,曾任“写作组”副组长、代组长、秘书、财政;“汶莱华文作家协会”成立后任秘书,亦与其借助外来报章版位创办的“汶华文艺”副刊任编辑。

现任“汶莱华文作家协会”创会理事、“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创会理事。

海庭的诗观

诗是一种产品，本潜藏于人心里，人的潜意识里，有意无意被轻轻撩触，它即灵敏感应激发起来，像七彩泡泡，但很顽强，又很嫩弱，亦很有韧性，有形无形游走徘徊于人脑海里，突然碰撞爆发出火花，不理旁人眼光，会有点神经质，或又投入复杂万花筒生活海洋，偶而不能使人明白理解，像吉普赛人，流浪天涯海角觅寻，黑夜白昼，晴时雨时，在广大热烘烘的人群里，在人流热闹外，离不开群体，会孤独，会枯萎，永不停地发芽。

诗是一种爱，诗是一种情，诗是一种感，诗是一种美，诗是一种真，诗是一种善，诗是一种不同，诗是一种勇气，诗是一种大胆，诗是一种气质。这种爱，这种情，这种感，这种美，这种真，这种善，这种不同，这种勇气，这种大胆，这种气质，有其共同性、亲和性、普通性、孤独性，能够接受和被接受、明白、了解、注意、引起共鸣发酵。

诗没有国界，诗没有种族，诗不分区域，诗不分你我他。诗就是生命，诗就是精神，诗就是诗，诗就是人，诗就是生活，诗就是其中一分子。

海庭诗选

在兀鹰的肚子里

一张得奖新闻照片

非洲苏丹战乱大地

一个女孩 赤身

一只兀鹰静静守候

从天飞降

我意为希望

他下车拍张照忽忽地走了

凭那张相片他得奖

两个月后他自杀了

他的名字叫卡特

可怜那无名小女孩 也许在

食人饿鹰的肚子里

多难的西亚人民

倒仆于泥泞路上

伤卧于崎岖途中

泪水 汗水 血水

一样凹陷死黑的颜色

不见东方晨光

憔悴苦难西亚人民

在没有明天的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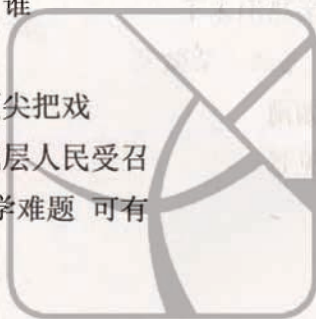
徘徊 熬蒸

美斥 27 亿部拿奥沙马

阿富汗 伊拉克
两场世纪末血腥战
解放自由民主
抓杀恐怖大亨
前期培植爱将

两场战争
葬送多少无辜
笑傲江湖 谁

三角形 顶尖把戏
三角形 底层人民受召
这几何数学难题 可有
天才解答



战场回来的母亲

古女上战唯木兰 尚须化妆
今大思潮 没选择
无情子弹
一阵激痛把你击晕
带伤回乡
摸著隆起肚里的孩子

没一尸两命

泪爬满脸

怀抱可爱婴儿 自己第一个孩子

吻了又吻那么癫狂

你玻璃心 周围的亲友

一起落泪

小小婴儿平静躺在

战场受伤回来的母亲胸怀

小脸有母亲热泪未干

睡著睡著 飞来一朵微笑

母亲热泪如雨

身旁亲友见景

泪如江河

战争

回旧战场

如镜清晨 烟雾嫋嫋

老兵回旧战场

小孩 女孩 老夫老妇

轻拥而上

飘在老兵周围

老兵窥见 嫋嫋烟丝中
母亲 孩子 老人 炮弹子弹
迷路 饿死 横尸
火光 刀光
凄叫声 枪炮声
声声

一阵风过 老兵惊愕
满脸泪痕站立不起

天空不见白鸽





关注人类苦难 书写人间大爱

——读《海庭短诗选》

刘 学 金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有诗自远方来，先睹为快！

春夏之交，花红柳绿。文人雅士，跨海交流。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曹安娜教授多年来关注东南亚华文文学，诗文交流，源源不断。曹教授牵线搭桥，在青大师范中文系挥舞教鞭、误人子弟的我，竟与远在万里之外的一位文莱诗人发生了联系。一本薄薄的《海庭短诗选》让我认识了可敬可亲的海庭先生，领略了他的诗情诗艺。在越来越热的岛城，在忙忙碌碌的间隙，啃不动鸿篇巨著，喝几杯青岛啤酒，读一读海庭先生的短诗，品一品其中的滋味，把自己想象成一位外国诗人的知己，冒充独具只眼的“评论家”，发表几句不着边际、不负责任的“高论”，也是一种精神享受。

文莱是个小国，在地图上比一粒黄豆大不了多少。像多数国人一样，笔者虽然知道文莱是东南亚国家，但是不能准确说出它在东南亚的位置，对文莱的诗歌创作近乎无知。国内会写分行散文的诗人如过江之鲫，很多重要诗人的大作笔者都没有读过，对国外的华文诗歌创作更是缺乏了解。笔者自知浅陋，需要补课，读了《海庭短诗选》，深感海外有诗人，天涯若比邻，再也不能闭目塞听，固步自封了。

原以为海庭先生的诗歌会描写文莱的民族风情，地方特色，海浪椰林，城市之光，乡间少女……但《海庭短诗选》颠覆了我的“期待视野”。海庭先生身在文莱，放眼世界，境界高远，大爱无疆。薄薄的79页，33首诗，篇幅不长，数量不多，但满纸世界风云，充满寰球问题，关乎普世价值。非洲的战乱与灾民，30万童兵，布希（布斯），沙胆姆（萨达姆）9.11，奥沙马（奥萨马·本·拉登），诺贝尔和平奖，阿布格莱布监狱，抗战胜利六十年，奥斯维辛集中营……单看这些名目，就略知诗人关注什么。每首诗寥寥数语，却都是“宏大叙事”。海庭先生像联合国秘书长一样关注世界大事，或者说更像一位在联合国负责人道主义援助和人权工作的官员兼诗人，或者说诗人兼官员，蒿目时艰，有感而发。这种创作风格，令人想起倡导“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白居易；这种人道主义情怀，令人想起“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杜甫。海庭先生不是文豪，但博大深厚的情怀与那些“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文豪是相同的。当年笔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和俄罗斯作家描写苦难人生的作品，曾被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打动，现在又被海庭先生打动。

海庭先生的诗歌短小精悍，其中的优秀篇章像短剑直刺要害，像钢珠掷地有声，像钻石熠熠生辉。比如这首《在兀鹰的肚子里》：

一张得奖新闻照片
非洲苏丹战乱大地
一个小女孩 赤身
一只兀鹰静静守候
从天飞降

我意为希望
他下车拍张照忽忽地走了
凭那张相片他得奖
两个月后他自杀了
他的名字叫卡特
可怜那无名小女孩 也许在
食人饿鹰的肚子里

这样的诗歌，前人不曾写过。笔者初读颇受震撼，再读感受依然强烈。笔者见过那张新闻照片，触目惊心，视觉冲击力极强。诗歌刻画传神，再现人间惨象，无名小女孩的悲剧又加上知名记者的悲剧，艺术触角伸得更远。那位记者下车拍张照忽忽地走了，后来凭那张相片他得奖，再后来他自杀了。为什么自杀？自责？伤心？抑郁？耐人寻味。一声叹息。诗人持续关注人类灾难，何止一声叹息！

短诗贵在言简意赅。脍炙人口的唐宋绝句，新文化运动以来用白话文创作、流传至今的短诗，如为本丛书即《中外现代诗名家集萃》题签的现代诗人臧克家的短诗《老马》，泰戈尔的某些短诗，英美意象派的某些诗歌，在这方面树立了

典范。海庭先生博采各种短诗之长，形成了自己的风格。《海庭短诗选》中的多数诗篇既有坚实的内容，又有恰当的表现形式。再看这首《回旧战场》：

如镜清晨 烟雾嫋嫋

老兵回旧战场

小孩 女孩 老夫老妇

轻拥而上

飘在老兵周围

老兵窥见 嫋嫋烟丝中

母亲 孩子 老人 炮弹子弹

迷路 饿死 横尸

火光 刀光

凄叫声 枪炮声

声声

一阵风过 老兵惊愕

满脸泪痕 站立不起

天空不见白鸽

全诗共四段。第一段写老兵回到旧战场，一些人围拢身边。第二段写老兵记忆中的战争惨象。第三段回到现实，刻画老兵满脸泪痕站立不起的情态。第四段老兵放眼天空（世界，未来），不见白鸽（和平的象征）。结构合理，剪裁得当，

形象突出，语言精炼。“轻拥而上 / 飘在老兵周围”，用词不落俗套。最后一句简洁有力，言有尽而意不尽，洵为佳作。

《海庭短诗选》中的多数诗篇具有鲜明的意象，但其中也不乏议论。诗歌并不完全排斥议论。“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既是议论，又是好诗。关键是议论是否高明，议论是不是作品的有机组成部分。9.11之后，地球人都关注奥沙马（奥萨马·本·拉登），海庭先生写了一首《美斥 27 亿部拿奥沙马》。诗歌的第一、二段写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解放自由民主 / 抓杀恐怖大亨 / 前期培植爱将”，“两场战争 / 葬送多少无辜”……第三段是议论：“三角形 顶尖把戏 / 三角形 底层人民受招 / 这几何数学难题 可有 / 天才解答”。笔者以为这样的议论比多数媒体的议论高明，语言艺术也比第一、二段更佳，足为全诗添彩，是全诗不可分割的部分。

《海庭短诗选》还有一个特点，其中不少诗篇源于媒体报道。当今新闻媒体铺天盖地，无孔不入，诗歌创作受媒体影响实属正常。《海庭短诗选》中的某些诗歌从题目到内容，好像是媒体语言，特别是媒体的标题语言。媒体面向大众，标题简洁明快，吸引眼球。标题语言有长处，也有不足，大处落墨多，小处着眼少，共性的东西多，个性的东西少。在读《海庭短诗选》的某些篇章时，笔者忽发奇想：这样的诗歌能不能叫“标题诗歌”？诗歌描写媒体广泛的时事容易引起共鸣，但媒体捷足先登，先行报道，众人对时事已耳闻目睹，诗人再写是不是少了一点原创性？描写被媒体和众人忽略的

个人经验，诗歌是不是更有特色？

也许因为文莱使用的华文与中国大陆使用的华文稍有不同，也因为笔者的鉴赏力有限，读《海庭短诗选》中的某些诗句，笔者感觉不太习惯，有点生涩，甚至困惑。《在兀鹰的肚子里》有这样两句：“一只兀鹰静静守候 / 从天飞降”。兀鹰的动作是不是先飞降，后守候？诗中还有一句：“我意为希望”，右边的英语翻译是：“I thought he would help”。如果不看翻译，笔者真有点懵懂。《受伤女兵的母亲》中有这样的诗句：“治疗陪伴一直”。“一直”放在动词后面，不是常见的汉语。《一甲子》写日本“改教科书 史实不走”。“史实不走”，这种句子也不常见。爱伦·坡说，诗歌是“美的有韵律的创造”。海庭先生好像不太看重诗句的押韵，如果在这方面多费一点心思，诗歌的韵律感会更强一些。诗贵含蓄，《海庭短诗选》中的某些诗句过于直露。《奥斯维新》引用很多数字揭示战争的罪恶，数字很能说明问题，但诗艺未免简单。

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英国作家奈保尔写过一篇小说《布莱克·沃兹沃斯》。布莱克·沃兹沃斯穷困潦倒，多情善感，有诗人的气质。他想卖他写的诗歌，但没人买。他声称要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他没有写出世界上最伟大的诗篇，但把一个少年感动得哭了。海庭先生的境况比沃兹沃斯好得多。海庭先生是“文莱华文作家协会”创会理事，“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创会理事，衣食无忧，心忧天下，不是大诗人，但有大诗人的胸怀。《海庭短诗选》打动了笔者，相信也能打动那些关心人类苦难，喜欢诗歌艺术的读者。笔者与海庭先生相隔万里，在这里遥祝海庭先生创作更上层

楼！

作者简介：刘学金，男，文学硕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诗人杰伦

杰伦，原名廖金华，1938年生，马来西亚公民，祖籍广东罗定。

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已出版的专集十多部，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评论及诗歌；诗集有《天掉水》、《新旧集》及《寂寞月牙池》。

杰伦曾是大马政坛宿将，在1969年到1999年的30年里，曾先后中选3届州立法议员及3届国会议员。1948年，杰伦与原上草（已故）、孟沙、钟夏田等人共同发起筹组大马华文作家协会；现任“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创会理事，也是香港的“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理事、大马《烟火》文学季刊编委。



杰伦的诗观

诗光有文字技巧，没有真情及正确思想，它无法获得读者之共鸣。但诗如缺少一不定期的表现技巧，肯定难以让

作品的感情与思想喷发出强大的吸引力。

因此，诗是感情和思想的结合体。使它变成美妙的艺术，就得借助于高超的文字技巧。

在诗的道路上摸索了半个世纪，坦白说，也写了一些作品，出版了三个诗集，其中真正满意的却说不上来。

我的看法是，诗人除了生活阅历、勤读、勤写，还必须具备一定的天赋。诗的天赋，即是诗的艺术细胞，它越丰富就越能显现其出众的才情。像李白的“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王勃的“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若非天纵其才，何来如此惊俗的诗句！



杰伦诗选

寂寞月牙池

盘桓桂林数日
我朝夕走过月牙池
白天她倒卧树荫下
在凝望高立云端的
独秀峰
他似乎只瞧了一眼
便满怀心事地等待

在一轮明月出现夜空
煞像个默恋者
那个初冬的午夜
月牙池的冷寒
袭得我心头一直打颤
我了解她内心的寂寞
其实妒嫉夜空的明月
呵

我不也曾像独秀峰么
舍近 求远
当我年轻的时候

(2006年1月11日写)



母亲·芒果树

故居是一间小排屋
门前除了停车位
还余下一片小草地
那里妈妈栽了一棵树

那是一棵芒果树
枝叶繁茂
花开满树
只结几粒果
但妈妈留给儿子

总是最大的一颗

随着日子来临

它越生越高大

竟然伸长手臂到隔壁家

后来又结了蚂蚁窝

麻烦可越来越多

拿刀锯的人来了

妈妈眼眶发红

她以泪水送走了芒果树

那无情的刀痕呵

永留在心上

为生活奔忙

我经常往外跑

没时间理会妈妈的心事

不久妈妈也离开了人世

近日又常想到故居

想起妈妈

想到那棵树

其实他们都没错

错在人薄情

容不下：

果树的天性

妈妈的真心

(2006年1月22日作)

迟到周庄

双桥轻跨

流水晃动

柳条依依

船儿缓缓向前移

呵，这就是——

诗画梦乡里出现的

中国第一水乡周庄？

匆匆的 我来

复匆匆离去

并不想带走一丝

土墙裂开的笑意

酥蹄诱人的甜腻

千年修成的古朴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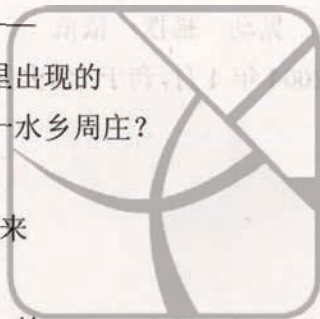
一定要留住——

轻跨的

依依的

摇摆的

情和意





文明现实
像一头怪兽
张开大口
步步逼近
我迟到了一百年
且盼余下的一抹风采
长伴——

东方威尼斯的美名
一年四季
那样的

轻跨 晃动 摇摆 依依
(写于 2004 年 4 月, 刊于《烟火文学季刊》)

这年代



这年代
人类的脑袋越长越大
心胸可变得越小越凶残
眼睛分不出黑白
脑子辨不出善恶

在这个年代
语言的困惑
金钱的诱惑
已取代了贤与能的
标准

这个年代呵

谁还相信

在太阳升起

黑暗降临的

世界里

会有什么正义？

(2004年7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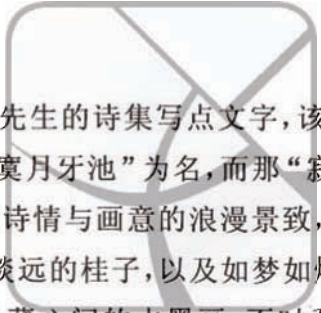
张敬涛常景 春燕出苑平



诗是生命的皈依

——读杰伦诗集《寂寞月牙池》

卢文丽



有幸为杰伦先生的诗集写点文字，该是一种缘分吧。先生的诗集以“寂寞月牙池”为名，而那“寂寞的月牙池”也正是我记忆中充满诗情与画意的浪漫景致，连同池边清高孤傲的独秀峰，幽香淡远的桂子，以及如梦如烟的桂林的细雨，早已定格成一幅珍藏心间的水墨画，不时召唤我梦回画境，追忆那些带着薄荷味道和芳草气息的大学时光。因为，“寂寞的月牙池”静候于我的母校广西师范大学王城校区清雅而宁谧的校园，是我曾经读过书散过步的地方。那么，我的文字就从先生的这首《寂寞月牙池》写起吧。

平淡出清奇 寻常悟妙理

诗人之所以为诗人，大概源于他们总能从平淡中生出清奇的思想，在寻常中悟出精妙的哲理，并且能给读者留下挥

之不去的意味。读杰伦先生《寂寞月牙池》这首诗，我不由惊叹，他何以如此恰切地解读“月牙池”、“独秀峰”、“夜空明月”三者之间微妙的关系，将人世间的忧伤爱恋物化为自然景致，使自然之物充满了人的灵性，同时又使人的情愫和感悟更加深切隽永。相较于“高立云端”的独秀峰，月牙池的位置卑微得近乎低下，她对独秀峰始终是仰视的姿态。可是，清高的独秀峰正如他的名字，一枝独秀，傲然挺立，岂愿俯身细看脚下的月牙池？他将眷顾的目光凝视于夜空明月，留给月牙池无休无止的寂寞等待、默默单恋，袭满一池的冷寒。收尾处，诗人写道：

呵
我不也曾像独秀峰么
舍近 求远
当我年轻的时候



这不仅是诗人个人的反思，亦是多少人回首往事时共有的慨叹，故能引起读者强烈的共鸣。阅读这首诗，我想起自己大学时走过月牙池的朝朝暮暮，总是作为一个熟视无睹的旁观者，未曾对看似不相关的景致产生这般诗意的哲思。惭愧之余，对杰伦先生的诗心诗情更是感佩。

《寂寞月牙池》还让我不由得想起顾城的小诗《远与近》：

你，
一会儿看我，
一会儿看云。

我觉得，
你看我时很远，
你看云时很近。

较之前者，顾城的这首小诗表达更为含蓄、朦胧，但内在的哲思却是相似的。诗中的“我”仿若“寂寞月牙池”，而“你”则像“独秀峰”，虽然“你”左顾右盼、目光游移，但仍有“舍近求远”之嫌。也许因为“距离产生美”，多少人“舍近求远”，错过了身边的美景与真情，当真正意识到错过之时，徒留无尽的怅惘与忧伤。可以说，“月牙池”、“独秀峰”、“夜空明月”是多少现实爱情的写照，读者几乎都能在诗中映照出自己的身影和故事。读罢，满怀愁思不知如何说起。

杰伦先生的另一首抒情诗同样深深感动了我，那就是《母亲·芒果树》。诗人依旧是淡淡的诉说，缓缓的回忆，但从字里行间不仅能读出岁月流动的节奏，还能感受到诗人一颗被泪水浸润的赤子之心。母亲在故居门前的小草地上栽下一棵芒果树，在仅有的几粒果实中，母亲留给儿子的“总是最大的一颗”，芒果树“越生越高大”，枝干伸到邻居家，还“结了蚂蚁窝”，惹来越来越多的麻烦事，后来芒果树被人锯掉了，无情的刀痕永留在母亲的心上。诗的后两段，诗人如是写道：

为生活奔忙
我经常往外跑
没时间理会妈妈的心事
不久妈妈也离开了人世

近日又常想到故居
想起妈妈
想到那棵树
其实他们都没错
错在人薄情
容不下：
果树的天性
妈妈的真心

冲淡的诗行里，渗透着诗人对母亲无尽的怀思，同时又流露出对薄情人世的无奈。“母亲”与“芒果树”，难以关联的人与物，诗人却极其自然地将其相比照，因为“妈妈的真心”诚如“果树的天性”，总是不由自主。品读此诗，我们仿佛看到一位从人间沧桑走来的智者，他的诗淡不可收，却自有一股隽永诗意，用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清奇”篇的话说，“如月之曙，如气之秋”。《端午感怀》亦有类似耐人寻味的韵致，兹不赘述。

政治诗中的书生气

杰伦先生写有不少政治题材的诗，可称之为政治抒情诗或政治讽喻诗，在诗集《寂寞月牙池》中占相当比重。从先生的简介中方才获知，诗人曾在马来西亚政坛纵横驰骋三十余年之久，曾当选过三届州立法议员及三届国会议员，虽已淡出政治，但他对政治和民生的关切难免顺着惯性进入作品。同样的，如果不是拜读了杰伦先生的作品，我很难将诗歌与政治联系在一起，而杰伦先生不仅用诗歌的针砭时弊，

而且写得酣畅淋漓，时而单刀直入，时而绕着弯子。最难得的是，在他的政治诗里，丝毫看不出官威官样的圆滑老练，诗人的率性与旷达一以贯之，用孟沙的诗句形容，“在愤世之外，包含一份不知是与生俱来 / 还是社会磨练造就的忧郁感”，“历久没有改变的书生气质”。

先看诗人直接用“政象”命名的一首诗——

政治小孩当了首领
也像麻雀变老鹰
从此滔滔江河
不再仰视山峰
一切景物向后倒退
海洋退在江河之后
山峰落在丘陵之尾
正如某公司的职员犯错
经理不直接谕令解释
也像某政党的领袖
安坐在官阶低者的后头
面上也能绽开灿烂的
花朵

全诗主要是对“政治小孩当了首领”这一滑稽现象的讽喻。面对这种让人无语的政象，诗人将一番议论诉诸笔端，揭示了政治领域中少为人知的无奈与尴尬。

有人笑谈“女人莫论政治”，大概因为女人天性单纯善良，难以理解政治的复杂多变、风云际会，甚至用荒诞与不可

理喻来形容之亦不为过。政治逻辑不是正常逻辑，在政治世界，没有什么是理所当然的，像“政治小孩当了首领”这种奇怪的现象也属正常。在这里，诗人只能用略带嘲讽的口吻发表评论，不好往深里刨根问底儿。

诗人另一首短小的政治诗《鸦叫蚊吵》，针对政治生活中各派系通过报章论战的现象发表意见，颇有喜剧色彩，读来令人忍俊不禁：

厌恶鸦叫

大早开门

心烦蚊吵

深夜上床

鸦叫蚊吵

政治现象

报章文化



吵叫连连

打将起来

输赢

你我

族群

何效？

对于“鸦叫蚊吵”的政治现象，诗人首先表态——“心烦”、“厌恶”，十足的书生意气。继而一针见血，直抵要害，说

政治现象、报章文化的本质就像“鸦叫蚊吵”，令人厌烦。最后几行以反问作结，用通俗话语说，大意是“吵来吵去，打起来，输赢对错，对你我，对大家到底有啥意义呢，无聊透了！”
像一个明智的老者在一旁评理，从中不难读出诗人的幽默感和洞察力。

《大风箏》这首政治讽喻诗与《鸦叫蚊吵》有相似的艺术效果，构思则更为精妙，采取了欲抑先扬的手法。一开始极尽仰望，用“大风箏”比喻美国世界超级大国的地位：

由国会大厦望去
它和林肯 华盛顿纪念亭
连成一条直线
他们都曾是国会的主人
我却喜欢伫立杰佛逊亭前
用想象把它们加上虚线
那样便绘成了一只大风箏

美国就是一只大风箏
它飞得高
飞得快
飞得稳
飞得远

写到高处笔锋陡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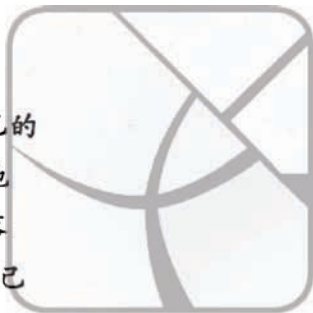
有时飞跃自己的国界

侵犯了别人的自由

这才是冗长伏笔背后的良苦用心！孟沙对此有过精到的评论，说最后这两句诗“好比一把回马枪，不偏不倚地落在对手的脑门上，这巧妙的一击，让整首诗精神活现，的确是神来之笔”。

杰伦先生除了用诗歌对各种政象进行评说以外，还在诗行里渗透着对民生疾苦的关注。最让我动情的是诗集中最短的一首诗《种菜苦》：

种菜苦
“苦什么”
苦 没有自己的
土地
苦 市价起落
不由自己



这首诗的人文关怀有似白居易的《卖炭翁》、张俞的《蚕妇》。现当代诗歌中赞颂美好田园、歌咏乡土生活的作品不少，但像杰伦先生这样由衷关心农民疾苦的诗作却并不多见。这正反映了诗人兼爱慈悲的心灵和博大爱民的人生境界。这是另一种书生气，是知识分子独有的忧患意识。

结语：诗是别样的生存方式

实际上，杰伦先生的诗题材非常丰富，远不只我以上列

举的二三。在他笔下，几乎人间种种皆可为诗，比如友情、宠物、新闻、偶感、风景名胜、历史沧桑、人生琐事，等等。可以说，在杰伦先生那里，诗歌已不仅仅是一种文学样式，更是别样的生存方式。

尤其让人钦敬的是，诗人已年逾古稀，依然在诗歌的土地上笔耕不辍、乐此不疲。他的一首诗叫《灯下抒怀》，题记中写道：“不在讲台议论的日子，才有闲情在灯下书写。”拜读他的诗集，我能感受到，他的好多诗作定然是在宁静的夜晚写成的。他在文字的海洋中千挑万选、千锤百炼，化腐朽为神奇，将人生的思索化作文字，写成诗行，汇成篇章，让幸运的读者感动不已、久久回味。“只有与名利无争者 / 才能分享夕阳的瑰丽”；“只有将压力坐化成一座空山 / 纵使云翻雨复 / 日月浮动 / 始终不动如山”。从这些诗行里，我读到了淡泊与从容，同时，也读到了生命的禅意。

作者简介：卢文丽，女，文学硕士，青岛大学国家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教师。

诗人林小东

◎本名林大富

◎1980年出生于越南胡志明市

◎祖籍福建同安

◎胡志明市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从1993年开始写作,作品散见于越南《西贡解放日报》、菲律宾《世界日报》、美国《新大陆诗刊》、台湾《创世纪诗杂志》、《东南亚诗刊》等

◎世界华文文学家协会永久会员

◎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理事

◎越南新闻工作者协会会员

◎越南《西贡解放日报》记者



林小东的诗观

一首诗如果缺少了新颖独特的意象和耐人寻味的意蕴,就像人没有健全的双足一样,无法走远,更难以走入读者的心中。

知己

闪电
是雷的好知己
纵然
狂风暴雨
天昏地暗
都声影不离

1997/04/14 (冰泪, 第 10 页)

童年骑着新月数星星

童年
是记忆缀连着的
一串串珍珠
是感情浸透了的
一片片净土

那里
有着永远值得
眷恋
一双双会飞翔的风筝

那里
有着永远值得
回味
一本本雪姑七友的故事

多想
乘着风筝拥抱夕阳去
夜空里
骑着新月数星星

多想
在雪姑七友的院子里
多采撷些花朵
种在青春风雨中
永不凋零

2005/08/09 (冰泪, 第 18 页)



这个周末你采满鲜花

——陪女友逛时装店有感

百忙抽空的周末晚
你和我把 Shopping 拉到零距离
Fashion shop 的万紫千红花丛中
你翩跹似蝴蝶
忽而在这簇花



闻一闻
忽而在那簇花
嗅一嗅
陶醉其中
乐而忘返

我好不容易把你引出花丛来
你手上
已是采满
朵朵的鲜花

2006/09 (冰泪, 第 25 页)



思 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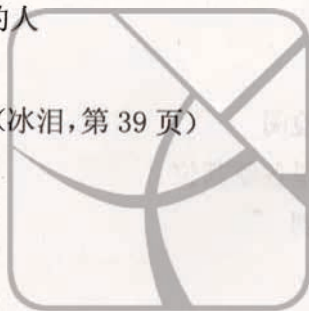
思念就像尘埃
看不见
却无时不在
掉进眼睛
泪
就流出来

2006/10/16 (冰泪, 第 29 页)



街头雕像的独白

昔日赫赫英雄
今天成了街头雕像
守着时间的节奏
看着老人 慢慢走过
看着小孩 蹦蹦跳跳过
男人女人 匆匆奔过
他们没有停下来
他们没有理会我
是不是现在的人
越来越冷漠
2007/03/12 (冰泪, 第 39 页)



除夕的黄昏

捡破烂老人
走进除夕的黄昏
寻找春的足迹
春,却在人家里
享受团年饭
忘了老人背着
是一袋沉重的
落寞
默默不语,老人

踽踽前行

路尽头

会是一扇门

一棵大树

或是

扶也扶不住的夕阳

滑落

2008/02/10 (冰泪, 第 69 页)

冰 泪

太阳在检阅

九大行星各就其位

循例报到

太阳望见水星 笑

太阳望见金星 笑

太阳望见火星 笑

太阳望见地球 哭

便问：

你生出最聪明的人类

怎么会弄得灰头土脸

地球无言以答

凝固万年冰冻的泪

一串一串流下来

流到川

流到河

流到海

海,越涨越高

2010/09/02 (冰泪,第 129 页)





“骑着新月”的追梦人

——林小东《冰泪》集品读^①

郦 鸣



越南,对于我来说是一片陌生的国度。虽然妻子曾在南宁上学,那地方离越南不远,但由于我毕业后就参加工作,一直也无缘去亲身感受下亚热带风情。至于谈到越华文学、越华文学中的诗歌,更是从来没有接触过。但是现在,翻开摆在面前的林小东的诗选集,虽然彼此天各一方,文化背景迥异,可读起来却没有丝毫的隔阂之感。比如对成长的感慨,“我家的楼房 / 低低小的时候 / 爸爸还年轻 // 现在 / 楼房长高 / 爸爸却老了”(《成长的楼房》,第40页),一下子就把我的思绪拉回到15年前,那时大家住在平房里却其乐融融。而现在虽然都住进了楼房,但流逝的岁月和往日的欢乐却很难再重新拾回。这也许是同为八十年代生人的缘故,

^①注:本文所引用的诗歌选自《冰泪》(林小东著,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并感谢广西师范学院陈祖君副教授的采访录音。

不像上一辈肩负着太多的历史负担，却有着对急剧变动世界的共通的感受，使得诗句能够穿越广袤的空间和不同的语言，在我的内心里荡起似曾相识的回音。

林小东的诗歌，大部分都是凝炼的短诗，捕捉的是自己霎那间的感悟和思考，选取的意象也都是生活中极其普通，随处可见的。马来西亚诗人吴岸说：“纵观林小东诗作，内容多以日常生活的体验与感悟为题材，在体裁上则以短诗为主，具有自己独特的意象。”这很像冯至所说的向生活里“取水”：“从一片泛滥无形的水里，/取水人取来椭圆的一瓶，/这点水就得到一个定形；/看，在秋风里飘扬的风旗。”（冯至《十四行集·二十七》）不过，短诗固然很有“嚼头”，读起来也饶有趣味，可为短诗写评论却并不是件轻松的事情。一方面，诗歌是诗人生命体验的凝结，也是一个人的独白狂欢，不潜入诗人的生命世界中，是很难理解诗歌深层内涵的；另一方面，诗的能指与所指间存在着巨大的不确定性海洋。若以工具思维来对待诗歌，将诗句分割得支离破碎，那么作为诗歌灵魂的诗意也会荡然无存。所以唐代诗评家司空图说：“文之难，而诗之难尤难。”（司空图：《与李生论诗书》）但是，诗评也未必非要是严密的分析，或也可以将我之生命体验与诗人的融合起来，在文学内部形成一个宽泛的对话，“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为诗歌“韵外之致”的生成提供新的可能。

从题材上粗略的划分，林小东的诗歌有三种类型：童心诗、爱情诗和沉思诗。先说童心诗。得益于父亲的影响，诗人93年就开始发表作品。这时的诗作没有深刻的道理，但用儿童的视角去打量世界，将椰林树影、风雨雷电一切都

敷上梦幻的色彩,显得既新奇又迷离。我想,那时的林小东,可能也像大多数诗歌爱好者一样,在纸片上潦草地记下生活的只言片语,久而成诗。在河边躲雨,“雨 / 是爱开玩笑的小伙子 / 每次来 / 都撩逗河水姑娘 / 笑开一个个 / 美丽酒窝”(小伙子 and 姑娘,1993);在椰林里乘凉,“椰子树 / 个子高高 / 伸出长长 / 调皮的手 / 要把天上弯弯的月亮 / 采”(椰子树,1995);午后的雷雨不期而至,“闪电 / 是雷的好知己 / 纵然 / 狂风暴雨 / 天昏地暗 / 都声影不离”(知己,1997)……世界如此的亲切,为诗人的想象提供了天地:“开始写诗的时候,是从童诗入手。当时,只想把自己天马行空的想象写出来,也不懂得算不算是诗,就拿去投稿。”(林小东:《诗翻飞的岁月》)当成长成为“一种美丽的疼痛”(成长是一种美丽的疼痛,2006),孩提时的幻想却仍没有多少褪色:“多想 / 乘著风筝拥抱夕阳去 / 夜空里 / 骑着新月数星星”(童年骑著新月数星星,2005)。可以说,无论是爱情诗还是沉思诗,纯净无瑕的童心始终是林小东诗歌的最鲜亮的底色。不过,让我疑惑的是,诗人是否也遇到过某种困境呢?比如《燃烧自己》(2000),恰是20岁的诗作,列举了烛、煤、烟花三个燃烧的意象,落脚在:“人 / 燃烧青春 / 创造辉煌未来 // 赶在生命消失以前”。正是青年意气时,却“不合时宜”地提醒生命的消失、死亡的到来,难道是已经看见天边那“挥之不去的云烟”吗?我也曾写过这样的句子:“什么能发光发热 / 毁灭得就越快越早”。那时我正经历一个转折,非常苦恼,任何努力都似乎徒劳。但是林小东并没有说明他当时确切的想法和感受,只是在之后的童心中,更多了一份执著:“多想 / 在雪姑七友的院子里 / 多采撷些花朵 / 种在

青春风雨中 / 永不凋零”。(童年骑著新月数星星,2005)

二是爱情诗。情诗是诗之始,也是诗之真。冯梦龙说:“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冯梦龙:《序山歌》)特别是敏感的文学青年,都有过喜欢读、喜欢写情诗情歌的时期。诗人自己也承认,爱情对于创作是种催化剂:“步入社会工作之后,也就开始谈恋爱。爱情的力量使创作力特别旺盛,写了很多情诗赠送给女友阿云。”(林小东:《诗翻飞的岁月》)林小东的情诗,部分受到西方浪漫主义的影响,如《当你老去的时候》(2006),可以看到叶芝《当你老了》的影响的痕迹。不过,他的情诗能有今天的成就,我觉得至少一多半要归功于他的女友,能不断激发起诗人的创作欲望。这些情诗也可以做细的分类。比如,有的是写表白的,“不知从何时起 / 我飘泊的心 / 便抛出长长的锚 / 在你的秋波 / 泊定”(当飘泊的心抛出长长的锚,2006),“有你 / 我愿乘渡到彼岸 / 纵使会有 / 惊 / 涛 / 骇 / 浪”(缘份的渡口,2006),如厮如磨的情感跃然纸上;有的写思念的,“思念就像尘埃 / 看不见 / 却无时不在 / 掉进眼睛 / 泪 / 就流出来”(思念,2006),“唯有手机短讯 / 最明白相思苦 / 送来你的思念 / ‘好冷的雨,好想念你’”(相思风雨中,2008),真是“横也丝来竖也丝”……不过,有一类情诗,虽然不是抒发浪漫情怀之作,但更充满世俗气息。比如《这个周末你采满鲜花》(2006),写诗人陪女友去逛时装店。这些时装好似万紫千红的花丛,女友就好比在里面陶醉忘返的蝴蝶,“我好不容易把你引出花丛来 / 你手上 / 已是采满 / 朵朵的鲜花”。大约各民族的时尚女性都有逛街的爱好,而男人们也不得不接受这一无奈的幸福。事实上,抛开热恋中的幻想,婚姻生活是一个伴随着

争吵、妥协甚至欺骗的现实：“你横我竖 / 立起十字架 / 星光熠熠苍穹下 / 海誓山盟 / 把爱情钉上去 / 处死”。（婚姻十字架，2009）可以说，在爱情的世界里，仅保持一颗无瑕的童心远远不够，而对于婚姻生活的深入体悟，也成为后来引发诗人沉思的感情基调之一。

三是沉思诗。诗人需要凝视世界、思考世界、照亮世界。海德格尔说：“精神之本质在于燃烧。”^① 诗人说：“第四辑是最近的作品，是自己步入三十而立的转折点，对生命、生活、亲情、爱情、友情的更多思考。”（林小东：《诗翻飞的岁月》）其实林小东的童诗里已经表现对世界的沉思。如《月弯弯》（1996），月亮既似“狰狞的巫婆”，又像“慈祥的母亲”，对比鲜明又很有张力。采用对比性的意象，在意蕴上形成戏剧性的转折，揭示世界的辩证一面，这是林小东前期沉思诗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其艺术哲学的基础。这种以戏剧性为基础的哲学，后来融入进诗人受到的“禅诗”的影响中。林小东很喜欢“诗魔”洛夫的禅诗：“禅，落下无声 / 在我心中 / 长成一株向日葵 / 执著地 / 寻找诗的神性阳光 / 方向”。（因为诗魔缘故，2009）严羽说：“大抵禅道惟在妙悟，诗道亦在妙悟。”（严羽：《沧浪诗话·诗辨》）禅诗重悟，宇宙之大，苍蝇之微，甚至煎鱼做菜（煎鱼记，2009）都可以入诗。同时，山水禅诗也帮助诗人开拓山水写意的境界，并成为其“向往回归自然”的思想来源之一。不过，如果从对话的角度看，我更看重《街头雕像的独白》（2007）这样的作品。它寓言的道理很浅：昔日赫赫英雄的雕像，如今在街头被路人匆匆

①海德格尔：《诗歌中的语言》，《在通向语言的途中》孙周兴译，商务印书馆 2005 年版第 50 页。

略过，“是不是现在的人 / 越来越冷漠”。去年我整理大陆学者去台湾采访的录音，诗人方明曾讲过他身边的一个故事：越南内战时有一户人家，因为邻居的告密，家里的先生被抓去服兵役，仅一个星期骨灰盒就送回来了。这在今天听起来仍很震撼，但在战争里又仅是个普通的悲剧。从某种意义上讲，雕像不幸百姓幸，当雕像的意义被抽离、被淡忘时，表明那相互仇恨的年代也在远去。假如人们都能回归平常，不再执著于某一抽象的观念，那么还有什么样的分歧和争端不能通过对话解决呢？这类诗作，虽然艺术上并不特别瞩目，但它背后蕴涵的，是一个国家丰富的历史和现实，其沉思也就具有特别的价值。

林小东说过：“诗，是白天也能看得见的梦。”（林小东：《诗翻飞的岁月》）又说：“一首诗如果缺少了新颖独特的意象和耐人寻味的意蕴，就像人没有健全的双足一样，无法走远，更难以走入读者的心中。”意象和意蕴是诗歌的基本要素。不过，在读林小东诗歌时，我发现其对三类主题涉及较少：一是有童年却无故乡，二是有爱恋却无失恋，三是有沉思却无反思。这一方面说明林小东的生活没有经历大的波澜，比如恋爱时没有被拒绝，就自然没有品尝过苦恼。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属于对个人体验非常强烈的诗人。不过，这种执著于体验的创作模式，也潜伏着深层的危机。因为其所追求的美，过于纯净和无瑕，在艺术上是很难持续的。从现实层面说，和谐的、近似于古典的理想也难以寻觅到寄托。就以我来说，理想是专心致志做文学研究，可毕业后的现实是不得不整日沉没在案牍文件中。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我想林小东也是一样的。诗人感慨：“尤其是从事新闻界10年之后；

尤其是参加文艺界一些诗社的活动之后，对人情冷暖有了更深体会，不知从何时起，竟然产生了厌倦感……”（林小东：《诗翻飞的岁月》）成熟是一种危险，而“厌倦感”正是诗人对形式技巧日臻娴熟时。近年来，林小东的诗作中又出现了环保等关系人类发展的重大命题。这扩大了诗人的表现世界，也符合当下的思想潮流，但我更倾向理解为它是一次创作上的“突围”。坦率地说，如果转向宏大命题，个人的体验却没有及时深化，那么诗作就会有缺乏支撑和力度之虞。这是我读林小东诗作的一点杞忧。

读诗是一件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在端午节读诗。曾在越南生活过的台湾诗人方明回忆说：“如果你有机会到越南去，它有许多非常悠闲优美的建筑物。那其实他们生活的步调也非常的优美。”我想，只有这种优美的造型和节奏，才会成就像林小东这样“骑着新月”追梦的诗人。读到他的诗，你不仅会被其中的真诚所感染，也会产生一种强烈的冲动，去那片优美的土地上看一看，看那“西贡码头烟花一朵朵”，听那“风铃摇响一首缠绵的恋曲”，乃至小巷“门前那盏灯”、屋漏下面接水的老甕……一切都显得亲切又富有诗意。还有千言万语，不过此刻香喷喷的粽子已端上餐桌，遥想林小东那边也应是热气腾腾。天涯此时，就暂且歇笔，去品尝粽子“不同的味道”吧！

作者简介：鄢鸣，男，山东师范大学现当代文学博士，山东省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

诗人岭南人

岭南人，本名符绩忠，1932年10月生于海南文昌。毕业于山西大学中文系。业余写诗写散文，发表于海内外报刊。短诗《历史老人扔下的担子》入选《新诗三百首》，出版诗集有《结》、《岭南人短诗集》、《我是一片云》3册，散文集有《看山》（和符征合著）。历任泰华写作人协会副会长，泰国华文作家协会、泰国文艺作家协会、泰华新诗学会副会长，泰国文学艺术会会长，世界华文诗人笔会副秘书长，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岭南人的诗观

诗，是玉壶里的一片冰心、是会唱歌的石头。

诗，是诗人与神的对话、与天地的对话；是诗人与自己对话，孤独中的一声叹息！

诗，是诗人与岁月拔河、与生命拔河。

岭南人诗选

自画像

一首自由体的小诗
像我

我的人如我的诗
不押发呆的韵脚
也不讲究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潇 洒

风，从窗口溜进来
随手翻翻桌上的书
随意看看墙上的画

随意走走看看

转身，吹着口哨
又从窗口溜走了

回到童年

梦里，又回到故乡——

与一群小童，一身赤裸裸
在河中打水战
水花四溅……

淋湿了喧闹声

摇 篮

摇篮里，躺着我的童年
走出老家老屋，流落
天涯 海角

吊在屋梁上的摇篮
摇呀摇，荡呀荡
还荡在我的梦里



蝉

呐喊了一季炎热
喊空了一腔激情

空了的躯壳晶莹如玉
悬挂树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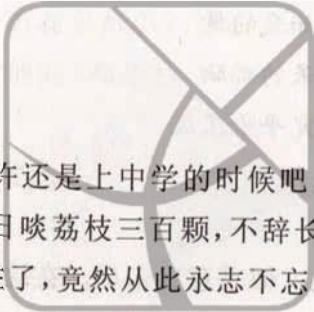
留下一身空明
给秋风说禅



风流谁似岭南人

——评岭南人的小诗

张龙福



很多年以前，或许还是上中学的时候吧，我偶然读到了苏东坡的两句诗：“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一下子就被深深吸引住了，竟然从此永志不忘，尽管岁月流逝却依然印象深刻，而且越发觉得情味丰富，温馨可亲了。迄今为止，我读过的古典诗词可谓多矣：诗经古雅，楚辞华艳，汉魏悲壮，六朝清丽，唐宋风流……其中能够使人读来心旌摇荡、口舌生香的名篇佳句真是数不胜数，但若论最能牵魂撩梦、润醉心腑的恐怕还是东坡的这两句诗。细细想来，吸引住我的当然不仅仅是荔枝的鲜美和岭南人的口福，更是诗句文字背后所蕴涵的那一种洒脱自在、率性而为的精神气质，这也正是诗人之所以为诗人，能够超越世俗羁绊、归于本真自然的根本所在了，东坡先生的迷人之处也恰在于此吧。

旅居泰国的符绩忠先生生于海南文昌，是个地道的岭南

人，自然很有些饱尝过鲜美的荔枝的口福，更可贵的是也颇得东坡先生那种洒脱率真的精神气质，他自拟笔名为“岭南人”，显然绝非只是为了标榜自己的生身之地，更是要大力标举、传承那千载不灭的精神风采。古韵新声，源深流长，精神余脉，岂有尽哉？！谓予不信，请看绩忠先生——亦即“岭南人”的自画像：

一首自由体的小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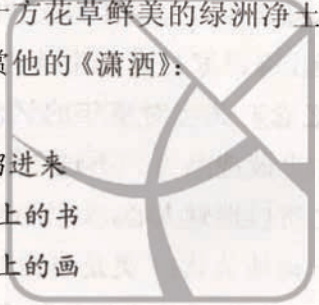
像我

我的人如我的诗
不押发呆的韵脚
也不讲究平平仄仄
仄仄平平

还不止于此。似乎意犹未尽，在这首题为《自画像》的小诗之后，岭南人还特意以“诗外”的形式加注道：“作诗如做人，纵身大化中，悠然见南山”，又在“诗外”之下附盖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闲章。所谓“作诗如做人”，正是中国传统诗人骚客践行艺术人生的最高准则，虽说当今社会复杂，人生纷扰，艺术多元，可这一传承千载的最高准则却并未因老而废；恰恰相反，倒是经过历史的烟云尘埃之后更加熠熠生辉，被越来越多的诗人奉为圭臬。岭南人多年寄身海外，在异域风土文化的长久浸染下，却依然崇奉“作诗如做人”，念兹在兹，足见其心仪神往之所向乃在古国文化之精蕴。不过，做人亦有种种法，各各不同，因人

而异。同是唐代大诗人，李杜并驾齐驱；然而，杜甫有杜甫的行状，李白有李白的活法；一个坚实沉郁如足踏大地，一个浪漫飘逸似身腾云霄，焉可一概而论？

岭南人欣赏的做人风范既有陶渊明的“纵身大化中，悠然见南山”的浑融自在，更有苏东坡“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的高远旷达。渊明、东坡相隔近千年，气质性情亦各有别，但对自由的向往与追求却似灵犀相通，如出一辙。虽说置身浮华尘世，惯于商海弄潮，岭南人却没有陶醉沉溺于灯红酒绿、金光迷离之中，令人感佩的是，他内心深处从未放弃对精神自由的热烈向往与执着追求，这正是他作为一个诗人始终不渝坚守着的一方花草鲜美的绿洲净土，一个人生终极的精神家园。请欣赏他的《潇洒》：



风，从窗口溜进来
随手翻翻桌上的书
随意看看墙上的画

随意走走看看
转身，吹着口哨
又从窗口溜走了

风，来去无踪，自由自在，无拘无牵，无所不至，真可谓“潇洒”之至！风的潇洒其实源于自由，而真正的自由绝非仅仅是去掉外在的种种束缚，更根本的是源于自我内心的彻底解放而抵达的一种生命状态。诗中的“随手翻翻”、“随意看看”、“随意走走”就恰到好处地表达出了这种自由自在的

生命状态。要而言之，关键在于一个“随”字，套用王国维先生的一句话：“著一‘随’字，则此诗境界全出”，令人向往之至矣！自然，风乃无心无情之物，所谓风的“潇洒”、“自由”云云，不过是诗人自我内心神往之外化，此即如刘勰所言：“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岭南人大力抒写风的“潇洒”，足见其用心所向、情意专注之处也正是这种自由自在的生命状态，诚如他在“诗外”所言：“人，如能像风一样，自由来去，多好！”然而，这毕竟只是一种美好的向往，也许，像风一般的潇洒自由境界在现实生活中永远难以抵达。风雨沧桑，世路艰辛，人生味苦，情何以堪？！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岭南人那么热衷于抒写童年，而且他笔下的童年总是和梦境联系在一起，诗评家吕进先生认为：“岭南人的这组诗多有对童年的忆念。其实对童年的忆念，就是对纯真的忆念，对美的忆念。”诚哉斯言！不过，倘若略加细论深究，则“纯真”、“美”之所以迷魅人心，实乃与自由密不可分也。理论家几乎众口一词地公认：“美是自由的象征”，至于童年的“纯真”，不是意味着未受凡尘浸染没有世俗羁绊的自由自在的生命天性吗？童心、童真、童趣之可珍，不也正在于此吗？！读岭南人的诗，真是心潮起伏，感慨良多，最心驰神往的还是跟他《回到童年》：

梦里，又回到故乡——

与一群小童，一身赤裸裸

在河中打水战

水花四溅……

淋湿了喧闹声

这是生活，这是童年，这是诗，这是美！美就美在自然，美在纯真，美在生

趣盎然，美在“赤裸裸”！面对这样一幅“孩童嬉水图”，一切议论都显多余，只要人心尚存，天性未泯，无言之中必当灵犀自通，深得其趣，却如拈花微笑而终归无言，而这“无言”也就是最高最恰切的评价了。也许让人遗憾的是，这样美到极致的图画却只能浮现在“梦里”！“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不知岭南人是否熟谙南唐后主的这两句词，我倒觉得，虽然岭南人与南唐后主的悲欢哀乐似难相提并论，但对身心自由之渴望、人生幸福之追求却是古今如一，并无二致焉。人生在世，千忧百患，困苦之中、无奈之际最能抚慰心灵的确实莫过于梦境和童年了，岭南人对此自当深有感触，不然，他就难以写出那首诗意浓郁的《摇篮》：

摇篮里，躺着我的童年

走出老家老屋，流落

天涯 海角

吊在屋梁上的摇篮

摇呀摇，荡呀荡

还荡在我的梦里

老家老屋有摇篮，天涯海角唯流落！正因为此，摇篮摇荡不尽，至今犹荡在梦里！此诗今昔对照，时空跨越，温

馨与凄楚相交织，互为表里，可谓言极简而意极丰，词甚浅而味颇深，语已尽而情未了，如石击水波，荡漾开去，荡漾开去，抚熨着、滋润着人的肺腑与灵魂。鲁迅有言：文学之“职与用”，在于“涵养人之神思”；我却想说，人生苦短，忧患无穷，总得学会诗意地栖居。当然“诗意地栖居”这样精彩之语非我所造，而是出自西洋大哲海德格尔之口；不过，这些年我确是对此语极为叹赏，生活中也常常是身处现实却神骛八极，孜孜以求之也。今观岭南人小诗，颇觉灵犀相通，相见恨晚——其实至今我与岭南人未曾谋面，但我也服膺“作诗如做人”之说，自觉与岭南人好象是神交已久的老友矣，相信岭南人也会会心一笑，畅然首肯也。寄身俗世凡尘，偏安都市陋室，慢读细品老友之诗，其乐何如？平心论之，老友好诗多在，决非仅仅抒写故乡童年、自由潇洒之篇章所能囊括，就题材来说，抒写历史云烟，感慨时世变迁，描摹风情景物，歌咏情爱浪漫；以风格而言，或沉郁厚重，或清妙深远，或秀雅妍丽，或悱恻缠绵；其中佳作迭出，珍品不断，读后令人赞叹。譬如，台北的张默先生就极力推崇岭南人的《广场》一诗，认为“全诗语言简约，一举道破某些伟人死后的孤寂，令人叹息”；而现任教于泰国某大学的计红芳先生则对抒写友情的《寄》大加赞赏，称其将“深情写得如此温馨灵动”，其“真挚的感情、清妙的审美意趣，往往给人以深远的审美想象”。倘以我眼观之，则岭南人诗作虽多，却如春兰秋菊，各呈异彩，几乎一篇有一篇的妙处：《一片枫叶》之飘逸悠然，《诗恋》之浓密香甜，《水过无痕》之慧心机锋，《香港脚》之诙谐奇巧，《梦如海鸟》之空阔淡远……真是遍地金玉，美不胜收也！不过，我特别欣赏的当推他的《蝉》：

呐喊了一季炎热

喊空了一腔激情

空了的躯壳晶莹如玉

悬挂树梢

留下一身空明

给秋风说禅

由伴守红日、激情高亢到空余秋风、死寂凄凉，“蝉”的一生确乎“禅”味无穷，令人感慨难言。此诗关乎情，关乎理，情也悠悠，理也悠悠，却又如羚羊挂角，不着痕迹，任凭读者神思翩跹，妙悟精研也。

发端于五四时期的中国现代小诗至今已近百年历史，风雨沧桑，时世变幻，虽然从未形成洪流壮阔之势，却也如溪水潺潺，长流不断。更可欣喜者，此溪水已然蜿蜒分流远至域外，则其流光喧响、清澈细润必当抚慰众生、泽被甚广。诗之为用，莫过于此焉！当今活跃在域外的诗人自然并非岭南人一人，仅在泰国，就还有曾心、博夫、苦觉等七位华人诗人广为熟知，他们与岭南人一起可谓“八仙过海”，各显其能，各呈其彩。我眼下所读的正是他们八人分年编选的诗歌合集《小诗磨坊》，名称谦而又谦，朴雅之至，诗句却是流光溢彩，极能怡人心神。当然我最喜爱的还是岭南人的作品，兴之所至，情不自禁，聊赋以拙诗作结：

天地无心道有文，日月山川彩缤纷。

千载大雅耀春秋，一脉余韵香古今。
身心深涵故国情，诗句轻染海外云。
喜读泰华篇章好，风流谁似岭南人？！

作者简介：张龙福，男，文学博士，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诗人梦凌

梦凌,本名徐育玲,泰籍,出生于1971年4月15日,毕业于泰国素可泰皇家师范大学、中国暨南大学。现为沙拉萨通库双语学校副校长、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员、海外华文女作家协会会员、世界诗人季刊顾问、泰国《中华日报》副刊主编。作品曾多次获奖,诗歌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作品常见于亚洲、东南亚国家和世界性的副刊和杂志;作品、词条被收入《世界华文女作家微型小说选》、《中外华文散文诗作家大辞典》、《当代世界华人诗文精选》、《世界当代诗人大辞典》、《世界华文微型小说100强》等选本。2004年荣获泰皇赏赐的优秀教师徽章。2007年获国际诗歌翻译研究中心的《2006年度国际最佳诗人奖》。著有散文集《织梦的人》、微型小说《结》、诗集《今月几时有》,编著有《诗人,你并不寂寞》、散文集《我的世界里雨还在下》、儿童文学《流泪的金鱼》、摄影文集《在水一方》、散文《根》、中英



对照诗集《秋天不回来》、微型小说
《戏里戏外》等。

梦凌的诗观

诗是心灵的窗口，文字是一个晶莹而清澈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诗人是营造气氛的天使，需要有思想、真诚、感情，以自己的个性、特有的朴实言语装饰着每一个句子，让那些简单的文字变得精细而灵动，因为一首好诗能带给读者心灵的冲击与清洗，因为一首诗往往是一个诗人的灵魂告白。



梦凌诗选

秋天不回来

金黄的叶子
在发髻里亮亮地闪着
细细品味
找不到曾经熟悉的感觉
我依恋
那绿色的过去

故 乡

几许的梦里梦外
关里境内
复复反反出现
才是最美的
那个缠绕在心头的
乡音
乡村
乡里人
偶然地
心境中遗失



此时 此刻
那只是电影家手中的杰作
难道说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吗
遗失的
梦境 心情
还有
扭曲了投入怀抱里的大山和树的身影
荡碎了怀中的明月
游子的相思

苦

最苦
莫过于我倾尽心血
仍未能填补
你遗留下残缺的空白

最苦
莫过于你只能溶入
我深深的梦中
演一场鹊桥会
那瞬间的凄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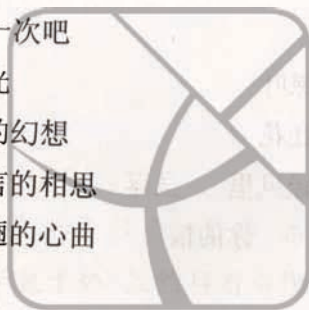
我独自半夜醒来
抑郁地数着满天星
灼伤了一瓣心怀
无奈 无奈
似流水
似微风
含蓄在我诗中
哭诉
遥遥无期的未来



就让我爱你一次

我对树林的小鸟说
就让我爱你一次吧
互拉一下手儿
诉说温柔的话词
同走一条林间的小道
同渡一段明媚的春日

我对树林的蝴蝶说
就让我爱你一次吧
对接一下眼光
发一轮热烈的幻想
共吐几度难言的相思
共谱几首迤迤的心曲



小鸟在为我歌唱
蝴蝶在为我跳舞
是要给我机会
一次机会

就让我爱你一次

幽幽谷

你说
我是你的悠悠谷
清新 静穆

我说
你是我的幽幽谷
空旷 雄伟

幽幽谷
片片的绿叶
朵朵的红花
在缕缕轻风里 呈露
我的爱 你的情
徜徉
生生轻唤
轻唤声声
在幽幽谷回响



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评泰籍华人梦凌的诗集《秋天不回来》

王艳玲



走进《秋天不回来》，走近梦凌。梦凌，本名徐育玲，虽生于泰国，确是地道的华夏子孙；虽然身着泰国服饰，眉目之间却流转了汉唐的神思；虽然手执异国之笔，却留下了风骚之后的诗句。之所以读梦凌的诗，也许源于此，之所以能读懂梦凌的诗也源于此吧！

《秋天不回来》是梦凌感情的浮雕。有人说，诗是诗人笑出来或哭出来的，是笑声的凝结，泪珠的闪烁。梦凌的诗句里记录了大大小小的故事，承载了远远近近的情感。作为生活在异国他乡的游子，她始终魂牵梦绕着那遥远的故乡，有如诗句所言：“几许的梦里梦外 / 关里境内 / 反反复复出现 / 才是最美的 / 那个缠绕在心头的 / 乡音 / 乡村 / 乡里人……”；作为母亲的女儿，梦凌对那神圣的母爱充满了敬



仰，所以她唱到“母亲，我感谢您 / 您永远是我心中永恒的灯”；作为爱人，她独自吟唱着那难以搁浅的往日岁月：“我独自半夜醒来 / 抑郁地数着满天星 / 灼伤了一瓣心怀 / 无奈，无奈 / 似流水 / 似微风”；作为诗人，她凭借着女人的细腻感触了春的生机，夏的执着，秋的失意，冬的情怀，因而她的生活写满了“几许爱 / 几许情 / 几许忧 / 几许怨 / ”，点点滴滴都是诗。何塞马蒂说过：“没有感情，可以成为一个韵文的雕工或韵文的画匠，但不能成为诗人。”因为诗不是叙述生活而是歌唱生活的，因而抒发情感是诗歌的主要本质。曹雪芹说，《红楼梦》是“一把辛酸泪”；曹禺说，《雷雨》是“情感的迫切需要”；而梦凌倾注了饱满的情感，才收获了《秋天不回来》。



艾青曾经赞扬戴望舒是“真正的诗人”，所谓真正就是“不说假话”；普希金也说过“诗人最宝贵的东西就是真挚”。梦凌的诗能在东南亚激起千层波浪也正是基于情感本身的真。她乐于倾吐隐秘在胸中的悲欢，乐于把读者当作知心的朋友。虽然生于泰国，但一旦踏上祖国的热土，她便抑制不住地呼喊“喝一口故乡的水 / 捧一方故乡的土 / 闻一闻故乡的野花香 / 听一听故乡的腔调 / 游子的心醉了 / 游子的眼泪也干掉了”。多么朴实的情感，多么真是的情感！也只有经历这种分离之久的痛，才能表现的如此纯粹！诗集《秋天不回来》一共 57 首诗，半数以上的诗抒发了诗人真挚的爱与情：有甜美的表白，“我对树林的小鸟说 / 就让我爱你一次吧互拉一下手儿诉说温柔的话词同走一条林间的小道 / 同度一段明媚的春日”（《就让我爱你一次》）；有期待中的焦灼与等待，“你收到了吗 / 你是否收到了信了 / 你要不要

看 / 你要不要读”（《一封没有拆封的信》）；有相思之苦，“满夜 / 且听风雨哽咽 / 萧杀了 / 一场甜蜜的春梦”（《思满怀》）。作为诗人的梦凌，忠实于自己的体验，忠实于真挚的情感。所以当她把爱情悲欢离合、自己的喜怒哀乐付诸于文字时，便成了一首首小诗，在读者的心中绽放开了美丽的花朵。

在中国古代，古人常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诗如画”常常是对诗歌的一个高度评价。上世纪 20 年代，新月派诗人闻一多提出了著名的“三美”理论，其中的“绘画美”也提出了“诗如画”的主张。古今相通，表明了中国诗歌的传承性和民族性。如今，身在异国的梦凌自觉传承了这一民族性的诗歌传统，诗集《秋天不回来》中的诗歌无一例外地体现了“诗如画”传统。

梦凌的“诗如画”首先体现在她诗中的意象中。每一首诗都有自己的意象群，这些意象既可以单独存在，又可相互连接美丽的画面。例如《就让我爱你一次》：

我对树林的小鸟说
就让我爱你一次吧
互拉一下手儿
诉说温柔的话词
同走一条林间的小道
同渡一段明媚的春日

我对树林的蝴蝶说
就让我爱你一次吧
对接一下眼光

发一轮热烈的幻想

共吐几度难言的相思

共谱几首迢迢的心曲

小鸟在为我歌唱

蝴蝶在为我跳舞

是要给我机会

一次机会

就让我爱你一次

欢快的小鸟、葱绿的树林、美丽的蝴蝶、静谧的林间小道、明媚的春光、热切的少女都是这首诗的独立意象。但看每个意象，都会折射出不同的兴奋指数，指数与指数之间互相区别，互相映衬。其次梦凌的“诗如画”体现在诗歌的意象群中。当你把所有的意象放在同一范围内，他们变成了整体，链接成美丽的画面。画面呈现了原生态的色彩，有“褐色”的小鸟、“葱绿”的树林、“白色”的林间小道、“七彩斑斓”的蝴蝶。虽然这些色彩在原诗中没有出现，但因为诗歌是形象艺术，当你把某一物象具象化时就已经带上色彩，因而使画面更为丰富、和谐起来。同样，我们看到的意象并不是静止的，如“小鸟”、“蝴蝶”和“树林”都属于动态的，因而画面又散发出一种生机，一种活力。读者在读的过程中，不仅读到了兴奋热烈的情感，也舒展开一幅美丽的画卷，真可谓“情景相生”！

在中国古代诗歌史上，诗歌和音乐是不分家的，无论是诗还是词都是配乐而唱。1926年4月，徐志摩在《晨报副刊》

的《诗刊》上发表了《诗刊弁言》中说道：“诗是表现人类创造了一个工具，与音乐是同等性质的。”虽然我们不能承认诗歌与音乐同质，但诗歌与音乐的联系谁也不敢断然否定。诗人郭小川曾经说过：“我以为，音乐性是诗的形式的主要特征。在语言艺术中，诗的音乐性应当是最强的”，因为诗歌是“表现感情的，而音乐性则大有助于表现感情”。^①对于人来说，“三分相貌，七分打扮”；对于诗来说，也可以这样描绘：“三分诗歌，七分朗诵”。诗歌只有在反复吟诵中，才能体味到其中的韵味和至美，而这韵味除了情感、意境主要就是诗歌指向诗歌音乐美。一般来说，当代诗歌的音乐美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诗的节奏，一个是诗歌韵调。也许是因为翻译的原因，梦凌诗歌的音乐美主要来自于诗歌节奏的自然、和谐。请读《幽幽谷》：

你说

我是你的悠悠谷

清新 静穆

我说

你是我的幽幽谷

空旷 雄伟

幽幽谷

片片的绿叶

朵朵的红花

在缕缕轻风里 呈露



我的爱 你的情

徜徉

生生轻唤

轻唤声声

在幽幽谷回响



伴着悠悠的情感,《幽幽谷》呈现的是一种清爽简洁的节奏。此诗共有三节每节诗的音节并不是固定的,每句诗的音节也不是固定的,有时每句一顿、有时两顿、有时三顿,随着诗意的进展而随意滑出,犹如潺潺流动的溪水。在流动的溪水中,我们又会听到清澈的回响,这就是偶尔的韵脚押运。例如:我说/你是我的悠悠谷/清新——静穆,谷与穆的押运;在缕缕轻风里呈露/我的爱/你的情/徜徉/声声轻唤/轻唤声声,情与声的押运,声声轻唤与轻唤声声的灵活交替共同谱写了一曲简洁、清脆的乐曲。虽然不能说久久回荡,却也朗朗上口。

合上《秋天不回来》,闭上眼睛。回味梦凌的诗,觉得只有两句诗可以形容当时的感觉:“风暖鸟声碎,日高花影重。”

作者简介:王艳玲,女,文学硕士,山东外贸职业学院讲师。

诗人明澈

明澈，本名吴彦进，原籍中国福建石狮市，现任菲律宾石狮市同乡总会理事长、石狮市华侨中学校董事会副董事长，菲律宾延陵吴氏宗亲总会秘书长，菲律宾新潮文艺社名誉社长，菲律宾华文作家协会副会长，菲律宾南瀛诗社荣誉社长。



明澈先生从小爱好文学，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以《爱的纠纷》荣获马尼拉业余剧艺社名誉社长，并以《春天的梦》荣获世界日报小说佳作奖，以及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学奖。

著有诗集《起点》、《野水莲》，小说、散文集《春天的梦》，东南亚华文文学大系菲律宾卷的《明澈诗文集》；主编有《菲律宾第二次人民革命菲律宾华文坛评论专辑》、《吴历史文化丛谈》，并与王勇合编美伊战争论述专辑《哭泣的和平》。

我的诗
是在干旱的土地上萌芽
我的诗
是在没有阳光的地方开花
没有诗
生命就会枯萎
没有诗
生活就会憔悴
诗是心灵的诉说
诗是灵魂在哭泣



明澈诗选

影 子

人自桥上走，
影自桥下斜，
人的衣是白的，
人的影是黑的。

朋友：

你说他漂亮！

我说他可憎！

因为你认识的是人，

我认识的是影子。

人是你的知己，

影是我的劲敌。

人会撬开你的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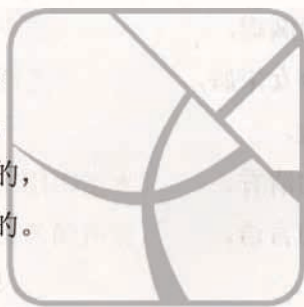
影会遮蔽我的光！

人自桥上走，

影自桥下斜，

人的衣是白的，

人的影是黑的。



朋友：

你说他崇高！

我说他下流！

因为你认识的是人，

我认识的是影子。

人是你的知己，

影是我的劲敌。

人会排演你的命运！

影会抹黑我的灵魂！



朋友：

你应该知道！

我也有个影子呀？

为什么不想她

为什么不想她？

这么美好的日子！

风像少女的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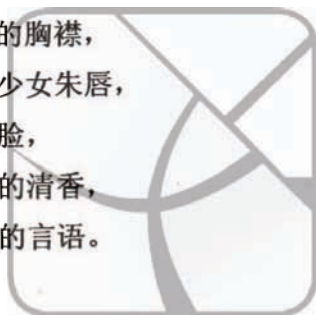
按摸你的胸襟，

太阳像少女朱唇，

吻你的脸，

茉莉花的清香，

像爱人的言语。



为什么不想她？

椰子树的乳房

在做着爱情的梦

茅舍里的琴韵

篱笆里的歌声！

把我带进年轻的梦。



故乡再见

我戴着一笠子的太阳回来，
我披着一身的风尘回来，
我抱着一颗思乡的心回来，
我怀着一些童年的笑意回来。

第一步踏上了乡土，
便给我踏出了一条一条
蜘蛛网般的路；
母亲苍白的头发！
父亲皱纹的面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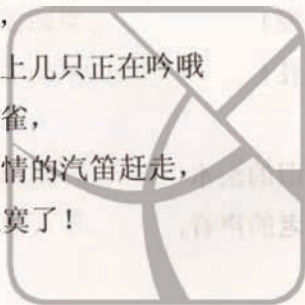
厝檐下滑落古旧的泪水，
秃树上摇下古老的声音，
春天你老了！
童年也去得很远！

一个多么熟悉
又多么陌生的地方，
像现实？
又似梦？
啊！
那是生我养我的地方。



城市，
阳光被高楼遮掩！
月亮自洋房缺光！
一肚子的乌烟瘴气，想吐出来，
又恐怕遮蔽了自己。

城市，
没有花，
没有草，
连窗槛上几只正在吟哦
的小麻雀，
也被无情的汽笛赶走，
我更寂寞了！



告诉你

告诉您：
请别扰乱我这孤独的幽魂，
让我在这月光下安息，
我不愿意您在凄凉的晚夜，
呼唤我的名字，
更不允许您在我的脚下
立起难忘的坟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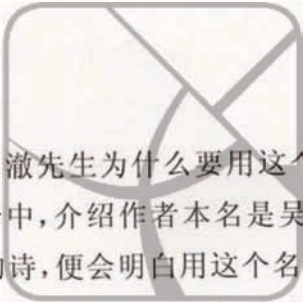
几年前我曾经把初秋的黄叶葬去，
没有人为它发出一声叹息，
更没有人为它流下一滴热泪；
我怀疑着这个世界，
还会有人对我说出花言巧语！



唯有纯粹才是真

——明澈诗歌赏析

韩 嘉 川



我不知道明澈先生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他的诗集《起点》的作者简介中，介绍作者本名是吴彦进，明澈是他的笔名。而读过他的诗，便会明白用这个名字的意义。明澈先生显然是位老先生了，因为在他获得马尼拉业余创作剧艺社的剧本创作奖的时候，我才刚刚出生不久，真的是所谓后生了。与西方文化多少沾点儿边的人，大都不便于直言询问年龄几何的，因此在这里我便不仅难以知道老先生的年龄，更难以知道他的经历，只是从序言里知道先生曾经下海经商多年，又回到“作文”的行列里来的时候，于1985年又获得《世界日报》的小说佳作奖。而写诗似乎没有断过，作品不断出现在菲律宾华文报的副刊上，只是华文报刊停办的时候，才停过。

其实也不必强求了解先生的经历，我的手边有两本分别为《起点》和《野水莲》的诗集，读过这些诗作，便可以从字里行间知道一些诗人的心迹。以惯常的方式，对于一个诗人的评价，也许凭着这些诗歌说出看法。这在大陆是可以的，至少价值观审美观不会有太大的差异，然而对于生活在菲律宾的一位用汉语写作的诗人，却还有一定的难度。譬如《影子》这首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人自桥上走，/ 影自桥下斜，/ 人的衣是白的，/ 人的影是黑的……”如果按照大陆诗人的观念，“白”与“黑”也许会有某种特指含义的，而在明澈先生的诗中，却不是这样。“你说他漂亮！/ 我说他可憎！/ 因为你认识的是人，/ 我认识的是影子。”而影子的可憎之处，仅仅是“遮蔽了我的光！”，仅仅是“影是黑的”，也仅仅是不喜欢，而已。这是一首有点儿哲理意味儿的诗，但是如果在大陆，仅仅写这样一点儿含义，显然是不够的。而在菲律宾则是一首挺纯粹的诗，是通过人与其影子产生的带有哲学意味儿的思考，由此也可以看出南洋汉语写作者的审美观。

其实这种“纯粹”挺令人欣赏的，“真善美”是文学作品的生命，仅仅就这一点纯粹所透露出来的“真”，就是一首诗的可贵之处。如《听歌》中的诗句：“回忆过去那玫瑰花般的岁月，/ 已跟着梦一同逝去，/ 虽有绮丽的憧憬，/ 但失掉了温暖的人，/ 有如死水掀不起波纹般的心情。”前面的“玫瑰花”与“梦”，是很好理解的，而后面的“温暖”与“死水”却有着特定所指的含义，其实所谓的“特指”也还属于大众

能够理解的范畴，应该是想起来，心里便是暖烘烘的那种，也就是说，失却了这种“暖烘烘”的感觉的人，那不就是麻木的犹如“死水”一般了吗？因此，在这里不仅仅是说价值观的“真”，还有审美观的“真”。因为“温暖”与“死水”是可以构成很有意味儿的意象的，也许大陆诗人表达同样的含义时不会这么直率，而在明澈这里却就是这样直率，这便是审美的“真”了。

诗人在这种纯粹中又含着有意思的思考，譬如《告诉你》中这样写道：“几年前我曾经把初秋的黄叶葬去，/ 没有人为它发出一声叹息，/ 更没有人为它流下一滴热泪；/ 我怀疑着这个世界，/ 还会有人对我说出花言巧语！”如果人对于大自然无动于衷，对于生命的存留都毫无感觉，如此的冷漠的话，那再说什么又有什么意思呢？严格起来说，这是一种很严厉的拷问，拷问每个生命的灵魂。如果领悟了诗人的用意时，你会觉得这是力透纸背之笔，力度就在于“花言巧语”上。你再巧舌如簧，还能掩盖你对生命的冷漠么？

写到这里，我们基本可以通过几首诗，一层层走进诗人的境界了。也许我们会有一种判断，认为这是一位追求纯真的诗人，在写作技法上不是很讲究。其实不然，像这样的诗句：“我戴着一笠子的太阳回来，/ 我披着一身的风尘回来，/ 我抱着一颗思乡的心回来，/ 我怀着一些童年的笑意回来。”（《故乡再见》）如果说后面两句直白的话，那么第一二句，则是值得琢磨的了。“一笠子的太阳”，那是一种什么东西呢？那是生命的炙烤全在“一笠子”里了。斗笠本身就是劳动的象征，其中的艰辛全由这个“笠子”表述了出来。如此有韵味儿的诗句，不要多做解释，读者会循着感兴趣的

“笠子”往下想的，因此过于直白的后缀，会害了饱满的诗意。

比较完美的还如《为什么不想她》：“……风像少女的手，/ 按摸你的胸襟，/ 太阳像少女的朱唇，/ 吻你的脸，/ 茉莉花的清香，/ 像爱人的语言……”爱的怀念可以达到眼中的一切“都是她”，诗人显然是捕捉到了表达感情的意象，在一种不自觉的状态中写出了这样的诗句。试想散发着茉莉花清香的语言说给你，那该是怎样的的一种感受？

我比较喜欢诗人写作相对成功的一首诗《寂寥的城市》：“城市，/ 阳光被高楼遮掩！/ 月亮自洋房缺光！/ 一肚子的乌烟瘴气，想吐出来，/ 又恐怕遮蔽了自己。/ 城市，/ 没有花，/ 没有草，/ 连窗槛上几只正在吟哦 / 的小麻雀，/ 也被无情的汽笛赶走，/ 我更寂寞了！”这首诗从立意到表述，都堪称到位且不乏巧妙。最精彩的是小麻雀被汽笛赶走。现代城市的状况，令世人堪忧，城市本身是为了人们更好地生活，可是由于各种欲望，却令城市成为难以生存的空间，连一只小鸟都“被无情的汽笛赶走”，全部写出了诗人的感受。这首诗可称之为有相当的思想深度，又有完美的技巧。

二

上面所谈的如果还都是诗的风格的话，下面要谈的则是笔触深入到了生活的深处的诗与诗人的境界。说到底，诗歌、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形式，还仅仅是载体，诗人作家是通过这些载体来表达对这个世界与人生的感悟与观点的。如果诗艺水平再高，没有深刻的思想与观点，也是不成立的。

譬如，在诗人的眼里，行乞者是这样的：



无声的，
看不见的——
痛苦与悲怆！
把你折磨得如此
憔悴！
静静地——
你把一直颤抖的手
伸进路人的眼眶，
路人——
有的把他的汗水
拭掉，
有的把他的情感
抹开，
谁能把你的沮丧
放在眼底？



——《行乞者》

最有力度的“沮丧”，乞讨而没有获得，那种不能唤起世人良知与怜悯的沮丧，是对人生怎样的一种拷问啊？人人都“乞讨”过，只不过形式不同而已，在你乞求他人为你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是怀着怎样的一种期望之心啊，一旦遭到拒绝，那是怎样的一种“沮丧”？在这首诗里，更显示出了诗人观察之细腻，思想领悟之深刻。

再如《拾废纸的孩子》：

我是一个拾废纸的孩子，
每天都在期待人家的遗弃，
我的生命——
在垃圾堆里翻开。
纵使有难闻的臭味，
总也有馥香的开始。

我是一个拾废纸的孩子，
想寻找一些失落的日子，
把那些折皱的废纸——
一张一张摊开，
里面有写未完的诗篇，
也有湿透的泪水！
有被撕碎的情书，
也有破碎的心——
被埋在垃圾堆里。



我是一个拾废纸的孩子，
从垃圾堆里翻开，
有诗人的情感，
也有情人的眼泪！
我的生命，
在垃圾堆里——
孕育着情感与智慧。

遗弃。人们遗弃的东西都有什么？有“未写完的诗篇”，

有伤心的“泪水”，有“撕碎的情书”，还有，就是这个“拾废纸的孩子”。这里便有了一个象征，这个孩子的生命里，包含了这些东西，这便是人生……我们不断地在获得，同时也不断地在遗弃，像这个孩子，未必不是将来的人才；最重要的是，这个“垃圾”居然包含了人生的总和……这首诗很耐人寻味，充分显示出了诗歌的魅力。

在《旅愁》和《把我的生命》两首诗中，都对人生进行了深刻的思考。“风像受伤的野兽在咆哮着，/雨不断地敲着那些与树别离的枯叶，/沙沙地泣哭，打碎了梦中旖旎/……是谁把人主宰着死别与生离？”与其说是上帝之手在主宰着人生，不若说是自然规律使人们身不由己，在这里所体现的是生命。诗的最后的沉吟是：“失掉了温暖的人如同黑暗里的飞蛾找不到/太阳的光。”飞蛾扑火，在这里带有某种宿命的意味儿，扑火，追求光明是生命的本能，而这种本能却终究要让生命燃烧……这便是人生之旅。诗人的感悟与表达，令人感动。

《向死而生》一书阐述德国人的处世哲学，其中的哲思令人产生对生命的敬畏。而《把我的生命——》一诗的观点，也有令人惊悚的力度。“把我的生命/埋在泥土最深的地方——/去萌芽，/把我的生命，/扔在垃圾里去开花。//别以为没有阳光的地方，/花朵就永远不会开放。/别以为没有雨水的地方，/草木就永远不会茁长。//我是一丛仙人掌，/在沙漠里生长，/我是一朵山菊花，/在山野间开放。”初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甚至有波德莱尔《巴黎的忧郁》中某些篇章的感觉。在赞美生命力之顽强的同时，生命之美恰恰出现在丑的恶的地方，这是发人深思的深省的……

在写人生与社会这部分诗作中，诗人也有这样的充满生活气息的诗：

天亮了！

我不是被那些小麻雀吵醒，

而是几个学龄的孩子，

他们天天向我要钱，

老二说：

“缺乏车资。”

老三说：

“挨饿肚子”

这虽然是一点琐事，

但脑子里却在作诗，

每当我把钱拿给孩子，

总觉得好像写完了一首诗。



妻默默暗示，

“要上菜市场。”

我告诉她：

“脑子里那首诗，

刚才已经拿给孩子。”

妻听不懂我的意思，

啊！

人生，

似一首写不完的诗！

——《一首写不完的诗》

是琐碎的，繁杂的，看上去上不了桌面的生活细节，然而我们的人生，大部分便是由这些充满了愁苦味儿的细节所组成，这种人生节奏，构成了诗人的社会底层的叙述，读来更令人感到亲切，诗意也是饱满自足的。

如果从完整阅读的角度看待诗人的作品，仅仅有诗歌艺术技巧的追求是不够的，认真阅读与分析了这些充满了道义、悲悯与生活气息的作品，方显示出了诗人的深刻性与完整性，可以说一个诗人的立世之道，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

读过了诗集《起点》与《野水莲》之后，不仅对诗人有了一定的了解，更有了对诗人境界的触摸。在两本诗集中，诗人还写了大量的政治诗与都市诗。由于大陆诗人中也有以这两种标示分类的，其实往深层看，是因题材而定还是因立意而分，往往经不住推敲，因此有人也提出了不同意见，而在这两本诗集中的政治诗和都市诗尽管与大陆叫法的内涵不同，毕竟还是有些时间性的制约，远没有抒情诗与写社会与人生的诗有力度，因此便未加分析与解读。

2006年重印的《起点》，也许是诗人希望以此作为创作的新起点，因而相信诗人还会写出更优秀的诗作，给读者以心灵的抚慰与启迪。诗言志，歌咏言。诗人是沿着这条道路发展的，因此我们期待着他更好的作品。

· 作者简介：韩嘉川，男，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青岛文学》副主编。

诗人秋山

秋山，原名陈秋山，50岁，原籍广东普宁县潮州，现居住在马来西亚北部吉打州的一个小村庄——加拉岸。现为国际华文诗人笔会会员、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发起人及创会理事、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员等。出版诗集有《大海与我》、《一树芬芳等你》、《秋山短诗选》、《海浪的掌声》以及《我在寻找一道光》。



秋山的诗观

很多人写诗，以为要与众不同，并藉着“与众不同”的姿态而突出自己，制造个人形象。这些人往往没有想到，其实一首诗的与众不同，不是为了显示自己而标新立异，它的与众不同其实深藏在平凡的生活之中，愈是平凡愈有它与众不同的地方，只有平凡可以创造奇迹，在平凡中显示不平

凡,这才是真正的与众不同。

要写一首好诗的因素很多,但如果你一下笔,就考虑着那种种的因素,而无从下笔,最终,不止没有好诗,就连一首诗,也恐怕写不成。

写诗需要斟酌,凝练,修改。不成熟的诗,不要随意“交货”,它会影响你诗的品质和形象,甚至于破坏你诗人的人格。

诗歌是我们生活经验的积累,我们人生思想的提升,情感波动的展现,时代环境的真实的反映。我们要脚踏实地,平稳地迈步跨越,浏览一路美景,不要裹足不前。

诗歌的隽永性是很重要的,一首诗能够耐读,富有无穷的韵味,诗歌的、崇高的艺术价值、历史的意义和时代的使命相应是重要。

一幅画要力求视觉的美,一首歌要力创听感的美,一场舞蹈要力呈姿态的美,一首诗则需要力图尽善尽美。

诗要关心社会、关怀人类、爱护人类,允许的话,改变人类。

诗的形式与内容是相提并重的,有内容没有形式,犹如没有船没有帆,不能远行。有形式没有内容,则是有帆没有船,成不了气候。

一首诗要经得起严寒的交迫,当它凝固成晶莹剔透的坚实时,还需加以雕琢,创造最鲜明的形象,同样的,一首诗,也必须经得起烘炉的烧烤,虽然是淳朴的泥土,在适当的温度,给予冷却,细心端磨,髹上神采飞扬的色彩,构造其具有独特的图腾。

爱诗,像爱自己的生命,人生需要美满,诗,要有光芒。

比 拟

山

高

云比山高

云

山顶上筑山

诡谲幻变

山

沉默

终究是一座踏实

一座虚浮



足 迹

那是多情的种子

种在海滩

任大海

日夜轻吻、拥抱

而

失去了自己

鱼

贪婪着上岸
上岸时
却张着嘴巴
喊要回到大海

生命
主宰于大海
却
枯死在日光浴底下

破布碎

零散之中
破碎不应该呻吟
只有破碎和破碎合在一起
才能拼成一幅美丽图案
一张温暖人心的热被

砂、石、灰

合在一起时
高楼大厦可以建起



分开

你永远是你

我永远是我

他永远是他

港口

两岸

有一艘船

旅程

便不会遥远

长椅

有一盏灯

等待便不会寂寞

行李

有一手相牵

脚步

便不会沉重

挥手

有一声汽笛

海水便不会依依



藕

一丝丝烦恼
湖里
发酵成一朵朵美丽展枝的
莲

公园(一)

湖
一面刚擦亮的镜子
鹅
照照倒影有多美丽
最顽皮是云
变成鹅的模样徘徊镜里
修饰

鹅
笑了
云也笑了
笑得镜子颠来覆去

》》 “一树芬芳等你”

——浅论马来西亚华文诗人秋山的诗歌

谢 新 华

秋山，原名陈秋山，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坛的知名诗人，已出版诗集有《大海与我》、《一树芬芳等你》、《海浪的掌声》、《我在寻找一道光》等。也有学者对他的诗进行了一些研究，比如杨燕的《书生意气正当年》，张荔的《“一树芬芳”终于“绽放”》，以及林丹芸、朱立立的《陈秋山诗歌简论》等。这些研究较为精当地指出了秋山诗歌的思想内涵和艺术特色的某些方面，对于秋山诗歌研究具有开拓意义。当然，由于某些原因，国内学术界对于海外华文文学的研究整体上还处于一个上升的阶段，对于秋山的诗歌也还有进一步探究的必要。笔者也愿意挑选一些自己喜爱的秋山诗歌进行一番个人解读献于诗友。虽有走马观花、挂一漏万之嫌，也算是对马华文学（业内对“马来西亚华文文学”的简称）研究的一种丰富和补充吧。

笔者见到的这四本诗集比较集中地反映了秋山诗歌的

整体状况。其出版时间分别是1993年的《大海与我》，1995年的《一树芬芳等你》，2001年的《海浪的掌声》以及2008年的《我在寻找一道光》。这些诗集中诗歌的题材类型涵盖了哲理小诗、关怀下层民众的草根诗、国内时事诗、国际争端诗、歌颂自然的诗、游历诗(风景名胜)以及致友人的诗篇等。各类诗篇各有所长，皆有杰作入眼，但笔者还是比较喜欢出版于1995年的《一树芬芳等你》中的诗篇。下面的论述主要围绕这部诗集中的作品进行，也会选取其它诗集中的佳作进行探讨。

(一)

正如诗人自己在《诗言诗语》中所述，“诗歌的隽永性是很重要的，一首诗能够耐读，富有无穷的韵味……”。《一树芬芳等你》就有很多这样的诗篇。这部诗集包含诗人30来岁所写的60余首诗歌，其中的一些哲理小诗看得出作者追求诗歌的隽永性，比如，《比拟》：

山

高

云比山高

云

山顶上筑山

诡谲幻变

山

沉默

终究是一座踏实

一座虚浮

诗歌借山与云的高矮与虚实之对比，肯定了踏实的真实的石“山”而否定了虚幻的云“山”，暗示出诗人追求做人和艺术的踏踏实实，不赞成像“云”那样虚浮飘渺，也昭示了做人和艺术之路的格调高低。

再如，《足迹》：

那是多情的种子

种在海滩

任大海

日夜轻吻、拥抱

而

失去了自己



诗歌在人所多见的平凡的海滩足迹中发现了人生的哲理，把足迹比作多情的种子，而这种子却种错了地方，只好在任大海轻吻拥抱后失去了自己，似有人在不适合的社会环境中生活会失去自我之警示意义。

又如，《鱼》：

贪婪着上岸

上岸时

却张着嘴巴

喊要回到大海

生命

主宰于大海

却

枯死在日光浴底下

诗歌描写鱼对岸的向往和后悔以及最后的死亡，似乎在警告某些人对一些虚幻和危险事物的追求，过度的贪婪会让他们离开自己生长的土壤，等他们明白过来要回去时已为时太晚，最后不幸死亡。

再如，《破布碎》：

零散之中

破碎不应该呻吟

只有破碎和破碎合在一起

才能拼成一幅美丽图案

一张温暖人心的热被

抓住人之常见的破碎做文章，从“破碎”的组合见出“美丽”，指出“只有破碎和破碎合在一起，才能拼出一幅美丽图案”，蕴含着辩证法的哲理，也隐隐现出人生命运、个人身份的变化与发展之意，似乎在劝慰人们不必为身份的低下或生活的不满意而失意彷徨，团结、合作就会改变自身命运。

同样的诗篇也见于诗集《大海与我》，其中的《砂、石、灰》这样写道：

合在一起时

高楼大厦可以建起

分开

你永远是你

我永远是我

他永远是他

诗歌借写砂、石、灰这些难以入诗的建筑材料来写团结合作的强大与分开的弱小，寓意深刻。

作者此类诗写得最好的应属《港口》与《藕》。试看其《港口》：

两岸

有一艘船

旅程

便不会遥远

长椅

有一盏灯

等待便不会寂寞

行李

有一手相牵

脚步

便不会沉重

挥手



有一声汽笛
海水便不会依依

该诗从船行两岸间、灯照长椅上、行李两手牵和汽笛挥手响的四个场景描写中，或实或虚地写出生活的许多温馨的画面乃至较高的人生境界，加之该诗又有很强的音乐性，颇有一唱三叹、余音绕梁之感，好诗！

又如这首《藕》：

一丝丝烦恼
湖里
发酵成一朵朵美丽展枝的
莲

该诗借藕写莲，从把藕须的一丝丝写成烦恼，到写出发酵后的莲的美丽，自然而巧妙，显出匠心。该诗意象美丽、诗韵悠远、蕴意隽永，诗味清雅，仿佛令人看到了莲花的美丽，闻到了莲的清香。依笔者判断，此诗当属秋山诗歌的上乘佳作。

(二)

真正的诗人都有一颗自然之子的赤诚之心，秋山也不例外，其诗歌中有不少咏歌自然之作，而且秋山写自然美景的诗歌特别动人。如《公园》组诗中的第一首写道：

湖

一面刚擦亮的镜子

鹅

照照倒影有多美丽

最顽皮是云

变成鹅的模样徘徊镜里

修饰

鹅

笑了

云也笑了

笑得镜子颠来覆去

诗歌把湖比作刚擦亮的镜子，在湖面游玩的鹅仿佛在照镜子，而天空中的云倒影在湖中，竟然变成了鹅的模样，最后，把鹅的动态想象成鹅“笑了”，云（作为倒影在湖中的鹅的模样）随着水波的荡漾而动自然也是“笑了”，而作为镜子的湖水的波动自然就成了笑得颠来覆去。全诗有动有静，动静结合，把湖、鹅、云的互动巧妙而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幅极生动而美丽的自然生态图画，而“笑”则给读者和世界带来的是温暖和美丽！

再比如该组诗的第五首：

如果青翠可以洗涤你的眼睛

就让你的眼睛停留在青翠里

捕捉

一只只爱跳的蚱蜢

飞来飞去的蜻蜓、蝴蝶

该诗将自然界的青翠之色写成可以洗涤人的眼睛的妙物，然后这眼睛就应该留在青翠里与蚱蜢、蜻蜓、蝴蝶在一起，飞来飞去，热爱大自然的童稚之心跃然纸上。

该组诗的第九首：

白鹭

独脚伫立水中央

鲤群

远远离去

岸上

青竹紧紧拥抱

掠过水面的清风

该诗写了白鹭、鲤群的一静一动，意境幽雅，最出诗意的是最后一句，写出青竹与清风之关系，犹如热恋中之情人，颇有古代诗论之“无人之境”的意味了，好。

再比如，《问》，通篇都是赞美自然界的各种小生命的，从太阳写起，依次写了小鸟、虫、花儿、蜜蜂、蚂蚁、蝴蝶乃至蓝天、雨水等，简直就是一个意趣盎然的童话世界。

同类作品还有《春景》等等。

另外，诗人还有直接描写孩童世界的诗，更是显示出诗人的一颗童心。比如诗集《大海与我》中的《七夕》等。

(三)

作为一个推崇现实主义的诗人，秋山的诗歌自然也有不少的关注现实，表现下层民众生活的草根诗篇，下面简要述之。

《锯工生涯》描写锯工的普通生活，最后“伐过空虚伐过 / 一声长长的 / 太 / 息 …… [那时锯工已经双鬓斑白]”，表达了对锯工辛劳的同情和关怀之情。

《牵夫》描写了一个牵夫的劳作，“出力拉、出汗拉、出血拉、出泪拉”，用自己的力量、汗水和血泪换来了每一家门口的灯笑。

而《农妇》一诗则描写了一位农妇的辛苦的生计：拖着佝偻身躯，拖着一身汗臭、尿熏，飘送一锅锅、一碟碟芬芳的菜肴 ……

诗集《大海与我》中的《盲丐》描写一位用木拐探路、用琴弦倾诉的盲丐，手拿破钵、衣衫褴褛向人乞求钱币，但在诗尾，诗人也给了他生活的希望：黑夜 / 默默期待着 / 小小星辰 / 亮起 ……，《胶工颂》描写了割胶工人的辛苦劳作，赞美了他们的奉献精神。

这些作品虽然写到了下层民众生活的艰辛，但诗人并没有将他们的未来写成一团漆黑。面对生活中的困顿和不如意，诗人一直是鼓励人们对未来抱有希望的，这在诗人的那首《在我们心中建一座旷野》中有充分的展示：

如果这世界有这么多的苦闷

不妨让我们一起寻找洗涤身心的溪流



忙忙碌碌紧张紧张的生活 不妨
听听喜鹊鸛鸛野猴呱呱鸣唤人的真音
穿梭蒲公英纷飞的平原绿野
让我们一起追捕轻盈美丽的方向
走在曲折凹凸荆棘满地的泥路
且随着草丛被惊吓的鸟儿鼓翼腾空
深深呼吸将所有郁闷送出阳关北道
轻轻松松将所有新鲜空气带进
心胸郁林
让温煦的阳光从山角点醒一片绿意
让多云的苍穹拂开爽朗的蓝
让我们在心中建一座旷野
高山流水唱出小桥人家艳阳的笑颜
灯火阑珊划出可人的鸡啼宏亮……



这首诗歌本身也表达了诗人自己对人生理想和美好生活的执着追求。

(四)

秋山还有一些涉及国际题材的诗篇，比如《孩子，别哭》描写塞尔维亚的孩子在战争中的命运，呼唤世界和平。另如诗集《大海与我》中的《印度旅迹》等。

秋山诗歌也包括一些游记和友情诗篇，比如诗集《海浪的掌声》以及《我在寻找一道光》中的不少诗篇都是诗人游历中国大陆名胜和致友人的记录。

比较来看，诗人的后两部诗集《海浪的掌声》和《我在寻找一道光》，虽然延续着诗人的写作传统和手法，但感觉其中的个别诗篇说教和应景的意味有了一些增长，诗味有了一些减少，这也许是由于时间的仓促和行程的紧迫所造成的。

从整体上说，秋山诗歌题材广泛、内涵丰富，显示出现实主义诗歌的精神特质，是马来西亚华文文学一个方面的代表。但我们在秋山已经出版的这四部诗集中，却没有读到比较优秀的爱情诗。对于一个真正的诗人来说，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我们权且寄希望于未来吧。

作者简介：谢新华，男，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副教授。



诗人王涛



王涛,原名郑进宽,1965年生于马来西亚霹雳州曼绒县邦咯岛。祖籍广东潮州普宁。出身渔人之家。中学时代学工读,随父在鱼寮学技修鱼网及海上捕鱼。1983年开始诗歌创作。1990年出版诗集《渔人的晚餐》,随后出版《只有浪知道我们相爱最深》(2000)、《醋溜白菜》(2003)、《王涛短诗选》中英对照(2003)及《再战大海》(2009)。

现为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会员、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永久会负,霹雳文艺研究会永久会员及曼绒县文友会创会人之一。

王涛的诗观

从现实生活中攫取的诗篇,是反映现实生活的面貌,然而,却又不可拘泥纷陈的事实,避免显得枯燥乏味,缺乏诗美,以及思想的提升。

恰当运用生活题材,浓缩精萃,灵巧的使用生活题材入诗,转化诗人的思想意识和感情层次,是考验诗作者的艺术审美层次。

诗言语的活力和意象选择,对于建构诗篇创作,是成就艺术技巧高低的重要关键。

在生活里,寻找到感动自己,而产生艺术创作的冲动之诗兴和诗意,寓意于诗。

在题材上加以扩展、扩张,深化艺术创作与思想境界,不重复已经使用的艺术技巧都是关乎自己的审美和艺术追求。

只有不断不满足的追求与探索,并且关心人类、地球、天地,才是身为诗人的精神活动力量的角力。诗心玲珑,诗篇才会如珠晶莹。

真正的诗人,是与社会息息相关,与时代共呼吸的。

在创作诗篇时,如何呼唤神来之笔,如何将社会思考和景仰,具诗美的融入诗篇里,让诗既有诗人的艺术个性,也具有社会知性的反映。诗不离群,诗就不会与社会,与人群脱节。诗的艺术感染力和社会功用,就有存在的意义和必要。

而既然是写华文诗,那我们东方诗学的特点就需要保存,并加以在现代诗的结构和语言运用上,古今合一,以追求达到诗创作的新高度,这是对诗人严峻的考验和深度的挑战。

除了重视和提升诗创作的艺术技巧,更重要的是,诗内容思想性的深度、高度和阔度,跨越种族性,地域性,诗人更应当关心的是全人类的福祉,超越狭隘的思维。

关注、重视以及从新认识、喜爱自己的乡土,发掘乡土题材,融入哲理诗思,我相信始终属于诗人的精神依归和诗歌写作的不渝题材。

伴海的人

黑暗的苍穹下
在长长的板桥尽头
望彼岸荧荧军灯
望港外点点渔火
望啊空中片片远航的流云
伴星子

守夜

马达低声吟叹
一只呗抛弃的破船
跪在泥淖上
哭泣

寒风、霜露
像冰厂打出来的冷气一样
凝固不了
我们炽热的心
振奋的理想

夜航

是浪就要喊醒波涛

是船必然破浪远航

宁静的港湾不是归宿

系索是思索方向的开始

夜露普降

夜雾迷漾

冷风里

浪在吼啸

——是咆哮现代的压迫么？

海洋黑暗最最深邃处

一盏篝火，缓缓踱来

堤岸沧桑的旅人

便继续追赶

那没有讯息没有踪迹的

跫音

海

你们怒抱一堆堆雪债

奋不顾身紧握双拳

平直拳向险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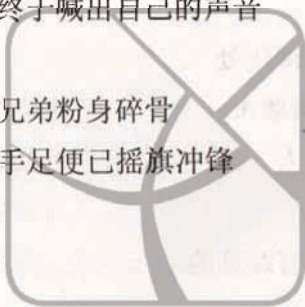
左斜拳向岩岸

喝！还我们一个公道



白天太阳东升
夜晚星星闪烁
你们已不能抑制翻滚的激愤
你们已无法禁锢逐日强烈涌动的思想
你们要咆哮 你们要咆哮
展示你们的英烈尊严
你们要吼啸 你们再不能不吼啸
抗议土地寸寸的侵略

你们将知道 呵 你们知道
当你们终于喊出自己的声音
纵使
前一排兄弟粉身碎骨
后一队手足便已摇旗冲锋



太阳之歌



下山之前
放射最后璀灿的
光芒

却见云
卖力遮遮蔽蔽
并且沾沾自喜
自己身边镀亮的
金光

笑红了脸
太阳悄悄地
归隐
苍茫大海

夜海·渔汛

明天闪耀的光芒是太阳的欢呼
荧亮的鳞光呢
啊，渔人，你们久候的眼眸
什么时候亮了？
漆黑的夜
夜海有跳跃的心
听！奔腾的血潮
搅冰机好久没痛快的狂叫
喊个够吧

（或者一次！）

这不是梦，不在梦中
冷刺刺地凉爽我们的期盼
鱼察板桥情愿被踩踏呗辗过
铲冰刀砍个过瘾
车轮子跑个喘呼呼
箩箩筐筐箱箱桶桶们吃个饱胀胀
磅秤量个准确
打钉机你可要咬个牢牢快快

海上电话急跳跳

马来载鱼工友，你们

还不快快到来

船啊，你与大海靠的那么近

贴大海的心

你啊你听到什么？

在寂寞的鱼寮尾端

今夜

我眺望南北门口

海峡上

远远隐没的渔火……

折 桅

亢奋的时间爽了

昂着雄赳赳的桅

船

翘着坚挺的阳具

网

鼓涨涨

隆起

渔妇的三胞胎

高高举起

与太阳的深度



与海洋的阔度
茫茫的海洋上
茫茫的天空上

我们逮捕游动
吊起狂野 呼叫
竖起了梦想 希望
拉着未知 青春

竟颓废下来
那刚阳的，哎哎
快快的换一支
更快的沮丧下来
嗨！我们的海明威兄弟号
这趟出海
你
干吗啦？



黑压压的海
黑压压的船
黑压压的心
折返
浪是愤怒的
你瞧板上拳头的硬度

王涛诗歌：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 融合的生命本体的美学探索与坚守

姜 言 博

由于长期偏居一隅，我对于东南亚华文文学写作尤其是华文诗歌写作了解不多。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曾经与港台和东南亚的一些诗人做过交流，但也不多，后来因为懈怠等原因渐渐失去联系。然而，作为华文文学写作者和阅读者，我对以华文写作的作家和诗人始终有一种无法割舍的亲情。尤其是东南亚华文文学工作者，他们在非母语国度坚持母语文学写作，是非常值得尊重的。读《王涛诗选》，这种感受愈加深刻。毫无疑问，王涛是当今马来西亚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最有才华也最有个性的诗人之一。王涛的诗歌具有非常明显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理想主义以及生命本体融合的美学追求，这也是当代优秀诗人（包括外国优秀诗人甚至包括华文文学写作者和外国文学写作者）共同的智慧追求，北岛、顾城、舒婷等人无一不具有这样的美学追求。譬如舒婷的

《致橡树》一诗，爱情被升华为一种经思想启象而觉醒的崭新的理想主义。而她在《神女峰》一诗中这样写道：“与其在悬崖上展览千年 / 不如在爱人肩头痛苦一晚。”这里的爱情已被舒婷现实化了，具有了一种比理想主义更真切的生命价值，也更具有了个体主义精神色彩的现实主义思想品格。

阅读王涛的诗歌，我们会有类似于舒婷诗歌给予我们的既有理想主义诱惑又有现实主义追求的审美冲动。在《王涛诗选》里，我们可以接受到大信息量的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融合的美学传达。《天使鸟》一诗中，诗人通过现实主义存在的“天使鸟”和“森林”，表达了自己心灵上对理想主义的向往和追求：“是哪个从森林里飞出来的天使 / 在清晨清脆报晓 / 在我忧郁的心境殷勤欢啼 / 你唱着歌，吟唱着森林的美丽 / 生命就像昨夜扑过大山的风 / 折断的大树，挪开一个空间 / 很快地，另一棵树 / 又拔地高长”。我向来主张，一个有理想主义思想的人应该是一个能承受痛苦的人，因为有目标，因为有追求，所以才有痛苦相生相伴。当然我不否认追求过程中会有一时的快乐，但这种快乐一旦与理想相遇就会显得无足轻重。王涛或许也有过快乐，但他的理想（譬如诗歌）却一直引导着他走向痛苦。

阅读《王涛诗选》不难看出，王涛的现实主义思想与他的理想主义已经成为他的诗歌中相互支持也相互对立的矛盾体，成为他诗歌写作的一个独有的基石，这是王涛诗歌美学的灵魂所在。诗中，我们看到：“黑暗的苍穹下 / 在长长的板桥尽头 / 望彼岸荧荧军灯 / 望港外点点渔火 / 望响空中片片远航的流云 / 伴星子 / 守夜 / 马达低声吟叹 / 一只呗抛弃的破船 / 跪在泥淖上 / 哭泣 / 寒风、霜露 / 像冰厂

打出来的冷气一样 / 凝固不了 / 我们炽热的心 / 振奋的理想。”（《伴海的人》）现实中的无奈，打破了王涛理想中的“点点渔火”，让王涛在“黑暗的苍穹下”感到孤独和无助。由此我们相信，这不是马达“低声吟叹”，而是伴海人的“低声吟叹”，更是王涛本人的“哭泣”。或许基于这样的生活因素，反而激起了王涛对生活、对生命本身更加无畏的爱恋和勇敢：“是浪就要喊醒波涛 / 是船就要破浪远航 / 宁静的港湾不是归宿 / 系索是思索方向的开始 / 夜露普降 / 夜雾迷漾 / 冷风里 / 浪在吼啸——是咆哮现代的压迫吗？/ 海洋黑暗最最深邃处 / 一盏篝火，缓缓踱来 / 堤岸沧桑的旅人 / 便继续追赶 / 那没有讯息没有踪迹的 / 跫音。”（《夜航》）

王涛的现实主义思想与理想主义融合的美学追求在其诗歌中的重要特征还有，他将大海视为与自己相生相伴的独有的个人世界。在他的诗歌意识里，大海在本质上已经与其个人融入一体，既有慈祥的“母性”，也有坚强的“雄性”。在《王涛诗选》中，我们常常感悟到王涛心中大海的多姿多彩。譬如：“……船呀 / 你与大海靠得那么近 / 贴近大海的心 / 你啊你听到什么？ / 在寂寞的鱼寮尾端 / 今夜 / 我眺望南北门口 / 海峡上 / 远远隐没的渔火……”（《夜海渔讯》）。而在《折桅》一诗中，王涛又给我们一个别样的大海：“……高高举起 / 与太阳的深度 / 与海洋的阔度……黑压压的海 / 黑压压的船 / 黑压压的心 / 折返 / 浪是愤怒的 / 你瞧板上拳头的硬度。”可以说，大海已经成为王涛诗歌永恒的美学根源地，也是王涛诗歌地理的主要坐标，从而建立起王涛的诗歌谱系，形成王涛独有的诗歌美学。

一般说来，人类的物质生活即使并不窘迫，但人类高尚

的精神追求仍会让人类产生一种被压抑和被压迫的感觉。心理学界早已形成这样的共识：当思想追求的高度远远超越生活本身时，人类就会本能地感受到压抑和压迫。只是现实生活中有这样感受的人大多表现出无奈，而诗人作为精神的创造和追求者，往往具有比一般人更大的思想力量和对精神境界更高的要求。于是，诗人便用诗来表达对生活更高的追求和向往，而且往往带有浪漫的理想主义色彩，当然还有诗人的不屈服及反抗精神。“你们怒抱一堆堆雪债 / 奋不顾身握紧双拳 / 平直拳向险滩 / 左斜拳向岩岸 / 喝！还我们一个公道 / 白天太阳东升 / 夜晚星星闪烁 / 你们已不能抑制翻滚的激愤 / 你们已无法禁锢逐日强烈涌动的思想 / 你们要咆哮 / 你们要咆哮 / 展示你们的英烈尊严 / 你们要吼啸 / 你们再不能不吼啸 / 抗议土地寸寸的侵略 / 你们将知道 / 呵 / 你们知道 / 当你们终于喊出自己的声音 / 纵使 / 前一排兄弟粉身碎骨 / 后一队手足便已摇旗冲锋。”（《海》）

诗歌美学包括一切文学艺术门类美学体系的建立，是人类从物质世界千变万化的形态中的与之相适应的也相映成辉的精神领域和思想体系的建立。在这个领域和体系里，大海给予人类的启迪、比较、感悟应该比物质世界中任何一种实物都更具有力量。作为大海之子，作为与海相伴的诗人，王涛的诗歌对大海自然有着更深邃的认知。在写大海和与大海的交流中，王涛的诗明显地表露着对大海特殊的情感，既有个体的生命体验，也有对世界万物生命本质的探索。在《再战大海》中，诗人呐喊道：“……来吧风 / 来吧雨 / 来吧躲藏的海魔 / 回来了 / 再向你挑战 / ……我开拓 / 我历险 / 我折损 / 累累 / 但我 / 未死 / 我活着 / 硬是要给你看



/看我 / 如何迎接汪洋 / 劈开那诡谲莫测的浪妖……嘿 / 再战大海 / 我将归来 / 天更寥廓 / 海更湛蓝 / 看我的魂魄铿锵呐喊 / 夕阳下星光里劈浪向前 / 笑迎艰险 / 因为我从来不死 / 蓝天陪我同在 / 海燕与我并肩 / 因为我从来不死 / 涛声如号角呼唤 / 再战大海 / 我将归来 / 归来。”诗中字里行间传达着诗人对于个体的生命体验,既有生命个体的艰难,也有生命个体的不屈和勇敢。而诗人在《太阳之歌》一诗中对生命本质的探索,似乎比个体的生命体验更具有生命本体的意义:“下山之前 / 放射最后璀璨的 / 光芒 / ……笑红了脸 / 太阳悄悄地 / 归隐 / 苍茫大海。”明里写太阳,其实骨子里时时讴歌着大海。曾几何时,高贵的太阳得到了多少人的崇敬,那些热烈的光芒又让多少人感受到温暖和幸福。而王涛却看到,再高贵再热烈的太阳终究要“归隐 / 苍茫大海”,这是太阳不可抗拒的归宿,也表达出王涛心目中大海的宽广与深厚,表达出王涛诗歌的生命本体意识和现实主义倾向。



王涛诗歌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的生命本体意识除了以大海为主题传达外,在其它题材上也有着广泛的传达。在《昙花》一诗中,诗人写道:“如雪般安静在岁月的黑暗深处 / 不动声声色 / 悄悄 / 不惊醒早寐的人 / 悠悠芬芳 / 像是谁留恋的梦 / 寻觅于灯栖息的角落 / 如同白鸽的羽翼 / 尽情飞翔 / 又仿佛霸王持剑 / 愤慨出鞘 / 刺向黑丛间隐约的寂寞 / 在流光的凋谢中我平静的等待 / 瞬间——白雪已降落 / 刚刚明白的一些冷哲理 / 生命便要硬结束吗 / 我的灵魂 / 逆风飘去 / 深爱过了一——那是永恒 / 回味在最浓郁的夜色里 / 而我知道此刻 / 你就要惊醒 / 惊叹在我安

憩的微笑中……”可以说，王涛所有的诗歌作品，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融合的光芒在时刻闪耀着。同样，其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融合的生命本体意识也时刻与之相伴。这一点，似乎《火鸠鸟》一诗表达的最为显现：“生命需要热度吧 / 热情的生命孵育出 / 火一样燃晓的声音 / 火鸠鸟 / 你火一样的鸣叫 / 是告诉太阳你的个性 / 你的理想？ / 你日日 / 你夜夜 / 窝孵在百香果藤架上 / 那么耐心 / 如圣人入定 / 坚持着生命的责任 / 你知道你的歌不会消亡 / 然而你终将逝去 / 如同多少热闹的呼号 / 黑暗到黎明 / 思索如风 / 越过生命最深沉的孤寂 / 明白了沉默的力量 / 你就会飞翔 / 穿梭在风的线条里 / 火辣的说出生命的真谛 / 而你的羽毛已经腐化 / 在这块阴暗的土地上 / 依旧你的歌 / 你飞扑的雄姿 / 在晨昏飘扬 / 燃烧赤道的严寒”。

生命是诗人思考和探求的一个永恒的主题，也是诗人的诗歌美学追求的一个本质目标，是诗人整个诗歌写作的终极目的地。然而，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不同的诗人有不同的思考方式，有的来自于直接的个体的生命体验，这是现实主义的重要特征。有的来自于间接的哲学的生命体验，这是理想主义的一种特征。而王涛对于生命意义的思考则是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兼而有之。譬如《赤水行脚之二》：“我行在赤水山崖道上 / 而一转身 / 又见一个乡镇 / 一个茂盛的城市 / 妇女夹起面条 / 喂饱的孩子 / 笑脸 / 如春天的菜花 / 清明雨刚刚飘落 / 家坟幡旗飘扬 / 还乡的人儿 / 脚步踏响深巷 / 一只小黄狗匆匆一溜 / 不慎便窜起画家的留白里”。再譬如《河说》：“你愿我是大海 / 在风暴中翻腾 / 吼啸 / 展现权威与力量…… 我知道我正流向大海 / 但我绝不是大海

／我向往／我爱／山林的翠绿与宁静／鱼儿的喋喋……”

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认为，王涛的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融合的生命意义的美学追求，已经构成了王涛的独特的诗美世界。

作者简介：姜言博，男，平度市作家协会主席，青岛市作家协会理事。



诗人吴岸

吴岸，原名丘立基，1937年生于砂劳越古晋。15岁开始诗歌创作，创作生涯已逾半个世纪，仍耕耘不辍，为马来西亚华裔作家坚持写作最久作家之一。处女诗集《盾上的诗篇》于1962年在香港出版，被誉为“拉让江畔诗人”。1966年因参加砂劳越独立运动，入狱达十年，出狱后继续文学创作，已出版多部诗集。其文学成就受国内外学术界肯定。1995年获马来西亚华文作家协会颁“峥嵘岁月”奖，同年获砂劳越政府颁文学奖。2000年获马来西亚华文文学学奖。1998年与1999年，北京中国海外交流协会与《诗探索》杂志社及马来西亚华校董联会曾分别举办吴岸作品学术研讨会。2009年获第十二届国际诗人笔会颁“中国当代诗魂金奖”，为海外首位获此奖项之诗人。



吴岸的诗观

我觉得诗是一种非常自我的个人体验，但它又同时能传达给别人，能感动别人。有自我才有个人独特的性格和风格。真挚是感人的唯一因素，虚假只能制造哗众取宠的效果。

但诗也是诗人忘我的一种投入。它是属于社会的、人群的、历史的、世界的和宇宙的。它只是一介尘埃。它是受了时空的约制的。没有这点自觉，诗人便会陷入自大。自大必然表现虚假。

愈是在诗中显现伟大者，其人格必定渺小。你不可能社会的代表，人群的代表，你只能是社会人群的一分子。自以为是人群社会的代表者一般都是自大的虚伪者。

真挚的感情，一滴朝露也令人感动；硬把自己扮演成大海，也难使人感动。

我不断地在生活的真实感受与艺术表达形式的矛盾困惑中，在传统与现代意识的冲突中，寻找诗人的方位。

我认为诗没有固定的形式，它随内容而变化。没有丰富的生活内容而寻求形式的多变，是徒然的，那只能是一种外表的涂饰与化妆而已。

每首诗都要求是艺术的完美的创造，它必须给人一种如在杂技表演者在高叠的椅子上空达到平衡的惊险的美感。

自我、谦卑、真挚、善良与美，是诗的生命，其真挚性与独特性，则是诗艺术永恒性的主要构成因素。

墙

又见马当山的秀美
听见山泉泻落涧谷的潺潺

又见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梦那”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楼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霞的倒影

最灿烂的依旧是丹绒罗班的晚霞
别时依依
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

我和佳人有约
约在青山
约在翠谷
约在江河湖海边
我要去
我要去
我伸手

触到的

依旧是厚而冰冷的墙……

瀑的话

如果不是来自山林

我哪会如此冰清

如果没有岩石阻拦

我哪会这样奔放

如果不敢飞跃悬崖绝壁

我哪会有如此磅礴的生命

后园小景

毛丹满树红

毛丹树下遍地红

缤缤艳艳

画意浓

毛丹丛里有村童

毛丹丛下有村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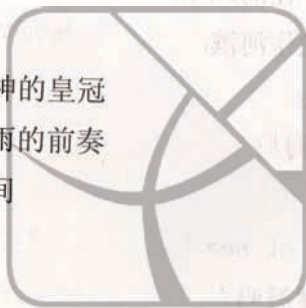
摘摘吃吃

微雨中

.....

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绝谷
岿然以亿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
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
日日夜夜夜
在洁白的子宫里
孕育着稀世的醇膏

披上盔甲
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
悠然降临人间



海之唇

滔滔砂河水
奔流到这里 回转成
一个悠闲港湾
听流水低吟
舳板轻荡

而这里曾是
茫茫南海上

漂流者的海市蜃楼
三千里惊涛骇浪后
落脚喘息的
彼岸

那时荒滩野渡
荆榛满目
如今火树银花
游人如鲫
人们漫步在清风里
他们叫我作河滨
我原来是
海唇
什么？
the rip of sea !
海也有嘴唇吗？
他们永远不明白
不明白我们的祖先
漂洋过海
开辟新天地的
浪漫主义情怀 ……

重建家园

我要用蛙声

重建我的家园

他们以铲土机和钢筋水泥

用摩天楼和电讯塔

汽车和不停嘶鸣的警报

毁了我的家园

我要以亚答屋和菜园

以小溪和芦苇的协奏

晨鸟的合唱

炊烟里母亲的呼唤

和夜来香的芬芳

重建我的家园

在雨后的星空下

听取蛙声一片……



吴岸诗歌中的原乡再现

马春花

—

“砂劳越是个美丽的盾 / 斜斜挂在赤道上 / 年青的诗人，
请问 / 你要在盾上写下什么诗篇？”这是吴岸第一部诗集
《盾上的诗篇》中的主题诗，年轻的诗人以自问自答的形式
确立了自己诗歌创作的主旨，“让人们在你的诗句中 / 听见
拉让江的激流声 / 听见它在高山、平原和海洋 / 所发出的各
种美妙的语言。”书写砂劳越、歌咏拉让江，赞美生养他的土
地，刻写土地上歌哭生聚的各族人民，是受艾青、苏联诗歌及
西方浪漫主义诗歌影响的诗人的起点，亦是其半个多世纪诗
歌创作的自觉追求。

吴岸，原名邱立基，祖籍广东澄海，1937 年生于砂劳越
古晋。19 世纪末，其祖丘英记飘洋过海，来到婆罗洲热带雨
林，开垦砂劳越荒凉的土地。1921 年，其父丘士勋也来到砂
劳越，开信庄、办杂货铺。大姐少女时才随家人由南中国来
砂劳越（《石榴的故事》），二哥 1950 年代回中国发展（《星
遇》）。从血缘亲祖上，按理说，吴岸更有理由书写他们这一

辈海外华裔撕扯不断的中国记忆与乡愁，就像菲华诗人月曲了，终其一生，书写的是对故国 / 乡土热烈的相思与虚妄微茫的乡愁。吴岸不同，他的原乡不在缥缈的远方中国，而在其出生的地方。

对月曲了样的身在都市的华裔现代派诗人来说，对古老乡土中国的乡愁，除了身份认同，还可以使他们从紧张与焦虑的都市日常生活回到内心的精神世界。而对吴岸等砂华作家来说，砂劳越本身就可以承载这个功能。砂华文学的创作谱系在整个马华文学中，自成体系，对砂劳越本土精神的建构，是砂华文学的传统。这既与砂劳越的历史政治有关，又与其独特的自然景观有关。砂劳越位于北婆罗洲的西北方，地处僻远，开发度有限，那里，古老的热带雨林至今仍覆盖着很大的面积，丰富的物种和原住民文化，造就了珍贵的丛林经验。吴岸诗歌创作伊始，就将砂劳越认作为自己的故乡与祖国，而不是华裔乡愁诗中的异乡与天涯。“我的祖国也在向我呼唤 / 她在我脚下，不在彼岸”，（《祖国》）“那里有我的族人 / 他们衣衫褴褛 / 在森林里到处流浪 / 到处听见伐木的声响”。（《摩鹿山》）正是出于这种认同^①，诗人为了砂劳越的独立而在监狱里度过了十年青春时光。出狱后至现在，书写的依然还是砂劳越，是其独特的自然与地理景观及其体现出的精神气质，并在诗歌中建构起一个独特的原乡图景。

^①现实政治的认同，并不影响诗人对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问题，在《南中国海》中，诗人曾对马华族自己文化渊源的历史记忆做了解说：“我们在这里落土，又在这里生根 / 我们餐的是椰风，宿的是蕉雨 / 炎阳天下烤黑了皮肤，但血仍然是血 / 说：我们是儿女，土地是母亲 / 你的北方的大陆是我们的父亲……”。

吴岸的诗，具有鲜明的地域特点，色彩浓丽、汁液饱满、热情奔放、生气勃勃，就像热带雨林的物种。谢冕感叹，“这是一些产生在热带的诗”^①。在吴岸的笔下，砂劳越地区热带雨林独具的自然魅力，一一展示在我们的眼前：成片的橡胶林和胡椒园、奔腾湍流的拉让江、高大挺拔的达邦树、危立绝谷的榴莲、顶天立地迎接狂风暴雨的椰林、“栖息在丛林高山上”的犀鸟、清香芬芳的班兰叶、默默点缀荒野的含羞草、寒风中裸露着嫣红的笑的金马仑高原的花……吴岸正是用诗歌，诉说着砂劳越地区大自然庄严的景色，揭示了它壮丽妖娆的美：

又见马当山的秀美
听见山泉泻落涧谷的潺潺

又见鲁巴河的浩瀚
远处有“梦那”似闷雷滚过天庭

拉让江依然澎湃
清澈的如楼河滩
流淌着浣衣妇和朝霞的倒影

最灿烂的依旧是丹绒罗班的晚霞

^①谢冕：《砂劳越诗情——读吴岸》，《华文文学》1998年第3期。

别时依依

留下彻夜轰鸣的潮声

.....

——《墙》

秀美的山、潺潺的泉、浩瀚的河、澎湃的江、闷雷的潮汐、灿烂的朝霞与晚霞、还有那浣衣妇，组成一幅艳丽的画卷。诗写于1976年，其时，诗人还在集中营中，“灯残 / 墙高 / 门深锁”，是壮丽妖娆的砂劳越“夜夜入梦来”，给诗人以慰安与温暖，诗中对山川、河流、地点名称的强调，营造了家乡的感觉，表明诗人对自己献身的这片土地无尽的爱。

吴岸诗歌中的自然美，往往超越了人的现实感受。它强调的是对一个地方风物的心灵体验，而不是对它的理性理解。在诗人与地理之间，充满了感染力和激情的关系。诗中砂劳越的景观，也是诗人精神气质的表现载体。“如果不是来自山林 / 我哪会如此冰清 // 如果没有岩石阻拦 / 我哪会这样奔放 // 如果不敢飞跃悬崖绝壁 / 我哪会有如此磅礴的生命”。（《瀑的话》）

诗人喜欢写汹涌的波浪与飞泻的瀑布，这既是砂劳越独特的自然景观的孕育，也是诗人激情活力与生命强力的显现。激流与瀑布外，诗人也喜欢书写热带雨林那些能让人产生崇高感的高大植物。且看这首《榴莲赋》：而它却兀自巍立危山绝谷 / 俨然以亿万年风雨炼就的雄姿 / 任蝙蝠蔽天鼠蛇漫野 / 日日夜夜夜 / 在洁白的子宫里 / 孕育着稀世的醇膏 // 披上盔甲 / 戴上自由女神的皇冠 / 伴着八月骤雨的前奏 / 悠然降临人间。在此，诗人将树的品质人格化，通过

对比，实际上礼赞了一种身处险境、不屈不挠的生命意志和自由精神，这种强力的生命意志在艰难困厄的历练中愈加鲜明，这里，无疑寄托了诗人坚强地化解人生苦难，并臻达澄澈乐观境界的豪情。

在突出自然景观的崇高与庄严感之外，诗人也喜欢突出其鲜明的本土性及其与文化的关联。像达邦树，是达雅族人传说中的神树；犀鸟，是伊班族传说中的神鸟；椰林，更是热带的标志景观。《榴莲赋》中的榴莲，它的奇臭无比或者说芳香撩人，还关涉到三保太监的恶作剧，这一戏谑的传说是本土华人对故国的一种文化想象，可以维系本土华人集体的文化认同。吴岸诗歌中的热带本土植物意象，往往具有这种文化认同的功能。《搬家》和《粽子赋》中的班兰叶，是南洋常见的植物，其叶长而宽，味道芳香，可以包裹糕点，亦可替代苇叶用来包粽子，色香味更甚于竹叶粽。品尝着这样的粽子，诗人恍兮惚兮，不知今夕何夕、此岸彼岸？“悠悠江影里 / 离离芦苇 / 冉冉班兰 / 却不知那倒影儿 / 此刻是在双溪砂劳越里 / 还是在汨罗江上？”不过，诗人的自问并不导向对故国的乡愁，反而在一种双重凝视和双重文化认同中，达至本土 / 新家的认同。就像《搬家》中老祖母身体力行的，“孙儿 / 把这叶子带到新家 / 种在后园里 / 每年端午节 / 留着包粽子”。

吴岸诗歌中的热带自然景观，就其表现方式来说，并非旅者的猎奇与观看，他善于在砂劳越地理图景的书写中构造家或故乡的感觉，不管这景观是与三保和粽子有关联的榴莲和班兰，是与达雅族和伊班族有关的达邦树与犀鸟，还是对砂劳越境内的江河、瀑布、泉水、山脉、城镇名称的如数家

珍。吴岸以写家的感觉来写砂劳越,就像这帧《后园小景》所透露出的生活气息:“毛丹满树红 / 毛丹树下遍地红 / 缤缤艳艳 / 画意浓 // 毛丹丛里有村童 / 毛丹丛下有村童 / 摘吃吃 / 微雨中”。一幅多么生动艳丽而又多么家常朴实的儿童吃毛丹的写意图啊!也许,只有心在此地的人才能有如此自然亲切的眼光。

三

于自然景观的书写中建构起一个与诗人精神气质相合的原乡图景外,对砂劳越地理景观的书写,也是诗人建构其原乡图景的重要关节。关于地理景观,文化地理学家认为,地理景观是不同的民族与自己的文化相一致的实践活动的产物;我们不能把地理景观仅仅看作物质地貌,而应该把它当作可解读的“文本”,它们能告诉居民和读者有关某个民族的故事,他们的观念信仰和民族特征;所以,地理景观是一个价值观念的象征系统,而社会就是构建在这个价值观念之上的。^①透过吴岸笔下砂劳越的地理景观,我们可以感受砂劳越的精神文化实质,也可以看出一个新的“想象共同体”的生成。《美哉古晋》是诗人构建其精神原乡的主要体现。

《美哉古晋》共有诗作 17 首,以想象“古晋”这一古雅音准译名的由来始,以重建被现代性侵蚀的颓败家园终,其间详尽描述了古晋这个华人聚居之地的街巷、墓园、寺庙、店铺、商埠、市集、茶室、公园、赛会等的由来及曾经的盛况。每

^① [英] 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年,第 34-41 页。

首诗尾，皆有散文说明，或补充史实，或叙说历史传说，或添加个人记忆。诗题，大都关涉古晋某个真实确切的地点。这样，透过空间地点的罗列与历史时间 / 事件的呈现的结合，吴岸将古晋的风景视角与时代演变的状态结合起来，最后形成的是关于古晋及南洋华人记忆的史诗书写。且看这首《海之唇》：

滔滔砂河水

奔流到这里 回转成

一个悠闲港湾

听流水低吟

舢板轻荡

而这里曾是

茫茫南海上

漂流者的海市蜃楼

三千里惊涛骇浪后

落脚喘息的

彼岸

那时荒滩野渡

荆榛满目

如今火树银花

游人如鲫

人们漫步在清风里

他们叫我作河滨

我原来是

海唇

诗人以第一人称拟人手法写古晋一条叫海唇街的道路，写它的过去、现在及其在早期南洋华人移民心中的地位。通过今与昔、荒凉与繁华的对比，凸显华人祖先对古晋发展的历史功绩。诗后注中，诗人写道：“在南阳许多华人移民早期登陆的市镇，都常有一条取名海唇街的道路”，通过这个特意的说明，诗人笔下这条古晋的海唇街，就具有了普遍意义，它见证的是南洋华人移民的历史，而这俏皮的“海之唇”的命名，又反映了“祖先飘洋过海，开辟新天地的浪漫主义情怀”。对古晋海唇街这一地理景观的意义诠释，既是诗人浪漫主义情怀、乐观主义精神以及战胜一切的生命意志的精神气质的无意流露，也是其民族精神及新的文化“想象共同体”的有意建构。与近来年轻诗人像陈大为等的南洋史诗书写不同，吴岸并不着意呈现华人南移过程中的辛酸血泪以及他们寄身马来西亚“残余大历史”的无名焦虑，吴岸关注的是他们如何创造了新的历史，如何重建了新的家园，如何认同于脚下的这片土地。^①《美哉古晋》外，《榴莲赋》中的《捡门记》、《小瓷盘》、《古瓮》、《铜鲤灯》、《阳春台》、《碧湖》等篇章，也透过出土的古物、庙台的小吃、反殖见证的碧湖等充实、丰富了砂劳越华族的历史与文化。

书写了砂劳越华族地理文化景观外，吴岸同时也书写了

^①诗人早期诗作《南中国海》，虽然有关于南洋华人的辛酸经历，但侧重点不在身份认同的无奈，而在生活的艰辛，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胼手胝足的劳动，改变了脚下的这片土地。所以，吴岸诗中认同于土地的“我们”一代是“背负着历史的重担”，是处于历史之中、准备为其献身的青年，而不是在夹缝里挣扎的“不需要人士”。

砂劳越的原住民文化。砂劳越约有三十个原住民族群，人口数六十万的伊班族是当中规模最大的一支，约占砂劳越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伊班族本身没有文字记录，对原住民文化特质的书写是砂华文学的重要特点。对原住民文化尤其是伊班族文化地理景观的描述，也是吴岸原乡图景建构的另一个重要分支。《长屋之旅》写诗人应伊班族好友之邀，访问其家乡长屋。长屋是伊班族的一个大型生活起居建筑，形同一个完整的小区，甚至是伊班人世界的缩影。原始的赤道雨林隔离了现代都市与长屋，因此创造出一个封闭的原住民文化空间。诗人在伊班族人的带领下，经过乱石激流终于来到长屋。《饮杜阿》写长屋内待客的饮酒场面，写男人粗大张开的脚趾和满刺图腾的手臂，写女人被槟榔染红的闪闪发光的牙齿，写夜间以鸡啼来判断时辰的习惯，写他们的爽朗、粗犷与热情；《迎宾》写其迎宾仪式，穿起艳丽围巾的姑娘捧着酒杯，批着威武兽袍、戴着高贵羽冠、佩着祖传宝刀的男人，把长矛戳穿小猪的喉咙；《Ngajat》写达雅节日上的一种传统的武士舞，由身著战袍的武士表演战争或狩猎的动作，伴以铿锵的铜乐器；《赛鼓》写其节日赛鼓，《天猛公之筵》写最高酋长待客场面，用唐朝的酒樽、宋朝的瓷盘、清朝的大花碗盛以具有浓烈原住民色彩的饭食，实际上也暗指了各民族文化的融合。但是这个由华族和原住民共同建构起来的砂劳越文化地理的乌托邦景观，这个寄予着诗人精神慰藉的原乡，在现实环境的冲击下，会不会土崩瓦解？这是诗人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其实,在《美哉古晋》中,诗人也提到很多文化地理景观尤其是出生之地合记园已改作他用,不复存在。此外,《流蚀之后》写一沿海小镇实文然在河水的侵蚀下,荡然无存。《浮木》写拉让江上游的高原,因滥伐雨林,一场豪雨,导致土崩滑坡,山泥倾入拉让江,上游常年积累的浮木,漂流而下,布满江面,江中生态死亡。《哀白鹭》中独立高压电柱俯瞰车流汹涌的公路的孤独的白鹭,何尝不是失去精神家园的诗人的自比?因此,透过文字已经建构起砂劳越原乡图景的诗人,需要在文字中更是在现实中再次重建被现代化侵蚀的颓败家园:我要用蛙声/重建我的家园//他们以铲土机和钢骨水泥/用摩天楼和电讯塔/汽车和不停嘶鸣的警报/毁了我的家园//我要以亚答屋和菜园/以小溪和芦苇的协奏/晨鸟的合唱/炊烟里母亲的呼唤/和夜来香的芬芳/重建我的家园//在雨后的星空下/听取蛙声一片……(《重建家园》)。可以说,不屈不挠地建构一个精神与现实的原乡,既是诗人的宿命,也是诗人自觉的承担。

作者简介:马春花,女,文学博士,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诗人心受

心受,原名洪美琴,女,汉族,国籍菲律宾,1973年出生于菲律宾首都马尼拉,后移居菲律宾南部,中学毕业于菲律宾怡朗市华商中学,大学毕业于怡朗市University of San Augustin,获商科会计学学士衔;1992至1998年在母校华商中学任教,现从商,兼任菲律宾新潮文艺社网络主编、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理事。作品多为小诗、散文与小说,散见于华文报刊;作品收录于《新潮选集1-2-3-4》、《东南亚诗刊1-2-3-4-5-6-7》等,主要著作有电子书《我的青春房客》等。



心受的诗观

我不懂诗,从头到尾,从开始写东西到现在,从现在直至以后,也许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点,我都不一定能读懂诗,但是我依然写着别人称之为诗的诗。

所以,如果你不把我的诗当诗的话,也没关系,因为我一直觉得我是在记录而不是在书写,这有差别吗? 有的,前者是我心里的声音,我记录着,后者是技巧,用心思去创作的。

树

树，

你是个爱美的小伙子。

春天，你穿上了嫩绿的上衣

夏天，你换上了深绿的短袖

秋天，你披上了金色的缕衣

冬天，你加上了白色的棉袄

树，

你一年四季都在穿新衣。



无 题

脚步走得太过匆忙

影子在路上跌跌撞撞

小鸟追风而去，

树叶伤心地落泪。

能不能

把脚步埋进泥土

然后
再把影子放飞？

想 吃

我想把椅子吃进肚子里
我想把桌子吃进肚子里
还有那高山与大海

也一拼吞进肚里
但是 我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
它们能吃吗？

于是——
世界将我吃进了肚子里

古老的故事

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古老的城市住着一群古老的人，
古老的人说着古老的话。

有一天，
来了一群新潮的人，

新潮的人带来了新潮的话。

古老的人听不懂新潮人的话，
新潮人不愿意接受古老人的教化，
老年人和新潮人吵起了架。

某人请来了中古人要劝架，
中古人说新潮人不象话，
又说老年人食古不化。

这下气走了新潮人不算话，
气死了老年人无法回话，
剩下中古人站在原地笑哈哈！



绿叶与落叶

信手摘了一片绿叶
使其青春能植入书中
绿叶说：“你好残忍，
你怎能危害尚有气息的生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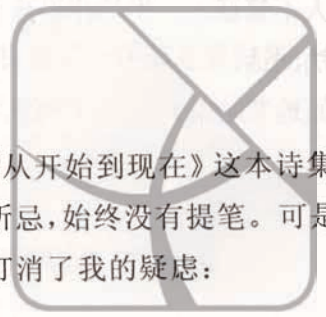
随意踩了一下落叶
令其深深地埋入土中
落叶说：“谢谢你，
你让我可以入土为安。”



心灵的记录者

——菲律宾华文诗人心受诗歌读后感

潘文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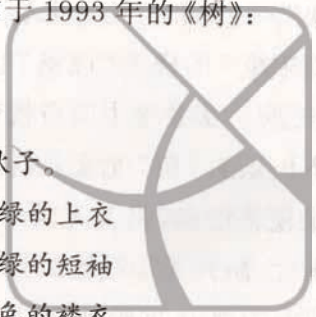
初读《从开始到现在》这本诗集，我便想要说点什么；但因为心有所忌，始终没有提笔。可是，作者《后记》中的一段话却最终打消了我的疑虑：

我不懂诗，从头到尾，从开始到现在，从现在直至以后，也许一直到我生命的终点。

这是菲律宾籍华文诗人心受（1973-）女士在她的诗集《从开始到现在》的《后记》中说的。读完这个《后记》，我这个一直喜欢诗但却从不敢说“懂诗”、更不敢评诗的人不由心下释然了：一位写过这么多诗的诗人都说自己“不懂诗”，不懂诗的我来就她的诗歌说上两句应该不算冒犯吧？心受女士对待诗歌的态度还彻底打消了我的另一个疑虑：中国的

文学评论历来讲究“知人论世”，怎么可以贸然评论一位既不熟悉其生活国度、也不了解其生活经历的诗人的作品呢？心受女士说，她的诗“是在记录而不是在书写”，记录的是她“心里的声音”^①。既然诗歌是诗人对“心里的声音”的“记录”，那么，我完全可以从中知道心受其人其世，完全可以不评论、只“记录”，忠实地“记录”下阅读心受女士“心里的声音”后我“心里的声音”！

心受的诗歌，最触动我心的是她自始至终所保有的那种孩童般稚嫩而纯真的思维。在这种思维影响下，她的许多作品中充满小孩子般的奇思妙想，让我不能不产生一种找回童年记忆的冲动。如这首作于1993年的《树》：



树，
你是个爱美的小伙子。
春天，你穿上了嫩绿的上衣
夏天，你换上了深绿的短袖
秋天，你披上了金色的褙衣
冬天，你加上了白色的棉袄

树，
你一年四季都在穿新衣。

天天都有绚烂多彩的新衣，让自己每时每刻都引人注目，这几乎是每一个年轻女孩的梦想。当时刚刚20岁的女诗人也未能例外，而且，她的这一愿望似乎更强烈，强烈得像

^①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她才以“心受”作为自己笔名的吧。



七八岁的孩童一般。看，就连那普普通通的落叶树都成了她羡慕的对象！“嫩绿的上衣”、“深绿的短袖”、“金色的缕衣”、“白色的棉袄”，树这个“小伙子”都可以拥有这么多色彩不同、款式各异的“服装”，我们年轻、漂亮的女孩子不应该拥有更多、更鲜亮的“新衣”么？而且，这表面满是童趣的简单思维中，还隐藏着一个十分明显的疑问：“小伙子”为什么“一年四季都在穿新衣”？显然是为了吸引漂亮女孩热恋的目光！年轻女孩朦胧而纯洁的初恋情结也正隐藏在这童话般清纯的诗歌中。另如《我愿我是……》一诗中，诗人说，“我愿我是一只鸟 / 不用签证与机票 / 我愿我是一条鱼 / 天生不用学游泳”。飞鸟和游鱼历来是人类歌咏的对象，那只“飞到我的窗前唱歌”的快乐“飞鸟”因印度诗界泰斗泰戈尔的歌咏而享誉全球，那条被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和惠子争论过究竟快乐不快乐的“鱼”也至今活在世人的精神世界中。但心受女士最羡慕的是，鸟儿无需“签证与机票”就能自由飞翔不同的国度，鱼儿无需经过后天学习就可在无边无际的水域畅意遨游！在如孩童般稚嫩、纯真的奇妙思维中，我们读到了诗人对匆忙、繁琐、紧张、压抑的现代生活的厌倦。



这种充满着孩童般奇思妙想的诗作，即使在已是人到中年的诗人的近年作品中仍屡见不鲜。如在作于2008年的这首《无题》中，她渴望能“把脚步埋进泥土 / 然后 / 再把影子放飞”，因为“脚步走得太过匆忙”时，“影子在路上跌跌撞撞”；“小鸟追风而去”时，“树叶伤心地落泪”。再如在这首2010年的《给你，我的太阳》中，“我”想写首诗给太阳，因为太阳“也会累吧 / 也会想要休息 / 想要停息吧”，“我想靠近你 / 我想安慰你”。这个会“累”、想“休息”、“停息”的人

阳多么孤独，多么需要帮助；尽管“害怕你炽热的光会烧伤了我”，但“我”仍愿意“靠近你”、“安慰你”！从这些充满孩童真情的诗句中，我们看到了诗人始终拥有的那童稚般纯真而博大的爱心。而在同年所作的《想吃》中，“我”又像一个懵懂而贪婪的孩童，“我想把椅子吃进肚子里 / 我想把桌子吃进肚子里 / 还有那高山与大海 / 也一拼吞进肚里”，不管它们能不能吃！在这看似梦幻的诗句中，我们体味到了在浩大现实面前“我”的努力拼搏和艰苦奋斗。

当然，随着阅历的增长，一些洋溢着诗人纯真童心的作品开始流露她对现实生活的哲理性反思，这些反思或浅显而通俗，或真实而残酷。如前引《想吃》中，那个想将一切“吞进肚里”的“我”，却因为“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 它们能吃吗？”而落得“世界将我吃进了肚子里”的结局！在这样真实而残酷的记录中，诗人也毫不留情地讥讽了那种欲壑难填、贪得无厌的人。再如在《把头发煮来吃吧！》中，诗人建议，“如果真找不着东西吃的话”，“还是吃头发吧！/ 偶尔也让 / 指甲、体毛当配料”，因为“血会饮尽 / 泪会流干 / 肉割了就是割了 / 别渴望它会再长出”，以这样充满奇思妙想的诗句深刻鞭挞了那些嗜血成性、给平民百姓带来深重灾难的强权者！而且，善于观察现实的诗人还擅长用充满童话意味的寓言故事来记录她对社会文化冲突的反思，如这首《古老的故事》：

这是一个古老的城市，
古老的城市住着一群古老的人，
古老的人说着古老的话。

有一天，
来了一群新潮的人，
新潮的人带来了新潮的话。

古老的人听不懂新潮人的话，
新潮人不愿意接受古老人的教化，
老年人和新潮人吵起了架。

某人请来了中古人要劝架，
中古人说新潮人不象话，
又说古老人食古不化。

这下气走了新潮人不算话，
气死了古老人无法回话，
剩下中古人站在原地笑哈哈！

20 世纪初，汉语世界就开始了传统文言与现代白话的论争，通俗实用的白话最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进入 21 世纪以来，网络的盛行导致网络语言的崛起，汉语世界正经历着新潮而怪异的网络语言对古老而规范的传统语言的巨大冲击。语言革新往往与新学统的产生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①语言冲突其实也是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之一。关注现实的诗人敏锐地捕捉到了汉语世界的这一现象，并采用讲故事的方式记录了这一事件。

①殷国明：《语言革新与新学统的产生——关于中国 20 世纪文学变迁中历史叙述的重构》，《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2000 年第 5 期。

除了洋溢着真挚童心的奇思妙想,心受女士的诗作还忠实记录了她对现实生活的细腻感受和理性思考。她热爱生命,虽然无奈于生命“如此的脆弱”“如此的霸道”(《生命》),却仍欣喜地记录下看到的每一次生命的“延续”(《我看见了生命》,2007),就连一片叶子的生命也不放过(《绿叶与落叶》,2007)。她珍视爱情,以为“爱/是神圣的/是纯洁的/是可敬的”(《爱》,2009),是不需要任何“理由”的(《爱情的理由》,2008);而且,“感动”可以“成就”爱情(《感动》,2008),爱情也可以“成熟”为“亲情”(《爱情早已远离》,2009)。自始至终,她都深深地爱着这个童话般美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野花有自己的“梦想”(《野花的梦想》,2010),星星爱“抛媚眼”,大海会“发脾气”(《难道》,2007),鸟儿们忙着“为它与它所爱的人/造一个爱巢”(《爱巢》,2009);妈妈爱“唠叨”(《妈妈的话》,2008),“他喜欢说话”,“她喜欢听”(《原因》,2008),“我”想“写一封赤裸裸的情书/给蓝天”“写一封肉麻麻的情书/给白云”(《情书》,2008),还渴望“把白云归还给蓝天/把绿草归还给大地”“把一切归还给一切”(《归还》,2008)!这一切,都让我们体味到作者那充溢在字里行间的博大的爱!

最后,不能不说的是心受女士诗歌的形式。她早期的诗歌,如1993年之作,大都是简单的豆腐块,不十分追求形式美。但自2004年始,她的诗歌开始呈现出一种刻意营造的形式美。这种形式美是由巧妙的断句和居中的排版方式组合而成的,其中最为经典的就是这首呈倒金字塔状的《无题》:

打着为你着想的旗帜

挖掘你内心的隐私

如果人心可以吃

打开来就知道

是黑还是白

奈何真心

只是个

虚伪

心

也许，我的解读正如心受女士自己所担心的：“我写的诗 / 你看了也不会懂 / 我唱的歌 / 你听了也不会感动”（《给自己》，2007）。因为我是以自己的、而不是“以诗人的思维解读诗歌”^①的。但是，既然心受女士不会因为别人不懂而停下手中的笔，那我也就不必因为没有解读明白而心怀忐忑了，毕竟千人眼中有千个哈姆雷特！深深感谢心受女士和她的诗歌！我已经明白：诗歌只要是用心“记录”自己“心里的声音”，就不必在乎其他！

作者简介：潘文竹，女，文学硕士，青岛大学学报部编辑。

①陈华积：《以诗人的思维解读诗歌》，《21 世纪经济报道》2009 年 12 月 29 日。

诗人旭阳

旭阳,又名胥羊,原名杨宝泉,祖籍中国福建省同安马巷下新店镇杨厝乡(今属于翔安区)。1938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北苏门答腊廖属洛江江畔之巴眼西亚比亚比渔港,二战后因当地发生种族暴乱,于1946年分三次举家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

1964年,创立海燕出版社,自资出版诗集《哀葡萄牙》,马田诗集《多情的小伙子》及曙晖短篇小说《黄泥土》,读者反应良好。

1988年,中国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将其诗集《哀葡萄牙》选入《新加坡当代华文诗选》。2001年,北京华艺出版社出版新马文史学家方修编撰之《战后新马文学大系(诗歌)》,其两首诗作《为什么?》及《哀葡萄牙》亦选录在内。

由2000年起,新加坡知名作曲家如冼国栋、郭永秀、李煜传、林亚历、李伍华、王欣,旅新台湾作曲家马明月,旅新中国作曲及编曲家李运贺等,先后将其诗词谱曲达四十首。这些歌曲,散见于《生活的赞歌》、《马明月的歌》、《马明月创作歌曲》、《新加坡创作歌曲——HARMONY》、《歌如



海 曲如河》、《中新艺术交流音乐会》、新加坡作曲家协会出版的《新加坡歌曲创作集》演唱会或歌曲集等，并先后在国内外由知名歌唱家于音乐会上演唱，其大部分歌曲已制成 C D 或 VCD 光碟。

2002 年，为纪念其爱妻林玉琴之逝世，出版《林玉琴女士纪念集》

2003 年，与冼国栋合作出版《唱不完的歌》卡拉 OK 伴唱范唱 VCD 光碟

2007 年，出版《旭阳诗词选集——风雨伴我行》。

2010 年，香港银河出版社出版《旭阳短诗集》（中英对照）

现为新加坡词曲版权协会会员，新加坡音乐家协会理事，新加坡同安会馆文教股副股长，新加坡文艺协会会员，新加坡新声诗社社员，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会员等。

旭阳的诗观

诗是历史长河中晶莹透剔的沙子

诗是历尽风霜雪雨后苍劲的松柏

诗是滔滔而不息大爱无边的暖流
诗是人类灵魂深处最美丽的花朵

旭阳诗选

伊腊弯公园瀑布

青峰坐拥云霞上
潺潺的涧水环山流淌
古木林中
岩壁挂一道
珠帘
洒
洒
洒
洒满了
一潭微澜



濯足清溪冰彻骨
摆尾的鱼儿游来作伴
清流似镜
洗净尘俗心

放下

洒

洒

洒

洒回我

鹤发童颜

美丽的邦咯岛

海风呼啦啦的吹
吹开窗帘外的画卷
白云下九屿如掌
海鸥飞出
一片蓝蓝的天



海潮沙啦啦的唱
唱出你百年的沧桑
邦咯岛啊
一串珍珠
闪亮了
红土坎的海湾

泛舟海上
拥抱大自然
浪花朵朵

为梦想之帆
起航

早餐泡在晨光里
一杯“曼特宁”咖啡
一盘“那西勒玛”
多美丽的浪漫

绿岛的霞光
绚烂你粉红的脸
海岸的棕榈树
飘飞你绿色的衣裳

晚霞溶入星光里
一盘香喷喷的烤鲜鱼
一杯清凉的椰子水
多朦胧的夜晚

水里的灯
为你摇红曼舞
月牙湾点点渔火
把你的梦点燃

坐拥一层层
蓝与白的“探戈”
恒古交辉 来自



浩瀚印度洋
永不言倦的
浪

半月湾之夜

一弯弯月
勾出冷冷的寒光
洒落在灰朦的
太平洋海上
一层层浪
踏着月光呼啸而来
扑面阵阵寒风
呜咽而凄苍

翘首的望夫石
站在海滩
伸长僵硬的颈项
焦虑的望
渔船几时回航

半月湾浪花拍岸
望夫石湿漉漉的脸上
分不清是月光

还是泪光……

占婆塔凭吊

占婆塔傍山屹立
座座塔峰拥抱蓝天
以层层的红砖
叠砌祭坛
嵌处处的雕像
绽放辉煌



占婆王国随风而逝
天倚仙女香火依然
塔外游客稀落
长桥上车马熙攘
极目丐河
终日流水潺潺

大屿山云坛大佛

东方之珠 绽放
百年璀璨灯火
乘索 跨海
拾级 登山

大屿山木鱼峰之巅

莲花座上

大佛

盘膝端坐

于风霜雷电之中 自在

于日月星辰之间 洒脱

笑看天下

滚

滚



填不满

欲海心潭

演不尽

巧取豪夺

问百年之后

白云苍狗

一脉河岳清流

谁能独酌?

肯逸湖垂钓

世界最高的水坝
彭亨州的肯逸
这里百川如大蟒
团团棉絮绕着山脊

光秃秃的枯树
站在水面上哭泣
被砍伐的老树桐
在河床上你推我挤

伐木的电锯声
依稀轰响耳际
苍苍郁郁森林中
有大象的叹息
白须公 吉罗 多曼鱼
清溪湖里大汇集
溪钓者的天堂
忘了今夕何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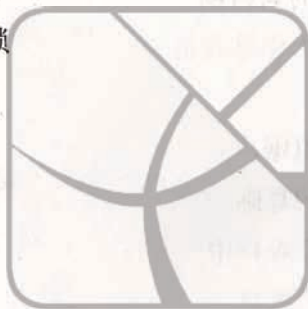
弯月沉入湖底
满天的星光熠熠
夜风嗖嗖耳际
四野里虫声唧唧

远处林中
树叶沙沙作响
传来几声
猿啼

锁

大门一把锁
铁门一把锁
房门又一把锁
抽屉再上锁

锁锁锁
重重锁中人
锁锁锁
谁解心中锁？



变脸

天天变脸
夜夜变脸

千变万变
总在自炫

为利变脸古已有
为义变脸今少见

更有一种变脸
全为别人的
脸



枕一夜星光入梦

——读新加坡诗人旭阳的短诗集《萍踪诗旅》

墨 林 黄 梅

今夏，在新华社休养所的一个会议上偶尔发现了新加坡著名诗人旭阳的短诗集及新诗的影印件，信手一翻，便被其中优美的文字打动了，于是向诗会负责人申请将诗集及稿件带回家细细品读。读旭阳的诗，字里行间能摸到那颗海外游子对祖国滚烫之心脉搏的跳动，把着诗人的脉搏，走进诗人的境地，从诗句中读出了苦涩，也咂出了甘霖。

诗人旭阳，又名胥羊，原名杨宝泉，祖籍中国福建省同马安巷下新店镇杨厝乡（今属于翔安区），1938年出生于印度尼西亚北门答腊廖属洛江江畔之巴眼西亚比亚比鱼港。二战后，因当地发生种族暴乱，1946年分三次举家迁居新加坡，现为新加坡公民。旭阳的作品非常多样化和生活化，这也许跟他的年龄和丰富的阅历有关。旭阳年轻的时候做过多种不同的工作，不同的生活经历也带来作品的多样化，从太空人到普通工人，从山水田园到生活哲理，不止写情，也写爱国主义，他的诗讲究韵律，段落工整，音乐性很强，曾有数十首诗词被作曲家们谱成了曲，如《妈妈的微笑》、《我爱你，清纯的水》等就被作曲家郭永秀谱成了曲，而且作为诗人的郭永秀对他的诗也有很好的评价，就拿《我爱你，清纯的水》来说，诗人不仅道出了城市生活的枯燥和对大自然的向往，

更道出了水和生命的密切关系。郭永秀特别喜欢旭阳歌颂大自然的诗，也许是因为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它能净化人的心灵，使人的内心达到自然、艺术和心境的和谐统一。旭阳的诗内容广泛，由于我个人对自然景物的偏好，因此特选取了诗人的近作《萍踪诗旅》中的篇章作为解读对象。

旭阳的诗无论是段落还是句子都经过精心的设计和策划，不但形式优美，而且读起来朗朗上口，也许正因如此，他的诗才如此得到作曲家们的青睐吧！请看这一首《美丽的邦咯岛》：

海风呼啦啦的吹
吹开窗帘外的画卷
白云下九屿如掌
海鸥飞出
一片蓝蓝的天



海潮沙啦啦的唱
唱出你百年的沧桑
邦咯岛啊
一串珍珠
闪亮了
红土坎的海湾

“海风呼啦啦的吹”，“海潮沙啦啦的唱”，语言虽然通俗简单，甚至不能用有文采来形容，但后面紧接着“吹开窗帘外的画卷”和“唱出你百年的沧桑”，笔锋一转，将读者的思

绪拉进了一种清新、开阔、悠然而美丽的境界，“海鸥飞出 / 一片蓝蓝的天”，“邦咯岛啊 / 一串珍珠 / 闪亮了 / 红土坎的海湾”，这些诗句不但语言优美，而且韵律和谐，用诗人诗观中的那句“人类灵魂深处最美丽的花朵”来形容一点都不过分。再如后面这两段：

早餐泡在晨光里
一杯“曼特宁”咖啡
一盘“那西勒玛”
多美丽的浪漫

绿岛的霞光
绚润你粉红的脸
海岸的棕榈树
飘飞你绿色的衣裳

早餐可以“泡在晨光里”，而棕榈树竟能“飘飞你绿色的衣裳”，这是多美的语言和浪漫的幻想！旭阳的创作是令人叹服的，《美丽的邦咯岛》不但把海岛风景描绘得浪漫、舒雅，而且各种自然意象又代表了人心中的理想主义情结和善良真诚的道德品性，读之可以藉此将疲惫的身心从紧张的社会关系解脱出来。

与《美丽的邦咯岛》相比，《伊腊弯公园瀑布》除了语言上的优美更多了一份象形构思的巧妙：

青峰坐拥云霞上

潺潺的涧水环山流淌

古木林中

岩壁挂一道

珠帘

洒

洒

洒

洒满了

一潭微澜

濯足清溪冰彻骨

摆尾的鱼儿游来作伴

清流似镜

洗净尘俗心

放下

洒

洒

洒

洒回我

鹤发童颜



六个“洒”字单独成行，不仅为诗句增添了气势，更将瀑布意化成人的岁月韶华，在赞美美丽的自然风景的同时，又折射出诗人一种积极而年轻的心态，向我们暗示人拥有一颗积极、洒脱的心是多么重要。

“诗是滔滔而不息大爱无边的暖流”，通过诗歌创作，诗

人不仅表达了对自然之美的向往与追求，也流露出内心深处一种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如这一首《半月湾之夜》：

一弯弯月

勾出冷冷的寒光

洒落在灰朦的

太平洋海上

一层层浪

踏着月光呼啸而来

扑面阵阵寒风

呜咽而凄苍

翘首的望夫石

站在海滩

伸长僵硬的颈项

焦虑的望

渔船几时回航

半月湾浪花拍岸

望夫石湿漉漉的脸上

分不清是月光

还是泪光……

这首诗从题目设计来看似乎是在写景，而实际上却是通过半月湾凄凉的夜景反衬出渔妇苦苦地等待丈夫归来的孤

苦，表达了作者对渔民生活的关心和同情。除此之外，一首《班丹河畔》更体现出作者悲天悯人的人道主义精神：

我离不开生我养我的地方
我抛不下伴我一生的渔船
从东海岸到西海岸
何处有我栖身的伊甸

海风吹开了记忆的网
青春膨起了快乐的风帆
鱼飞虾跳欢喜满仓
美丽的榜鹅蓝蓝的天

丰收的日子像彩虹
碧绿的海水泛起泥浆
告别了樟宜和榜鹅
徘徊在马林百列海岸

多少风风雨雨岁月
我在红灯码头流连
渣甸港湾让给了游轮
裕廊码头也换上新颜

像流浪的吉普赛人
如今我驾着破旧旧渔船
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创伤

来到了班丹河畔

班丹河哟班丹河畔

你是我最后的停泊站

幽幽的班丹河哟

你可曾听到我的悲叹

躺在你起伏的怀里

也许 我从此长眠

让泪水溅满浪花 洒向

魂依梦系的海湾

新加坡是从一个小小的渔村迅速发展为一个文明的现代化城市的，在处处充斥着现代文明的今天，早期以捕鱼为生的行业早已被淘汰，继之而起的出海垂钓的休闲行业也因为缺少船舶的停靠点而面临困境，最终渐渐消失。文明的突起却换来渔人的悲歌，这是城市文明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来的矛盾，作者心中怀着一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和人道主义情怀写下了这首“渔人的悲歌”，“多少风风雨雨岁月 / 我在红灯码头流连”，“像流浪的吉普赛人 / 如今我驾着破旧渔船 / 带着满身的疲惫和创伤 / 来到了班丹河畔”，诗句中无不透露出诗人悲伤、遗憾和惋惜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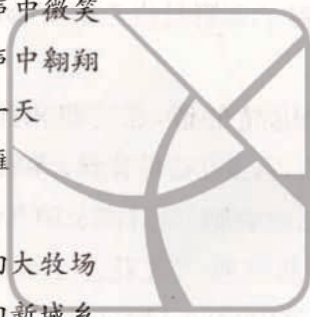
读旭阳的诗感觉没有刻意做作之感，当读到这首《春入在你们的脸上飞舞》时，不禁让我想起了童年时代那首令人熟悉的《歌声与微笑》，“请把我的歌 / 带回你的家 / 请把你的微笑留下……”

春天在你们的脸上飞舞
幸福在你们的眼里徜徉
嘻嘻哈哈像一串铃
蹦蹦跳跳像一阵风

你们是一棵棵小白杨
在山沟沟的笛声中成长
你们是一朵朵向日葵
在热烘烘的阳光下绽放

春天在琅琅书声中微笑
幸福在悠扬歌声中翱翔
有这么美丽的一天
你们是奋飞的雁

飞向新垦地飞向大牧场
飞向工业园飞向新城乡
用花一样的青春
挥写壮丽河山



这是旭阳写给翔安区新圩镇古宅小学学生的一首朗诵诗，诗的语言生动活泼，充满着生命蓬勃向上的气息。“春天在你们的脸上飞舞 / 幸福在你们的眼里徜徉”，你们是一棵棵小白杨 / 在山沟沟的笛声中成长 / 你们是一朵朵向日葵 / 在热烘烘的阳光下绽放”，整首诗的节奏韵律活泼、灵动，把小学生们成长、成熟的过程和为祖国创建美好的未来展现



得活灵活现。此外，从结构和韵律上来说，这首诗结构匀称，韵律和谐，建议作曲家们稍加关注，如果可能的话，这首诗很适合谱成小学生成长励志的歌曲，就如同在我们小学时代的《歌声与微笑》。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曾说，“一切景语，皆情语也。”诗歌较之其他文体往往会渗入作者更多的个人情感，也许这也正是诗歌的魅力所在。诗人很喜欢垂钓，一首《肯逸湖垂钓》将作者的悠然心境和对自然的热爱展现得淋漓尽致。“白须公 吉罗 多曼鱼 / 清溪湖里大汇集 / 溪钓者得天堂 / 忘了今夕何夕”，当“弯月沉入湖底 / 满天的星光熠熠”，听“夜风嗖嗖耳际 / 四野里虫声唧唧”，整首诗给人感觉浑圆流转，意境优美。



除了写景悲情的诗，在诗集末尾还有幸捧读到诗人的两首有关佛的诗，《占婆塔凭吊》和《大屿山云坛大佛》。其中《大屿山云坛大佛》只用恢宏的几笔便写出了大佛居高临下、大气洒脱的气势：“莲花座上 / 大佛 / 盘膝端坐 / 于风霜雷电之中 自在 / 于日月星辰之间 洒脱”。大佛巍然耸立，端坐云霄，俯视天下芸芸众生：

笑看天下

滚

滚

红

尘

匆

匆

过

客

填不满

欲海心潭

演不尽

巧取豪夺

问百年之后

白云苍狗

一脉河岳清流

谁能独酌？

整首诗把禅意和文人的情怀结合起来，读来既有微妙玄机，又令人开阔慧通，既是出、也是入。其中“滚滚红尘”与“匆匆过客”两句格式排列独特，在领会禅意的同时又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后，不得不提一下诗人的短诗集《旭阳短诗选》中的“沉思小集”这组短诗。这些小诗语言简短精悍，读起来诙谐有趣，表面看来像豆腐干，顺口溜，似乎没有什么内涵，然而细细品味，却充满了哲理和禅意，看似浅，实则深，于简单通俗中透露出诗人的清醒和睿智，是诗人在经过岁月长河的洗礼和人生磨砺之后的体悟，是经过岁月累积沉淀在心灵中“晶莹剔透的沙子”。

作者简介：墨林，男，《半岛诗坛》编辑部编辑；黄梅，女，青岛大学文学院硕士。

诗人月曲了



月曲了,本名蔡景龙,祖籍福建晋江。1941年出生于菲律宾,六十年代加入自由诗社开始现代诗创作,并于八十年代与友人创办千岛诗社。曾获河广诗社新诗优秀奖、王国栋基金会首届新诗奖、创世纪小诗奖,并获得菲律宾作家联盟于2009年“全国作家大会”上颁赠荣誉诗奖。著有《月曲了诗选》(台北:林白,1986)、《月曲了诗集》(马尼拉:王国栋文艺基金会,2002),并与妻子王锦华合著《异梦同床》(马尼拉:自印,2007)。

月曲了的诗观

彼此的心中都是最动听的旋律

踩着生命的拍子

邀你共舞

向你伸出的手就是诗

只要情真

无须理由

诗是感触

诗是发现

分享及承担

诗是寻找我们之间之差异

诗是穿透

窃听与窥探

诗是绝对的解释

是遇见的人生

个别的身境

可晦涩

不可妥协

诗让你听见风筝断线的痛

诗让我的泪自你眼中掉下来

诗是不原谅的

诗是美的计较

月曲了诗选



儿 女

放学的时候

他们踢着石子踢着黄昏回来

比亲情更近

比理想更远

我们的目光

总随着书包跟他们上学

跟他们回家

回到家中

又要依靠灯光跟他们欢笑

坐在沙发上深陷在生活里

我们又要勇敢的

看他们的童年

自楼梯的扶手上

滑了下来

糖 果

下班时

不忘多买些糖果

孩子们该已放学归去

我半走半跑回家

尽管车来了

溅满我一身人影

尽管街弯路转

幸好 回家的方向却是直的

在淡淡的饭香里

看他们读书写字玩笑吵架

在电风扇吹不散温暖的

灯火迷濛间

看他们吃完桌上的糖果

又再贪婪的凝视着

屋外的星星

.....



一只白云

暮色形而下

炊烟形而上

夕阳把世界

斜放在外面

月光途中

晚祷的钟声又再

与星子错身而过

而我 正紧闭双目

低头祈愿

愿今夜走进梦里

没有惊动

像一只白云

步出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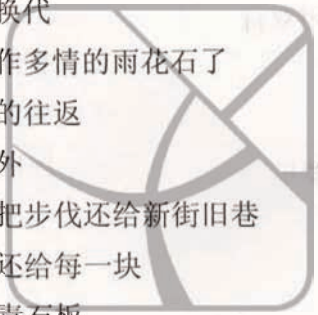
时间河畔——江南初游

北风问寒衣

你听懂冷雨吗

山风与炊烟

雾与梦都在眼前



波光漾漾假山背后
湖中多少夕阳未熄
多少明月犹亮着
那来的箫声
拨开柳丝千头万绪
唤来了天下所有的小桥
桥虽小
但都加在两岸三地心头之间
唯独我的停泊呵
不堪古筝她轻轻一弹
都改朝换代
纷纷化作多情的雨花石了
而我们的往返
古今中外
无非是把步伐还给新街旧巷
把心情还给每一块
沉重的青石板
然后又把流浪
还给了鞋声

时间河畔
客船上我不是客
饮酒抽烟等候钟声
我不是客
我是你写诗的时候
写草了写简了的字

北风问寒衣

你听懂冷雨吗

野 草

沙滩上

在叹息未变为风的

一片白沙中

贝壳只有一半的回忆

椰树 伸著长长的梦

在起落的浪声外

叶子张开

每次都不像帆

而我是

候鸟的翅膀

种植在海边

一堆茫然的野草

直望天空

虽有长短

但都是乡愁





破碎的眼光，破碎的乡愁

——评月曲了《我的眼光是碎的》

韩琛



月曲了是菲华重要诗人蔡景龙的笔名，笔名意涵丰富，本身就是一句玄澹空渺的小诗。但据诗人自己说，取名月曲了，是当年“追求王锦华时，她不理不睬的态度使得他日子很不好过，忧闷的心绪有如一弧弯曲的月亮”。诗人的解释诚然是具体可信的，但私人情愫外，显然还跟“月”这个意象在中华传统文化里的独特意蕴有关。“月”是中国式乡愁的具体象征，作为一个在菲律宾出生、童年曾在北平有过短暂停留的华人，“月”还是其皈依中华传统文化、并追慕其为精神家园的体现；而弯曲之月，在现代派诗歌里，又隐喻人生的缺憾与生存的虚妄，月曲了以“月”入名，以“曲”绘形，以“了”为语调，有意无意间既接续了深厚的中华历史的文化渊源，亦表达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现代派诗人精致感伤、微茫沉寂的诗情。

《我的眼光是碎的》是台湾杨宗翰主编的《菲律宾·华文风》丛书之新诗卷，收入诗人月曲了1981至2009年近20年的208首诗作。1981年，诗人已经40岁了，虽然早在

60年代，诗人已经加入自由诗社开始现代诗创作，但不管是第一部诗集《月曲了诗选》（台北：林白，1986），还是现在的《我的成光是碎的》（台北：秀威，2010），几乎均是诗人中年以后的诗作，具有浓郁的中年味道。人到中年，历经生活的种种辛劳与磨难，深切体会到人生的意义、责任和无奈，反省到人生的究竟，哀乐之感将更为深沉。而对月曲了这一菲华诗人来说，中年更有一层难言的酸涩。一方面，结婚、安家，生儿育女，异乡的日常生活也是充满了温情：

放学的时候

他们踢著石子踢著黄昏回来

比亲情更近

比理想更远

我们的目光

总随著书包跟他们上学

跟他们回家



回到家中

又要依靠灯光跟他们欢笑

坐在沙发上深陷在生活里

我们又要勇敢的

看他们的童年

自楼梯的扶手上

滑了下来

——《儿女》（1981年）



下班时

不忘多买些糖果

孩子们该已放学归去

我半走半跑回家

.....

在淡淡的饭香里

看他们读书写字玩笑吵架

在电风扇吹不散温暖的

灯火迷濛间

看他们吃完桌上的糖果

又再贪婪的凝视著

屋外的星星

.....

——《糖果》（1984年）



这两首诗写的是亲情，诗人少有人地采用了叙事的方式，没有暗示、象征、隐喻的修辞，虽“铺叙平淡，摹绘浅近”，却非常亲切，一派天然，所谓“赤子随母啼笑，乡人源剧喜怒”，给人深深的感动，诗人异乡的根是静静地越扎越深了；但另一方面，人到中年再至老年，思乡之心却是越来越迫切了，所谓落叶归根，这与小儿女的不识人间愁滋味，不知乡愁为何物形成鲜明的对比。当他们贪恋着宇宙星空的浩淼时，诗人自己却“先饮酒后饮月光”，月曲了爱酒，陶渊明爱酒，李白爱酒，不爱酒的诗人有么？不多吧。晋人王蕴说：“酒正使人人自远”，晋人王荟也说：“酒正引人著胜地”，人自远也好，著胜地也罢，其实都造成了一种时空的距离与间隔感，

诗人饮酒抽烟、默思长坐，是想解答“时间这条简单的算术题”，时空倒流，相簿翻转，遥远的过去，遥远的故乡，“我像是一个听话的孩子 / 但渴望的要吃 / 是照片中的糖果”，在亲情的烛照下，诗人的乡愁显得迷濛起来。

“先饮酒后饮月光”，月光可以饮吗？诗人一改《糖果》前半部分的平淡铺叙，开始字斟句酌小心经营，以期“吸忧郁吐苍凉”，间隔现实的同时，遁入自己的内心世界，想象一个抚慰游子的精神原乡。“穿过尽头月光 / 去看心里自己的景色”（《离情十九》）月光是诗人进入其柔情乡愁的法器。《我的眼光是碎的》诗集中，以月入题 4 首，以月入诗 18 首，月光不仅可饮，且还有厚度，“桌上的月光 / 已经三寸厚了”（《独饮》），“月色有香味”，月亮还可被“抛掷”，可以说是“月”，晕染了月曲了的乡愁。

“月”而外，或与“月”相关，月曲了还喜欢选用诸如夕阳、黄昏、暮色、晚风、炊烟、雨夜、流云、天空、落叶、小桥、古井、天涯等古典意象，营造感伤氛围，纾解“深浓而苦涩的乡愁”：

暮色形而下

炊烟形而上

夕阳把世界

斜放在外面

月光途中

晚祷的钟声又再

与星子错身而过



而我 正紧闭双目

低头祈愿

愿今夜走进梦里

没有惊动

像一只白云

步出天空

——《一只白云》



《一只白云》构思巧妙，诗人善于化实为虚，将日常景象抽象化，造成一种陌生化的效果，使诗意延宕，回味无穷。暮色与炊烟，可以成为“形而下”与“形而上”的思想，钟声可以与星子错身而过，夕阳可“把世界斜放在外面”，白云可以是一只，而且可以“步出天空”，这里万物有灵，万物相通。而暮色与炊烟、夕阳与世界、钟声与星子、白云与天空，这四组相关对照却又错身而过的意象，是为了指向我，即使“紧闭双目、低头祈祷”，也难以走进梦里，我为什么非要进入梦里呢？原来，梦里不知身是客，“在踉跄的异乡 / 先入梦才回家”（《小桥夜月》），入梦，是为了回家 / 乡！诗人以比兴手法，抒发难以回乡的怅惘与感伤，在《一只白云》中，虽无一字关乎乡愁，但在在又都是乡愁。

诗人对故乡怀着热烈的相思，20多年创作的200多首诗，乡愁的咏叹占据了大半。“我是 / 候鸟的翅膀 / 种植在海边 / 一堆茫然的野草 / 直望天空 / 虽有长短 / 但都是乡愁。”（《野草》1981年）。“你孤独如人 / 我激动如溪 / 你去深不可测的明天 / 我呢 / 想直流北上 / 即使成为一条 / 不

冻的冰。”（《浅溪》1983年）“浪漫加放肆 / 绽放等于燃烧 / 像深夜颤抖的野火 / 风的怀念 / 我 / 就是如此陌生 / 街舞一样 / 对你 / 有意外的亲情。”（《野花》2007年）。异乡的草木、花鸟、溪流、星月皆可勾起诗人的怀乡深情。而诗人客居之地马尼拉——自己每天“上班”之地，有“小店”、有亲情、有朋友，埋着父母的骨殖的地方——则被指认为异乡、他乡，是异地、天涯。月曲了那浓重的化不开的乡愁的吊诡之处也在此显现。一方面，月曲了诗中大量充溢的是马尼拉周遭的一切，一条街道、一片野花、一条瀑布、一座小桥、一棵大树，甚至是一片草叶莫不在诗人的刻绘中浮现，尤其是《马尼拉之晨》，那简直就是一部生气勃勃的电视短片：

“热情如早熟的芒果 / 马尼拉的日出是一声 / 比一声动人的欢呼 / 叫醒高楼矮屋以及 / 战前的每扇旧木窗 / 听吉他弹著 / 巴石河水淙淙入城 / 看农夫以把殖民地 / 翻泥耕成了家园……”，因着月曲了的摹写，这样一个气韵动人的马尼拉的清晨，这样一个蒸蒸日上、混杂血泪和汗水的马尼拉的历史画面，才有可能在华语圈里凸显其意义。这被指认为异地天涯处，在诗人笔下，具体可感、气韵生动，倒是被指认为的故乡，却只是一个暧昧模糊的能指，一个抽象的存在，一个空洞的北方，而且“我已记不起你们的冬天 / 写不出自己的雪景”，这让诗人如何不焦虑！

“因怕中秋月 / 今年又照我 / 不去照故乡”（《中秋月》1984年），月也是异乡月，而“童年的月光”、“大唐的月光”，穿越这么漫长的时空，是多么的飘渺。这正是月曲了的乡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游子思乡以及台港乡愁的不同处。一方面月曲了通过大量乡愁诗的书写，建构了一个满怀乡愁、

心系故国的海外华裔的形象,另一方面,他又能跳脱乡愁的束缚,有意无意消解了故乡和他乡的疆界,自我解嘲,反观自身乡愁的微茫和虚妄。萧萧说月曲了“给了我们许多异样的、复眼的窗”,诗集命名为《我的眼光是碎的》,亦有此理。且看这首《时间河畔——江南初游》(2002年):

北风问寒衣
你听懂冷雨吗

山风与炊烟
雾与梦都在眼前
波光漾漾假山背后
湖中多少夕阳未熄
多少明月犹亮著
那来的箫声
拨开柳丝千头万绪
唤来了天下所有的小桥
桥虽小
但都加在两岸三地心头之间
唯独我的停泊呵
不堪古筝她轻轻一弹
都改朝换代
纷纷化作多情的雨花石了
而我们的往返
古今中外
无非是把步伐还给新街旧巷

把心情还给每一块 / 沉重的青石板
然后又把流浪
还给了鞋声

时间河畔
客船上我不是客
饮酒抽烟等候钟声
我不是客
我是你写诗的时候
写草了写简了的字

北风问寒衣
你听懂冷雨吗



“北风问寒衣 / 你听懂冷雨吗”是全诗开头，亦是全诗的终结，复沓回环，一唱三叹。北风和寒衣，各是谁呢？我还是你？故国不懂游子心还是游子不懂故国意？抑或两者兼有？语气不乏戏谑与嘲讽。“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是不是一切游子的尴尬？当诗人回到江南故国，山风、炊烟、假山、湖水、夕阳、柳丝、明月，那梦中、雾中乡愁的凝结物——都变成现实风景，箫声也唤来天下所有的小桥——沟通的桥梁，停泊的港湾，但诗人马上清醒，那桥是“加在两岸三地心头之间”，“唯独我的停泊呵 / 不堪古筝她轻轻一弹”，停泊 / 回归如此脆弱无望，“我们”的往返无非证明了永远的流浪，甚至“我”都不是客，“我是你写诗的时候 / 写草了写简了的字”，这种不乏激愤的被忽略被残弃感

正是诗人乡愁的揪心之处。在现实政治中，菲律宾华人并非能轻易或者心甘情愿地进入菲律宾的主流文化中，遥忆古老的中华文化，反复咀嚼祖先给予的文化记忆，认同中华的文化身份，是海外华裔乡愁的缘由。但江南故乡，草长莺飞，“中国”意象背后，却是回不去的家乡，停不下的故土，诗人的记忆只能停留在遥远空洞的过去，在破碎的记忆中，书写着破碎的乡愁。

诗人既知乡愁的虚妄与微茫，又为何念兹在兹，依依不舍呢？也许是一种边缘之身对文化中心的向往吧，“在这新唐朝的月下 / 你就会找到古旧的马尼拉”（《只要啤酒开口》）也许是海内外华人的一种身份认同吧，就像“三保井”，“是时间的望远镜 / 可让里面 / 外面的中国人 / 自我瞭望”（《三保井》）；也许还是一种“住在回忆里 / 永不再出来（《天色已静 - 悼诗人王若》）”的现代人普遍的都市怀乡病的表现吧，就像诗人在马尼拉开的那个红火“小店”，“远远地 / 如故乡 // 灯的窗口 / 往事的味道”（《小店》）；也许也是诗人自我确证的一种方式吧，“千岛间 / 在芒果的奇香中 / 被烈日晒黑的皮肤上 / 评什么追认我 // 凭今夜木桌上一壶茶 / 我在茶杯中 / 等江南的破晓”（《固定的方向》）……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这样碎的眼光，再加上其精妙的譬喻和暗示以及亲切的意象、哲理的趣味和深沉的诗绪，月曲了的乡愁书写，在中国古典诗词和域外现代汉诗的乡愁序列中，就具有了独特的审美韵味和审美意义。

作者简介：韩琛，男，文学博士，青岛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诗人云鹤

云鹤,本名蓝廷骏,1942年4月生于菲律宾马尼拉市。1967年毕业于菲律宾远东大学。1982年获瑞士“国际影艺联盟”荣誉博学会士衔(Hon. EFIAP),2006年获“美国世界艺术文化学会”(WAAC)荣誉博学会士衔。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创组“自由诗社”,1961年至1962年于《华侨周刊》主编《诗潮》诗刊并编选《诗潮——第一年选》,1982年任《世界日报》文艺副刊主编迄今;1982年倡组“新潮文艺社”并任创社社长,1987年任“菲律宾作家联盟”(UMPIL)理事。著有诗集《忧郁的五线谱》(1959)、《秋天里的春天》(1960)、《盗虹的人》(1961)、《蓝尘》(1963)、《野生植物》(1985)、《诗影交辉》(1989)、《云鹤的诗100首》(2002)、《Poems of James T.C. Na/云鹤的几首诗》(多种文字翻译,2003)、《The Wild Plant and Others》(中英对照,2006)、《没有猫的长巷》(2010)。六十年代曾为台湾“中国诗人联谊会”会员、香港“现代文学美术协会”会员、台湾《创世纪》诗刊编委。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菲律宾记者总会”会员、“东南亚华文诗人笔会”常务理事等。



云鹤的诗观

写诗，我一向不重视“过程”而注重“目标”。如果目标是“写一首诗”，如何写、以什么形式写？我认为并非最重要的作业规程，而如何抓住那些在脑中一闪而逝的“意象”，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意象的处理是一首诗成功与否的关键。我认为，应该令意象自然地呈现，过度磨研反而削弱意象本身的光辉。

我不认为诗必须具有“使命感”，而且我也常有纯美的、抽象的、以自动语言完成的诗作。虽然我感到，诗中如果能反映出诗人所处的时代与环境、以及诗人对该时空的反应与批判，会更为理想；但，我不会刻意去追求“使命感”的。

云鹤诗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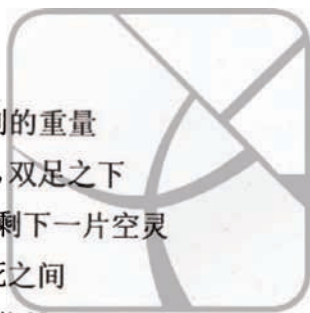
重 量

那重量是无形的块垒
在心的上方，紧紧压着
当它骤然坍塌
我试图高举双手托住
慢慢地，向上移动

忽然觉察，沿指缝渗流而下的
是累积五十余年的恩恩怨怨

继续向上托，重量
已达霜寒露冻的高处
但心却分毫未往上稍移
然而意识已被封杀
无以化解一生的迷幻
只听见，什么声音从远方传来
比昨日响亮
比明天低沉

此时，真正感到的重量
已在圆顶之上，双足之下
一生的爱与恨剩下一片空灵
仅感到，生与死之间
竟有那么大的落差



落 云

云全落了，黄昏的影太深
霞烟断处，低风系住了萧条的秋色
在晚廊下以醉意迎客，客人归自无星的谷地
把疏落的蹄声挂在我家窗前



敲响帘外季节的忧郁

星月熄灭，微烛把你修美的侧影嵌在东墙

你是笑时的茉莉，歌声在你的足趾下

如何你把沉思挥霍

在丝帕题上 Love me tender

如何我在掌心写着你的小名，且把

一个下午的愁装在上衣口袋里

描你的眸以远去的风尘

记取你的倔强，我的迷失

让我以晚秋的寂寞困你，困你的睡姿

困你美丽的苍白

困你笑涡里炫耀的昔日



云全落了，彩梦已凋零

客人在繁花谢尽时浴风远去

长廊冷清，我仰望一月的夜空

凄然，凄然，一片凄然……

焰

自火中来，火在你瞳中

你牛饮一坛陈年的爱

月色写在青烟上

影子以无声的步履移去了你
不因受伤而流血，你是雍容的战士
檐滴如蹄声
踏过你的寂寞
面上留着小丑的笑痕
你的心是残堡
青石砌成你的背影

仰望望五色的长空
启航向茫然的北
你是纹身的鲛人，是水族
是一夜大海的狂涛

记忆是透明的秋色，涂在风外
忍不住要狂笑时
你需要风沙
需要一些被鞭挞的往事
需要柔柔的笑靥，热热的吻

你自火中来
火在你的瞳中……

暮 色

有人打风哨中走来，袖里满是暮色

穿过了寂寞的回廊，廊外遗下一个沉郁的黄昏

他偏不爱这饰着落英的绿窗

仅无语地立在栏前，数一季远山的烟雨……

蓝 尘

弃你的眼睛在火中

埋你的披肩在南方

漂泊者，在潮来的夜里饮尽你的童年

风泣的日子

记忆是多彩的落霞

多彩地只属于我诗里的黄昏

踩散了阶前的惘然

客人自醉酒的远道来

以耳语点燃了你台上红烛

你就知道，那时窗外是星雨濛濛

窗内泣声凄凄，雾从你的笑涡间消逝

夜是迟归的赌客，从我的杯缘踏过

扇折里是去秋的低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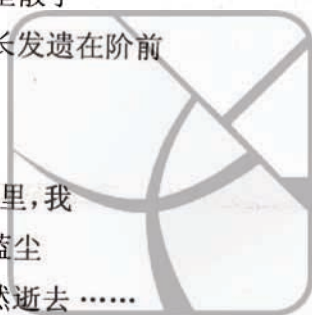
不喜上露台的少女哪

你左手上竟亮着我心颤的次数

剪去你寂寞的影，剪去你的春愁
剪去你一个日午的不安
这季节好静，没有人频频叩响你的柴扉
只有我，我是喜爱恣意谈恋爱的少年
爱谈你唇间的蛊惑，你的不忠实
爱轻轻敲碎你的坚贞

眉梢撒满闪烁的星光
你以笑声迫我读你眸中的放荡
夜宴已在酩酊里散了
只你的歌声与长发遗在阶前

只沉默遗着
在晕眩中，在梦里，我
怅然看你扬起蓝尘
看你的背影悄然逝去……



年 轮

据说，从年轮可以知道树的年龄。但要看树的年龄，可必需先把树给砍下来。

砍下来的树，它的年轮就不再增加了。

那是一个炎热的午后，在路经某村落的小木材店时，我

眼前忽地一亮——一段被砍下的树，躺在一堆也是被屠杀的同类中；这一段被砍下来的树，有一圈圈令人注目明亮的年轮。一圈一圈颜色从浅黄到深棕的年轮，像一个被剖开心脏的勇士，虽然血已流尽，但心脏尚在那里轻轻地颤动着。

轻轻地，轻得只有在啄木鸟都不再喧哗的午后，才听得见它的心脏轻轻颤动的声音。

我不禁俯下身细细地端详着它，并悄悄地数着它的年轮——十二圈！是的，仅仅十二岁的勇士呀！这么年轻的勇士呀！您今天虽然躺在这里让时间慢慢地在身上渡过，但明天呢？

明天！明天您可能在熊熊烈火的炉中，让年轻的生命，从世上升华而无踪！

玛地加利亚

那时，街道是黑而且潮湿的。玛地加利亚。一只混血的暹罗猫翘着尾巴追逐它的鱼骨它的雌性去了。玛地加利亚，她的眼睛在阴影里像猫的。深海里大章鱼的触脚般，玛地加利亚的五个指头指着街东（五个指头）说：“看见吗？拐角处那低门，门内有道梯……小心、梯很暗的！”

眼睛像猫的玛地加利亚，裸体的肌肤是黑而且潮湿的

(就像那只有猫与鱼骨的街道,黑而且潮湿)。在那里你可以找到一道门,门内的一道梯,要走得很小心的一道梯。

玛地加利亚的眼睛是猫的。





独自徜徉在诗的长巷

——读云鹤《没有猫的长巷》

柳 士 同



2010年，菲律宾华裔诗人云鹤先生出版了他的诗集《没有猫的长巷》，收诗150首，是从他五十多年来所创作的诗歌中精选出来的。虽说只遴选了150首，但基本上可以展示诗人的诗歌创作全貌，同时也基本上可以代表诗人五十多年来的诗歌创作成就。如此厚重的一部诗集，以区区一篇短文来评论，颇有些勉为其难，亦难脱管窥蠡测之嫌。因此，笔者只想以一个读者的身份，谈谈个人的点滴感受。

这150首诗主要选自诗人60年代和80年代之后的创作，而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的十多年间，由于菲律宾的军事独裁统治，诗人曾一度搁笔。这一中断倒与中国大陆的诗坛有些类似，而间断前后的诗作，无论视野还是手法都有了明显的不同，这似乎也与大陆诗人有些相近。因此，我们不妨将诗人的这150首精品的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姑且称之

为前期与后期吧！前期的诗作受台湾现代诗人的影响较大，注重而且善于捕捉稍纵即逝的意象。创作于这个时期的自由诗也好，散文诗也好，均显得意象纷呈，形象而又含蓄地表现了诗人沉郁的诗思和浓烈的情感。捕捉意象是需要敏锐的感觉的，涉及人的五官以及我们常说的第六感觉。对于云鹤的诗，尤其需要注意的是，诗人特别留意自己的听觉。他12岁开始写的第一首诗《紫色的琴声》，就是“在听到邻居传来一阵琴声后有感而抒”的。似乎从这一刻开始，诗人便独自走进了属于他的这条“没有猫的长巷”。诗人的内心是寂寞的，而这没有尽头的长巷竟然又是那样的寂静。置身于这条无声无息连猫都没有的长巷，任何人的听觉都会变得灵敏起来，何况对于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呢？在他整个60年代的创作中，这种通过听觉而捕捉到的意象几乎俯拾皆是。诗人似乎还很在意“跫音”和“蹄声”。“跫音”一词原本是非常美的，遗憾的是1949年之后，在大陆的文学作品中几近绝迹。而云鹤对“跫音”却情有独钟，不时地“以跫音摇醒我的回忆”（《秋烬》）；而当“跫音遗落满阶”时，“我的泪在南方成虹”（《南方》）。“蹄声”在新诗中几乎也已成为绝响，即使在菲律宾的马尼拉也未必能经常看到马。可当年诗人郑愁予一句“哒哒的马蹄声是个美丽的错误”，就足以唤起人们对“蹄声”的迷恋了。“客人归自无星的谷地 / 把疏落的蹄声挂在我家窗前”（《落云》），这又该是多美的诗意呢！无论风声还是耳语，无论啜泣还是呜咽，都在诗人的笔下化作美丽的诗句。自不必说那“十年茫茫的敲门声了”，就连天上的虹，诗人也能听到她的细语，“听见彩虹穿过薄云投来后细碎的声息 / 听见你眼波投来时细碎的回响 /

听见彩虹下低低的私语 / 听见叮叮的铃当,听见深夜颤抖的高音 / 听见唇间的喃喃,马蹄东去的答答 / 听见我茉莉的笑…… ” “这是虹音 / 永恒响在茉莉与我凝视间的 / 虹音 ” (《虹音》)。

遗憾的是70年代之后的十多年里,诗人暂停了自己的脚步;我们也就听不见他的“跫音”是如何“敲响帘外季节的忧郁”(《落云》)了。但十多年后,当他第二次踏进这条“没有猫的长巷”时,那美丽的“跫音”已变得格外厚重与沉稳。“从火中,一步一血印地 / 走出来 ” (《有赠》),“踏出了 / 童稚、希望、梦、爱欲以及 / 顽石似的 / 中年 ” (《中年》),“写不成诗时 / 也好举笔一挥 / 用比墨色浓的乡愁 / 写一个字—— / 家 ” (《乡愁》)。后期的创作,用诗人自己的话说,表现手法“逐渐从繁复而趋简朴,诡异而趋平淡”。构思也越发缜密,语言也越发精炼了。比如《河诵》,其结构仿佛是脱胎于波德莱尔的《黄昏的和歌》,却同工异曲,以复唱的手法于回环之美中赋予崭新的内容与诗意;让读者的情感跟随诗人的诗情一起,荡气迴肠,“沿地底的断层而滔滔不绝”,“向上冲涌”“不稍停息”(《河诵》)。在后期创作的诗中,《野生植物》无疑是引人注目,而且也为诗人自己所看重的一首诗作。“有叶 / 却没有茎 / 有茎 / 却没有根 / 有根 / 却没有泥土 // 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 名字叫 / 华侨 ” 这首诗的最后一句,原为“游子”,后经诗人“经过近十年的思考历程”才改为“华侨”。这十年之改,有人认为改得好,有人认为改得不好。好与不好原本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大可不必强求一律。要叫我说,还不如改成“那是一种野生植物 / 那就是 / 我 ” 更具个性呢! 对于一位诗人来说,

他的灵魂似乎就应该永远地处于这种漂流不定的状态。然而，恕我直言，我并不看好这首为众人所交口称赞的诗，因为它的诗质与诗艺都颇为欠缺，过于直白和浅陋了。从诗的形式构成来看，不过是一个简单的比喻而已——前面六行是喻体，结尾一句是本体。它更像一个谜语，而且是一个很不高明的谜语：前六行似是“谜面”，标题似是“提示”（打一“野生植物”名），最后一句是“谜底”，似应为“萍”，在这里则暗喻“游子”抑或“华侨”了。但诗毕竟不等于修辞，不是说打个比方，列个对偶排比就成了诗了。若将这么一个简单的比喻评价为“从平凡的物象中提炼不平凡的诗意”，则未免有些过誉；而且这种卒章显志篇末点题的写法，也难免有些俗、有些陈旧、甚至有些拙劣。诚然，认为它是“宏观地从描述华侨在各地处境的共同点出发”并不错，可那是属于理念上的东西呀，其中又有多少诗意可言呢？即使从比喻的角度来讲，以“野生植物”比喻“华侨”，从而表现一种“不安全感和危机感，一种浪迹天涯寄人篱下的游思”，也很不恰切。与诗人笔下的另一个物象“不正常地发育着”的《蟹爪水仙》、与已故诗人艾青笔下“柔可绕指而加以歪曲 / 草木无言而横加刀斧”的《盆景》比较——那可都是被精心培植和护理的，其结果又如何呢？结果是丧失了独立的品格与本性——相比之下，自在地生长在大自然中的“野生植物”，不是很令人羡慕和心仪么？

之所以将我的不同意见啰嗦半天，乃是因为这确乎关系到我们对诗的特质的认知，关系到对诗乃至一切文艺作品的评价标准。实际上，云鹤有许多诗作都能“宏观地”反映和表现了广大华侨的这种对身份认同与文化认同的困惑、纠结



与焦虑。只不过这种困惑、纠结与焦虑，这种纷纭繁复的情绪，只有通过意象的跳跃、叠加与交错，于“柔和但不可以逼视 / 真实却无以触摸”之中，“把宇宙 / 浓缩、翻转、且倒置阴阳”（《瓶》）时，才可能蕴有深邃的内涵并饱和浓厚的诗意。无论是前期还是后期，云鹤的诗都不乏这样的力作。其题材的新颖，意象的奇谲，语言的张力，都颇值得称道。诸如“是你征服了时空，还是时空征服了你？”（《飞》）；“阶的尽头是夜的尽头 / 推开的门是关闭的心”（《阶》）；“门哑然。他退后，他向前冲—— / 门开了。他愣住 / 门内是一片好空旷的寂静，令人窒息的寂静 / 影子都沉默了……”（《门》）“卅年隔绝，这距离 / 更近亦遥远，这情感 / 再炽也冷漠，母亲 / 你该走近他？还是 / 让他擦破膝盖 / 一寸一寸爬向你”（《天伦》）等等。这些优美而又凝重的诗句，不都恰如其分地坦陈出诗人的拳拳之心么？尤其是那首《乡心》：“小径等待久违的步伐，石屋 / 把斑驳留与谁看？ / 鸡啼来晨晖，雀噪压枝 / 几声犬吠吠出了乡音 / 当炊烟残酷地旋入暮色 / 山突然退去，留下夕阳 / 烘干望归的眼 // 就这样站着，望归的人 / 站成一棵树 / 欲拥抱什么似的 / 向天空摊开千手”。这才是真正的诗呢，其诗质与诗艺都不乏可圈可点之处。读这样的诗有如沐在微熏的晚风之中，心里时不时就会涌起一股莫名的感动。云鹤的确是一位捕捉听觉的高手，他甚至能“敏捷得把风给裁下一小块，然后缝成一方小小的枕；那时，躺着的我将听到千里之外的海啸、马嘶、以及乡音低沉的唤召”（《风》）。

最后，想谈谈云鹤的散文诗。大陆诗人近 30 年来写散文诗的人颇多，遗憾的是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佳作甚少，大

都是些吟诵风花雪月和儿女情长的篇什，没有多少底蕴与内涵。云鹤深受台湾诗人商禽等人的影响，从六十年代起即开始写散文诗，至今仍未辍笔。在这部诗集中，散文诗尽管只占四辑中的一辑，篇幅却占了将近三分之一，足见诗人是如何看重他的散文诗创作了。事实也是如此，收进该集的散文诗，取材之广泛，思维之敏锐，内涵之厚重，都颇值得我们品味与激赏。像《门》、《铰链》、《年轮》、《蟹爪水仙》、《小丑》、《夕暮》、《风》、《影》、以及《玛地加利亚》等等，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那“噩梦般的重压，令人颤栗”时，“不与门争夺其光辉与荣耀却肩负着整扇门之重量”的《铰链》；那面对诗人“满意又满足”拍下的照片，而“我不愿也不忍看到我自己”的《小丑》；那被“剥了皮、刮了根、划开它洁白的鳞瓣且一片一片钩掉”，从而“形成弯弯曲曲的蟹爪状”的《蟹爪水仙》等等，无不给读者的心灵以猛烈的撞击。而在这一波又一波的冲击中，读者尽可依据自己的人生经验，去联想、去体会、去感悟。至于“读着芥川龙之介的‘某傻瓜的一生’，感到自己也生活在某种可怖的幸福里”（《尘》）的诗人，则“只能撷点花雨后遗留的残红，/ 只能饮点陈年的花露酒 / 只能写点诗——”（《夕暮》）了。诗人不仅“善于运用散文的叙述手法来表达诗的情怀”，他还尽量以诗的构思来构建这一“散文的叙述手法”，以对社会对人生的深刻感悟来充实这一“诗的情怀”。那些缺血少肉的苍白之作是难以与之同日而语的。

身为在南洋出生并在南洋生活了近七十年的华裔诗人，如此地热爱源自祖辈的母语，并自始至终孜孜不倦地以自己的母语从事文学创作，实在是难能可贵。窃以为对于一个诗

人抑或作家来说，所谓文化认同，并不取决于他所拥有的国籍或他所生活的地域，关键在于他所使用的语言，恰恰是他所熟练掌握和运用的专一语种赋予了他文化的根。中国的新诗已经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而身在海外的云鹤先生，能矢志不移地在这片园地里辛勤耕耘了五十多年，这是很值得我们敬重的。我们热切地期盼在今后的岁月里，云鹤先生能创作出更多更好的汉诗，给中国的新诗园地增添一朵又一朵的奇葩。

作者简介：柳士同，男，诗人、作家。



(一)

曾心，原名曾时新，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1967年毕业于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后深造于广州中医学院，并在该院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出版了《杏林拾翠》、《名医治学录》（与叶岗合著）等。

1982年返回出生地，从医、从商。停笔近10年后，重拾文艺创作之笔，散文、小说、诗歌、评论等都有所涉墨。



出版著作有：《大自然的儿子》、《心追那钟声》、《一坛老菜脯》、《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凉亭》（中英对照）、《蓝眼睛》、《给泰华文学把脉》、《曾心文集》、张长虹编的《曾心作品评论集》、吕进的《曾心小诗点评》等。

作品（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如《三杯酒》获“全球华人迎奥运征文”一等奖。作品多篇被选入“大系”、“年度选集”和中泰教材《读本》。

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

(一)

中国著名诗人蔡其矫说：“写作无论什么形式，都带有自传的性质。”可能有的诗人不同意，认为写诗“可以有翅膀飞上天空”（雨果语）。但我很同意。因为我觉得自己写来写去，总离不开一个“自我”。原生形态的“自我”不能当成艺术，艺术中的“自我”都是“人格自我提炼自我突破和自我净化”。这个“自我”，有直接的“我”，间接的“我”，无形的“我”，“出世”的“我”，梦中的“我”，甚至灵魂出窍的“我”。

我越来越坚信：“我”的心就是诗之心。“我”的灵魂就是诗的灵魂。

(二)

写诗，尤其写小诗的抒情诗，可凭个人的喜爱和熟练表达技巧，选择有距离“寓情于景”书写；也可选用情景“零距离”书写。

也许由于我个人偏爱，喜用“零距离”书写。我喜欢把眼前的“死景”看成“活景”，注入有意识的生命，把无情“景物”转化为有情“景物”，甚至把自己钻到“景物”中去，变成“景物”的主人翁。

大自然的儿子

天空下
在地球一方耕耘

闲时
看看地上的花木
累了
瞧瞧天外的飞鸟



严 冬

地球犯病
四季失控

漫天飞雪
成群结队的瘦企鹅
把曲颈伸向高空

“？”伸成“！”

两个影子

长发和短发
一前一后地走着

渐渐地 手牵手
渐渐地 身贴身

渐渐地
贴成一棵笔直的槟榔树

云的软功

漂浮的生活
练就了我一身软功

高山挡路
一层又一层

我轻轻地绕过
一程又一程

树的哲学

在山林里



我能伸
成为一棵大树

在盆栽里
我能屈
成为一道靓景

油 条

本来软绵绵
煎熬后
赤裸裸
紧紧相抱



不管外界多热闹
此时，只有他俩

卵 石

本来有棱有角
被岁月磨成
滑滑圆圆

无论走到哪儿

只是一个“0”

在佛寺里

笃笃木鱼声

袅袅三炷香

在冥冥中

缩短

人——佛

距离



浅谈曾心的小诗与小诗的中国风格

曹丙燕

小诗作为新诗史上一种重要的诗歌形态，兴起并流行于20世纪20年代，百年新诗几经兴衰起落，小诗也经历了兴盛——衰落——复兴的曲折道路，尤其是从诗歌日益边缘化的90年代开始，面对或是诘牙拗口或是粗俗不堪的新诗创作，小诗以其清新、自然、持重的风格受到读者的青睐和喜爱。我们欣喜的看到，自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以及东南亚华人诗坛，刮起了一阵清新的小诗之风，曾心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诗”的前面加了一个“小”字，总给人一种难以担当诗歌重任的感觉，但是艺术成就的高低并不以篇幅的长短而论，优秀的小诗无论是在情感的抒发上还是在哲思的表达上，丝毫不逊色于长诗。“短”是小诗的形式特点，凝练才是它的本质特征。小诗在聊聊数行中，常常包含让读者触目难忘的独特意象和让读者心灵震颤的睿智哲思。读曾心的作品就给我这样的感觉。曾心的小诗是一个独特的艺术世界。在众多的小诗中，我觉得曾心的小诗有三点特别突出，一是

内容丰富；二是以理取胜；三是意象独特。

曾心的小诗是一个丰富的艺术世界，或抒情，或写景，或议论，其细微之处也表达内心深处最幽微的感受，其宏观处也可伸延到大自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他可以用最平淡的笔墨抒写轻松愉悦的日常感受，如《大自然的儿子》：

天空下
在地球一方耕耘

闲时
看看地上的花木
累了
瞧瞧天外的飞鸟

其怡然自得的心态让人想起“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渊明；他也可以用冷峻的笔触书写严肃的社会与时事问题，例如《严冬》：

地球犯病
四季失控

漫天飞雪
成群结队的瘦企鹅
把曲颈伸向高空

“？”伸成“！”

诗人极富创意的用标点符号入诗，使得诗歌对环境问题、生态问题的追问格外醒目，虽没一字在描写环境与生态的严峻形式，其艺术效果却让读者触目惊心；曾心还可以在他的 小诗中写情爱，如《两个影子》：

长发和短发

一前一后地走着

渐渐地手牵手

渐渐地身贴身

渐渐地

贴成一棵笔直的槟榔树



作者巧妙运用几个剪影，用蒙太奇手法组合在一起，从“一前一后地走着”到“手牵手”、“身贴身”再到“贴成一棵笔直的槟榔树”，一方面巧妙表现了两个恋人相爱的过程，另一方面也生动表达了他们爱的坚定信念。曾心还在他的 小诗里写乡愁；写山水；写风俗，写人生百态；写生活感悟；写念经参禅等等。总之，他把笔触伸向了生活的各个层面、角角落落，只要是被曾心所观照的生活，都可以化为小诗，真是“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可见，小诗虽短，其艺术容量和表现力却不容质疑，在这一方面，曾心做出了贡献。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小诗具备进一步繁荣的广阔空间。

读曾心的小诗很亲切，不太费神却余香袅袅。我想这也

是小诗在当下流行的一个重要原因，并非看不懂的诗才有哲理，曾心小诗的哲理是从他的生命中流淌出来的，自然、朴素、厚重。曾心作为一名年逾古稀的老诗人，以其丰富的阅历、敏感的诗心、深邃的思考、凝练的笔触、质朴的风格，为读者建造了一个丰富的充满哲理的诗歌世界。例如：《云的软功》

漂浮的生活
练就了我一身软功

高山挡路
一层又一层

我轻轻地绕过
一程又一程



对于这首诗，吕进先生有两次精到的点评“柔弱胜刚强，这是老庄的重要智慧。”“中国文化的生存智慧，柔弱胜刚强。此是中国人的半夜传灯语。”^①以柔克刚的中国智慧，是生存的智慧，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历史积淀。在诗中它却来自诗人自身的人生经验和生命感悟，诗人把这感悟转化为柔软的“云”的意象，生动贴切，让这个并不新鲜的“以柔克刚”的道理，获得了全新的艺术感染力。再如《树的哲学》：

①曾心：《自传小诗与点诗眼——〈曾心小诗点评〉自序》，《曾心小诗点评》，留中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在山林里
我能伸
成为一棵大树

在盆栽里
我能屈
成为一道靓景

刚正不阿、不屈不挠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能屈能伸、随缘自适是我们的民族智慧，前者是悲壮的，能唤起人的崇高感；后者是旷达的，能给人一份洒脱。悲壮是一种完成，旷达是一种启示，它更适合生活，更加意味深长。这是曾心先生在生活中感悟到的人生真谛，通过树的意象生动表达出来，不深奥、不晦涩，却耐人咀嚼。

曾心先生的小诗大多都是咏物的，例如《卵石》、《老缸》、《油条》等等，一个题目就是一个意象，但是无论是写景写情，曾心先生都在意象中熔铸了人生感悟，这感悟不是瞬间的，而是诗人七十多年人生经历的思考与沉淀。瞬时性是小诗的基本特征，这是几乎从小诗诞生以来的共识。周作人说：“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随时随地都有感兴，自然便有适于写一地的景色，一时情调的小诗的需要。”^①小诗的发生是和日常生活的瞬时感兴相关的，但这瞬时性指的是“心象”与“物象”刹那间契合的灵感，并非哲思的稍纵即逝，优秀小诗的哲思理趣，不仅来自诗人良好的悟性，更来自诗人长期的人生经验积累和情感储备。曾心小诗的哲理是感悟的，是源

^①周作人：《论小诗》，《觉悟》，1922年第6期。

自生活的，而非抽象的、冥想的，正是这一点让曾心的小诗获得了老成持重、朴素旷达的独特风格。

由于篇幅的限制，小诗对意象的要求特别高，它比长诗更强调意象的创新性、集中性和包容性，要小中见大，简单中见丰富。曾心小诗意象的独特性不是来自于意象的新奇，而是他能从最普通的物象中，发现诗意。例如《油条》：

本来软绵绵

煎熬后

赤裸裸

紧紧相抱

不管外界多热闹

此时，只有他俩

“油条”这个物象不仅普通而且不美，把它用到诗中实在是一个冒险的实验，但是曾心去实就虚，弃形写神，抓住物象最典型的特征，赋予深层内涵，在华人最司空见惯的“油条”上悟出了百折不挠、坚贞不渝的爱情，其结果是形神兼备，寓意深刻，这不得不归功于诗人独特的艺术眼光和巧妙的构思能力。再如《卵石》：

本来有棱有角

被岁月磨成

滑滑圆圆

无论走到哪儿

只是一个“0”

吕进先生对这首诗的点评是“说卵石没棱没角，这样的诗句好像是常见的。但是圆滑的卵石只是一个0，这就是曾心的发现了。”^①“圆滑”仅仅是 对“卵石”习惯性的、表层性的把握，如果诗歌仅止于此便平淡无奇，但是曾心能从习惯中发现深刻，“无论走到哪儿 / 只是一个‘0’”，诗人为了强调卵石圆滑的形象，把它形象化为数字“0”，不仅生动、醒目，而且赋予了深刻内涵，挖掘出了这类圆滑之人在精神和人格上的空洞与空乏。这样的意象真可谓是形神兼备、入木三分。类似的意象和构思在曾心的小诗中比比皆是，多年艺术历练赋予了诗人娴熟的表现技巧，丰富的人生阅历又赋予诗人独到的眼光和深邃的思想，这让曾心的小诗的意象虽独特却不花哨，朴素中见新奇，平淡中见厚重。

读曾心的小诗还有一个可喜的发现就是鲜明的中国风格。在小诗的初创期，周作人就曾指出：“中国的新诗在各方面都受欧洲的影响，独有小诗仿佛是在例外，因为它的来源是在东方的……”^②冯文炳更是明确指出小诗的“来源有三：一是日本的俳句与和歌，二是印度泰戈尔的《飞鸟集》，三是中国古代的小诗”。^③中国古诗本来大都属于这种短诗型，例如《诗经》的大部分作品、唐诗、散曲、小令和古代民歌等等。因此小诗在文体上首先具有了传统风格，符合中

①曾心：《自传小诗与点诗眼——〈曾心小诗点评〉自序》，《曾心小诗点评》，留中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79页。

②周作人：《论小诗》，《觉悟》，1922年第6期。

③冯文炳：《谈新诗》，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



国人的阅读习惯。但是形式远远不止形式这么简单,它是特定思维方式、表现手法和审美方式的集合。所以,我认为小诗的中国风格不在于体制上,而在于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和“意”“象”结合的表现手法,并由此形成了中国诗歌特有的情调与韵味。

“感悟是在具有丰厚的文化资源的中国土地上,借助印度佛教内传而在中国化的行程中滋生出来的一种诗性哲学。它融合老庄之道、儒学心性论,尤其是禅宗以及理学的终极理念,形成了宇宙万象与心之本原互照互观、浑融超越而有得于道的本体参证的智慧生成过程。”^①“感悟”作为中国式的哲学和思维方式已经日常生活化和审美化。在艺术领域,尤其是诗学领域,感悟成了中国诗学中几乎无所不在的思维方式。它无须借助分析、推理、阐释的逻辑思维便能直接达诗境的彼岸。朱光潜说:“诗是最精妙的观感表现于最精妙的语言。”^②小诗尤其如此。小诗由于体制的约束,更加强调语言、意象和哲理的精妙,所以感悟是最恰当思维方式,它能使诗人在观照客观物象时,瞬间实现精神主体与物象客体情感与意义的双向交流,达到精神契合。在这个过程中,任何归纳、演绎、分析、思辨都会破坏这种体验的整体性,从而导致韵味的消失。无论是五四时期还是在当代,我们都看到了小诗创作重感悟的特点,还是以曾心的小诗为例:

在佛寺里

①杨义:《感悟的现代转型》,《学术月刊》2005年第11期。

②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第308页。

笃笃木鱼声

袅袅三炷香

在冥冥中

缩短

人——佛

距离

笃笃木鱼声、袅袅三炷香，在如此浓郁的宗教氛围里，诗人慧心忽启，瞬间顿悟，实现了主体精神的骤然升华。对此种创作境界，曾心有过明确的表述：“只有从‘外视’转向‘内视’，从停留在意识层次的‘感觉’，进入到潜意识层的‘感悟’，才能进入心灵世界精微的创设的审美境界。”^①感悟式的思维方式，直接影响诗歌的表达方式，诗悟的境界是虚实相生的境界，大自然中的一花一草，都可以成为诗人感悟兴会的机缘，心象与物象和一，形成凝聚着诗人情思哲理的“意象”。这种诗歌意象似实而虚，虚实结合，言有尽而意无穷，达到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境界。在小诗创作中，无论是抒情、写景还是哲理表达基本都是通过意象来完成的。诗人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以及由此产生的情感哲思，在外物的感发下，加以审美熔铸，创造为意象，这种意象凝聚了诗人对自然物象的感兴、对人生的思考、对生命的体悟，使诗人处在“表现与隐藏”之间，避免了情感的泛滥，使诗歌的暗示性增强，这样创造出来的小诗，不仅给人思想上的启迪，而且

^①曾心：《自传小诗与点诗眼——〈曾心小诗点评〉自序》，《曾心小诗点评》，留中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6页。

耐人寻味,给人一种悠远的艺术美。

二千多年来,感悟的思维方式和意象交融的表现方式,使中国诗歌获得了独特的艺术美,取得了至今难以企及的艺术成就。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在西方科学理性精神的冲击下,传统的思维方式、审美观照、表现方式都受到挤压,新诗的中国风格也被淡化,中国风格的成熟是新诗成熟必不可少的表征,从这一角度讲,小诗中国风格在新诗的建设与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在今天,小诗所取得成就足以使我们相信,它完全能够达到更高的艺术境界。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后,新媒体的普遍出现、人们的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短小的艺术作品趋于流行,例如,手机文学、微博的广泛兴起,这也给小诗创作的再度繁荣提供了新的历史契机,我们期待着小诗的进一步繁荣。

作者简介:曹丙燕,女,文学硕士,山东科技大学文法学院讲师。

诗人邹璐

邹璐，满族，祖籍辽宁，生长于江南水乡，现定居新加坡。长期从事财经领域工作。2006年突然开始写作，2006年9月出版第一本诗歌摄影集《时间，一条美丽的河》(http://www.sgwritings.com/viewnews_220.html)。后陆续在新加坡及海内外报章杂志上发表各类文章诗歌多篇。

2006年11月尾，和多位定居新加坡的中国朋友用业余时间建设了一个华文文化网站随笔南洋网(<http://www.sgwritings.com/>)。

现为自由撰稿人、历史研究者，所担任的社会职务包括：新加坡作家协会永久会员，新加坡文艺协会特邀理事，新加坡锡山文艺中心特邀理事，新加坡《联合早报》“新汇点”特约记者，东南亚诗人笔会会员，台湾《紫丁香》诗刊编委，随笔南洋网站副主编，随笔南洋文化协会副会长，茶渊读书会副会长，陈嘉庚基金会所属先贤馆历史研究员，新加坡海南会馆文教工作委员会委员，湘灵音乐社艺术顾问，城隍艺术学院艺术顾问；2009年、2010年、2011年受新加坡教育部，华文推广委员会邀请担任驻校作家；2009年受邀加入新加坡宗乡总会文化艺术组担任委员，为《源》杂志撰稿。



 关于诗歌的偶然想到（之二）

诗歌带给我对于生命和生活的理解，当然，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对于生命生活的理解令我可以写诗，这两种表述是分别的，其中的逻辑，顺序，旨意却不同。

有些时候当我重新回去阅读我的诗歌旧作，我会在重新阅读中被重新感动，我不知道那些意象和灵感当时是如何进入到我的头脑中，又是怎样形成这样的表现，灵感总是稍纵即逝。



什么是浪漫，人们通常理解的浪漫都是比较物质性的，比如烛光晚餐，海边漫步，另一种非物质性，精神层面，感觉意识上的就是不切实际，空想不着边际，我所理解的浪漫其实是更突出人性中最美好品质，和对于平常生活的突破。

比如对于人的友爱友好，你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甚至可能脱离实际地对人好，在我看来也是一种浪漫，而在诗歌中一定要有超越生活的浪漫气质才赋予诗歌的内在精神。

由此可以引导出两个话题，第一是作为一个诗人要有始终对于美好情感美好诗句追求的精神，而诗句来源于生活，所以诗人还要有对于美好生活，美好人生，美好人际关系的追求，我们期待什么，就会美好地置身其中，而因此产生美好的感觉，引发美好的诗句，由此看来，诗人的浪漫气质是追求完美。

前苏联诗人布罗茨基说“一首诗里能够放进的名词越多越好”。我还不足以充分理解他的这句话的真正含义，不过我倒是有另一层理解，诗歌中应该有更为丰富绵密奔涌的景物及景象，诗歌在极精短的篇幅中，却要最大程度激发人们的思想和情感，产生阅读张力的是一些丰富跳跃不拘的词汇，词汇是一种神秘的媒介物，词汇是最终达成实现的重要工具，对于词汇的掌握决定了诗歌的表现效果如何，当你深入的阅读时，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感觉系统打开，耳朵，眼睛，鼻子，舌头，手等等，因此丰富的词汇和词汇所负载的丰富意象是必须的。



邹璐诗选

陨落

我的心是已经燃尽的星子
当你看见它的时候
已是几百年前的往事
它自荒凉寂寞的星空陨落
于伤悲的失重中
却有沉重的速度
那是来自地球引力一样



的爱情,穿越大气层
穿越你绝情冷漠的双眸
从此,在旷野的某处
有一堆古怪无人读懂的忧伤

美好的夜晚

今夜的月光不是为了见证
是为了分享我的喜悦
夜光杯的快乐直抵心底

如水的夜色里
花香格外沁甜

把端端正正的承诺
写在你的掌心
诸神也有浪漫的饮醉

温柔呼唤你的名字
我听见风自云处起
在林间悄然穿越

感谢恩赐的福祉
他们说春天就在月的背后
他们说天亮就是万紫千红



问讯江南春天消息

我想，春天是不是已经开始了
不然，我的心里为何
一直萌动着巨大喘息
好像春雨过后的大地

请带我问讯后院
关于桃花的消息
然后捎一片粉红色的手信
安慰我今春特别重的相思
连带江南的春雨
也请一并捎来吧
润泽我干涸坚硬的乡愁



旅行的原因

细想你的容颜
在我决定最后一次
独自旅行前的夜晚
层层叠叠的记忆
只在星的光辉里清晰
遂成一个标记
镌在不被发现的行囊里
世纪前的邂逅



在候鸟不愿回返的故乡
我最迟疑不决的一句话
从此，我以千山万水
的跋涉作为交换
交换殉情的纯真
以及勇敢的美丽
纤细，越来越
纤细的记忆
旷久，越来越
旷久的寻找
这才是我旅行的原因
在云出岫的山谷间
在雾浴水的溪流旁



僧侣背影

深情眷恋的晚霞
化缘随缘的托钵
当夕阳把队列的背影拉长
云游一天的足履
正是在这脚下尘烟轻起的红尘
朝向暮色中的佛塔
永远金碧辉煌的西方指引
赤足，举步，一层层
踏上门前高高的阶台



晚祈的功课就此开始
一如心底的莲花
在夜色里悄悄绽放

左岸，月牙城

左岸，月牙城
湄公河的水浅了
让我把一弯如梦的想象
留给下一次
还好，向晚的河堤上
风凉如水
好象月亮上纤柔的云彩
溜溜地，滑过
一则浅浅的眸动



接近三月，是否潮来在即
那雨季湿湿的脚步
是否渐近古城的幽深

但我会记得万顷华美的阳光
如何鎏金世代的香花烟火
虔诚子民的顶礼膜拜

没有四季，紫藤花落

九重葛攀附新鲜的艳丽
若雨季真的来时
我一定顺千里的水路重来
我们在湄公河上点灯
我们在湄公河上放歌
为一个美丽的名字
左岸的，月牙城

看 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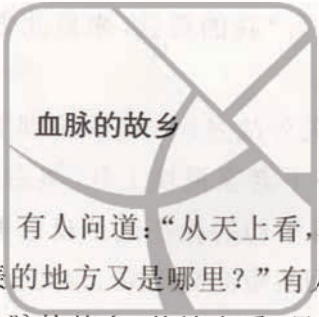


秋凉如水
似要等到此时
月圆的灯笼
才会在夜色里次第点亮
点亮童年苍白的天空
点亮怀乡的落寞忧伤
中间一大把潦草的岁月
都化作一声悠悠长长
的叹息
然后，看到那个
从前蹒跚提灯的孩子
如今成了高高楼台上
看灯的人

从河流到海洋

——读邹璐女士的诗札记

史玉峤



血脉的故乡

看到了一段文字。有人问道：“从天上看，最美的地方是哪里？从地上看，最美的地方又是哪里？”有人答曰：“从天上看，最美的地方是血脉的故乡；从地上看，最美的地方是灵魂的天堂。”“血脉的故乡”五个字，让我想到了案头邹璐女士的两本诗集：《时间，一条美丽的河流》和《追随河流的方向》。如果说邹璐的诗是一条河流，那么这条河流的发源地，就是她这个美好且有几分传奇的满族女子心底深处的北方。

邹璐的两部诗集里，不少的篇章都给了对故乡的眷恋。虽然命运做出了要她向那个南国岛屿出发的安排，“岛屿开始出现的瞬间 / 来不及多做准备 / 我和我的梦想一起降落”（《我和我的岛屿》），但“看到这个貌似现代的城市 / 断续的前朝 / 零星的往事”，她的心里却在“重逢熟悉的雁阵里”，

“热泪盈眶 / 俯首低语 / 一句干涩苍凉的乡音”（《流传》）。
纵然是在一个泰国的边境小镇廊开，她也会不自禁地想到：
“当归鸟的翅膀掠过树梢 / 当边境小镇点亮整排灯光 / 多么
象是故乡 / 遥远不可望见的故乡 / 又或者还有一个蹒跚的
女子 / 提灯前来，熟悉得 / 让人忘记呼吸”，连大排档里飘着
麦香的啤酒，都会启动她的乡愁：“你应该是北方融融的冬
雪哩 / 还是街尽头一团暖暖的小灯窗 / 照见远方不知名地
方的我 / 照见我不肯落泪的脸庞”（《月亮之上》）。

故乡该是一种怎样的存在和力量啊，“如影相随 / 日日夜夜 / 沁入心底 / 缓缓绽放 / 甚至自语 / 呢喃有最细微的波 / 久久荡漾”，“我的孤独，来自北方 / 我的孤独，布满穹苍”（《孤独》）。

邹璐在《关外故乡》一诗的注脚里，叙写了有一年元宵节跟父亲去乡下老家祖坟上灯，然后赶夜行火车回城的往事：“父亲背着年幼的我在茫茫夜色里踏厚厚积雪赶路，走了很久很久，回头望高高山梁上太爷太奶坟上的灯依然温暖地亮着，父亲说，你看，太爷太奶一直看着我们哪。”这几行文字，是我见过的最美的诗。

我想地下邹璐的父亲应该欣慰，因为当年的灯光依然留存在女儿的诗歌里，她“是一个走得太远的孩子 / 带着自己固执的声音 / 传唱着古老的北方”（《春天流传一首歌》），那“字正腔圆的北方”（《对谈——答谢HY》）。

纤美的爱情

看邹璐的学历和职业，金融、会计、高级审计师、财务策

划师，好象都跟文学和诗歌挂不上，但读过她的诗歌，你又会愕然称是，品味无穷。严羽《沧浪诗话》认为：“诗者，吟咏性情也。”前苏联评论家别林斯基也说过：“没有感情便没有诗人。一个感情贫乏的人是不可能成为诗人的。”我想正是强大的热爱、敏锐和美好的爱情，从繁琐的数字、报表和收益率里成就了诗人邹璐，成就了邹璐美好的诗歌。正如她在《热爱》中所说的：

热爱，世间所有

美好的东西

因为敏感，所以
可以尖锐地把握

于是，我看见

缤纷的色彩

自天空中飘落

是动人的歌声

在空气中的传动

呼吸有声

思想有型

美丽如同精灵一般

在不可预知处闪烁

一如我微荡的心动



显然最令她“心动”的还是爱情。所以她赞叹：“这个世



界原来是因为爱情 / 才有了变换色彩的四季 / 如果有一天
爱情消失了 / 生命变成由生至死的一条线 / 我几乎想越线
逃离”(《忽然》)。她尽情品味着爱的欢喜:“今夜的星光不
是为了见证 / 是为了分享我的喜悦 / 夜光杯的快乐直抵心
底”(《美好的夜晚》)。她竭力宣泄着爱的痛楚:“每一寸的
时间啊 / 我不喜欢放我等待的心去张望 / 我不喜欢那被无
限拉长的感觉 / 然后重重弹回我脆弱的防线 / 让我有薄薄的
疼痛 / 痛到每根纤细的指尖突突的痛”(《每一寸》)。她
悄悄折叠着自己爱的困惑:“斑驳的落叶, 山色 / 像极了
我的心境和 / 我的醉心情事, 问你 / 季节变幻, 爱情 / 是
是不是可以不变”(《秋天的困惑问题》)。她静静反思着分手的结局:
“所有的执著 / 所有的用心 / 都是别人不能承受 / 的沉重,
爱又如何?”(《爱又如何》)。



女性特有的温婉与细腻, 使邹璐诗里的爱情如清晨的
露, 沁人心脾。象“廊下的风 / 有多少是你的碎语 / 自从你
走后 / 我总是这样猜测 / 我还把月亮 / 想象成最后的标志
/ 刻划离愁的高度 / 究竟在月色里还是 / 漫过月色之外”
(《自从你走后》);“心里的委屈 / 和月亮一样慢慢升起 /
和月色一起沉沉弥漫 / 在已经崎岖的心里 / 像一条蜿蜒不
知归途的路”;“传说, 距离只是两颗星 / 算来, 最多只是一
盏茶”(《两颗星, 一盏茶》);“遂在心里勉力摆渡 / 不让自
己在河的中央迷失”(《我将如何遇见你》)。这样的句子, 蕴
涵着童话般纯真的美。

最喜欢《爱是如此寂静》。这是一首可以听得见寂静的
佳作, 随着诗人近乎自然的柔曼吟诵, 打开心, 就能听到爱情
原是上天如此美丽的赠予:

水湄的夜晚
鸡蛋花树下的夜晚
往事,段落清晰
如同清晰记忆

木纹的方桌
没有覆盖任何的华丽
因为要收住一顷皎洁月光
没有星星
眼睛有星的狡黠明亮

我开始有些恍惚
以风中的手势试探
彼此关爱的距离
然后静静倾听
那脚步的声音
究竟是渐近了
还是渐远



原来,爱是如此寂静

心造的境界

从诗艺的角度言,节奏晓畅、意象丰富、动静相宜是邹璐诗歌的重要特点。《尚书》中有“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的理论,读邹璐的诗,你也会感受到节奏鲜明、韵律和

谐的音乐之美。试读《僧侣背影》：

深情眷恋的晚霞
化缘随缘的托钵
当夕阳把队列的背影拉长
云游一天的足履
正是在这脚下尘烟轻起的红尘
朝向暮色中的佛塔
永远金碧辉煌的西方指引
赤足，举步，一层层
踏上门前高高的阶台
晚祈的功课就此开始
一如心底的莲花
在夜色里悄悄绽放

全诗并没有去刻意地追求押韵，但诗人心中内在节奏的和谐，使得诗歌一气呵成，浑然天成，读完有余音绕梁之感。

邹璐节奏晓畅的诗歌中不仅有流动的情感，或如江南的小溪，或如北方的大河，更重要的是诗中充盈着的色彩斑斓、虚实相生的意象。《僧侣背影》中，晚霞、托钵、背影、轻烟、佛塔、阶台，构成了一幅美丽庄严的画卷，把我们步步引入那朵“心底的莲花”，一同“在夜色里悄悄绽放”。

邹璐深悟中国传统中“味王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王摩诘之画，画中有诗”（苏轼《书摩诘兰田烟雨图》）的道理，她善用四季的变换，从丰富的四季景物择取“颜料”，轻轻勾勒，就是心造的意境。看这首《涂画春天》：

皴涂一树柳色
感觉是江南的杏花春雨
鹅黄色的湿润晓风
宣纸上慢慢浸润开的
是浓浓的糯米酒
吴侬软语的劝盏
恁是门前屋后小河水长流
临窗是一朵栀子花
还是白玉兰
还是，如花一样的她

短短十句话的一首小诗，竟然就是荟萃了红黄绿白的色彩的奏鸣曲，构成出了春日江南一幅完整的画面。还有象“古老的城墙 / 眷恋最后的夕阳”（《印象——六月玄武》）；“怎样的路径可以寻回 / 南方小镇故乡的夏日辰光 / 任月的心事 / 粉墙下的影子纤细瘦长”（《夏日》）；“青砖的旧墙 / 江南的小巷 / 金银花是否已经开放”（《江南有梦》）；“二月描金 / 是粉粉的桃花开了 / 是红红的灯笼亮了 / 是金灿灿的橙笑了”（《逃年》），等等。这样纯熟的笔法，在邹璐的诗集中随处可见。

邹璐说：“当你深入地阅读时，我们需要把所有的感觉系统打开，耳朵，眼睛，鼻子，舌头，手等等，因此丰富的词汇所负载的丰富意象是必须的”（《关于诗歌的偶然想到（之二）》）。正是由于她的“打开”，她的诗的语言发生了“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变化。“阳光正好，季节正好 / 草丛里的昆虫们还在 / 做着夏末的游戏 /

茨菇的绿叶肥厚”(《冬眠的青蛙》)。瞧,在这个诗的世界里,安静的“景语”都变成了充盈着鲜活生命、富有灵性的“情语”,正如王夫之所说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

打开了“感觉系统”,在语言艺术上就达到了钱钟书先生所推崇的“通感”。在邹璐的诗作里,有很多运用通感艺术的成功之处,如“接近三月,是否潮来在即 / 那雨季湿湿的脚步 / 是否渐近古城的幽深”(《左岸,月牙城》),本属于听觉的“脚步”,变成了能用手摸出来的“湿湿的”;“然后目光穿行 / 如同浅浅低迴的歌唱”(《雨中》),视觉里的“目光”,竟是可以发出声音来“歌唱”的;“用轻轻的叹息 / 种一棵梨树 / 当白花开的时候 / 忘记所有的过往 / 飞花无觅处”(《梨花开》),雪白的“梨花”,幻化成了一声叩击耳鼓的“叹息”。在《空谷回音》中,“夕阳”和“月光”可以“听见”,而“呼吸”和“絮语”可以听见,通感艺术在此诗的综合运用,使得语言的表现力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山中岁月

空谷回音留给自己听

听见夕阳在归鸟的翅膀下

听见月光在树叶间

呼吸,看见

看见幽蓝幽蓝的思念

看见温柔的絮语

如同落叶在树下

层层积累层层覆盖

心中盛满了“唐宋”的邹璐，其诗歌语言充溢着五千年积淀的“中国元素”，如“青衫博带飘逸成九歌 / 峨冠巍然耸立成天问”（《端午》）；“那是刻刀在石上斧凿的坚执努力 / 那是青衫在旷野散步的眸色惆怅 / 那是时间的封存酿造 / 那是窖藏的风雨韶光”（《完成》）；“这一窗的月色 / 是隆重华美的帷幕啊 / 徐徐有烟起的唐宋 / 如水银一样缓缓流注 / 那是年少时背熟的诗句 / 自唐宋，自故乡”（《月色》）；“月是黄昏时天空清晰的索引 / 凌晨时分它已成为苍白旁注”（《现实，折射现实》）。所造意象之精致、典雅、华美，读来暗香馥郁，令人品味无穷。

邹璐的诗里善用对仗，这在新诗的写作中并不多得，而在邹璐的诗中却如雨后小树林里悄然矗起的蘑菇，随处可见。如“便有书法一样的山峦酣畅淋漓 / 便有丝竹一样的流传纵情宣泄”，“兴衰多少朝代 / 荣辱多少英雄”（《月色》）；“往事经不起折叠越来越窄 / 年华经不起侵蚀越来越薄”（《抵达》）；“每一朵浪花都有复杂的身事 / 每一段海岸都是无奈的相见”（《我们的海》）；“海峡是相望的距离 / 时间是聚首的期待”（《饮海》）；“原来山水有如此遥远的过往 / 原来过往是此起彼伏的生死”（《过往》）；“月圆是你，填满所有空虚时光 / 月缺是你，等待填充空洞思乡”（《月亮之上》）。这种工整之美使邹璐的诗在尽情的挥洒流畅之外，平添了几分简约与凝重。

邹璐女士的确是诗歌语言形象化的“高手”，纵然是发议论、讲道理，如《旅行的原因》、《旅行的意义》、《爱情预言——从来》以及“诗录电影”系列里的《墨攻》、《悲恋印巴——战争之为什么》、《我的一九八九——电影〈颐和园〉“阅”后》

诸篇，她照样能在诗中化理为情，化理为形，虚实相宜，颇有“羚羊挂角，无迹可求”之风。《爱情预言——从来》一诗里，“肝胆相照需要一个江湖 / 相亲相爱需要的是一个家”、“从来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与恨 / 从来没有被辜负的山和水”，就是这种“形象地说理”的范例。

从河流到海洋

观察邹璐诗歌创作实践的轨迹，能发现她在诗歌艺术水平不断提升的同时，眼界更加开阔，思索更渐深邃。在青春和爱情激情的暴雨洗礼之后，她更加着力体悟和思索光阴的意义以及生命的价值，她的为美好和诗意而生的心更加的真实、沉着与坚强。

她不但继续和她的岛屿“一起成长”，而且脚步拓展到江南，到丽江，到吴哥窟湄公河马来亚。

她开始关注那条隔开了两岸的浅浅的海峡，问“两岸同一倾月华溶溶 / 滔滔的流水啊 / 是否依旧叙述着当年的离愁”，渴望有“豪迈有饮海的蔚为壮观 / 为渴望回归的人们 / 开拓一条交通的坦途”（《饮海》）。

她牵念寮国琅勃拉邦古城贫穷的孩子们，请求游人留下“远方的种子”一样的图书。

她为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与战争”而不解，为印巴之间的阻隔、仇怨、杀戮和悲恋而痛心，发出了“战争之为什么”的悲愤质问。

她在夕阳中看着少年僧侣的背影和一层层高高的台阶，想象着莲花绽放的世界里时间和空间的精深博大，是渡我，

是我渡。

“你可以珍藏远山的记忆 / 但是你的方向是海”（《无从改变》）。

从河流到海洋，从“血脉的故乡”到“灵魂的天堂”，邹璐女士美丽且富有灵性的诗句，就是一个指引，一条道路。

这也是我们对她的一份深情的祝福。

作者简介：史玉峤，男，青岛大学文学院教授。



诗人庄杰森



庄杰森，祖籍福建惠安，生长于菲律宾。在菲律宾中正学院完成中、小学及幼儿园学业，扎下华文深厚的根基。廿岁即于《联合日报》兼职，接受校对、记者、编辑等完整训练。曾先后发起组织菲华青年文艺社及菲华儿童文学学会，并担任各项文艺活动的重要推手。

卅多年来积极参与菲华文艺协会、菲华文经总会、菲华文教服务中心、菲律宾中山学会、中正学院校友会等社团多项文教项目，规划的活动多以开风气之先的创新构思著称，素有“点子王”美誉。

现担任菲律宾企业家协会副会长、菲华工商总会董事，亚洲华文作家基金会董事，亚洲华文作家协会菲分会常务理事、菲华文艺协会理事。业余爱好写作，作品以散文、杂文、报导为主，评论文章为辅，近期并开始尝试现代诗创作。著作有《杰开诗幕》小诗三百首及《森情写意》散文集。

庄杰森的诗观

品味绘诗的乐趣

每当不请自来、窜入思绪领空，并与脑频率搭线交流，衍生的一波波诗念，经由创意枢杻的随兴装饰，即可幻化为一串串似梦似真的诗句。

倘若“意”抓不准，“象”摸不透，即使犹如排山倒海，涌现的一堆堆诗想，也难以成就一首首深具内涵，且潇洒自如的诗体。

囿于日常的商务琐事，偶尔觊觎一些时光可能施舍的余晖，趁机拟与诗想促膝闲聊，竟是不可企及的奢侈，令人怅然若失。

商路历程中，或奔放的灵脑（可读）、或忙碌的巧手（可触）、或烦躁的敏耳（可感）、或计量的俐口（可听）、各形各色汇集的诗情诗意，所自然闪现的心思片断，无论多寡，遑论诗质，皆如鱼得水，深庆得诗，弥足珍贵。陪侍在侧，沉不住气的调皮文字，往往在不知不觉中，自我放荡，也不讳天马行空，一字一词，擅自堆砌，铺行陈节。在来不及一一回首琢磨，即索性拼贴出一盘盘，左看右看恍若半生不熟的诗品，良莠不计，自形一格的诗貌，于焉抢滩登场。

唯有沐浴在无拘无束的气流中，不分昼夜，脑库不经意喷射出的情感泉水，最能忠实体现诗想的底线，诗想的真爱。

诗，仿佛永不间息地，起伏着一道道微妙的浪潮。

笔——之五

薄弱能量

支援辽阔思绪

奔腾中

足迹

振响大地

时 钟

洞察先机

罗致生活的机能

万方竞逐

从容之间

享受

时间的傲慢

十字路口

来回穿行

无法解读斑马线



忽左忽右

口哨疲于奔命

与红绿灯辩论

交换人生的坦途

上海

空间

越挤越小

嘈杂声向风倾诉

流窜的草木

沿途

歌声不绝



如果云知道

——外劳心语之三

宽频网路

可曾承载

缠绵悱恻的思绪

思绪陪伴影音

飘荡在空中

让爱人随时点击
心的脉络

相信梦想

逐梦
内在的力量
常会卡住引擎
难以撼动
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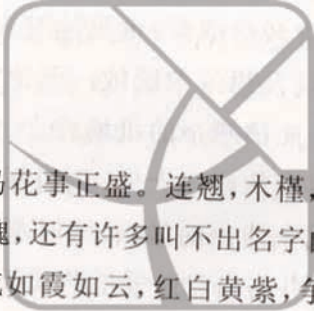
空 桥

架设
空中通道
浮云蔽日
全天候站岗
见证
回头是岸

》一位城市歌者的探索与追寻

——读庄杰森诗集《杰开诗幕》

栾 纪 曾



初夏时节，青岛花事正盛。连翘，木槿，玉兰，海棠，以及藤萝丁香，樱蔷桐槐，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草花，沿山坡楼院，或星星点点，或如霞如云，红白黄紫，争奇斗艳，为这座楼街如海浪起伏、钢筋水泥林立的城市风情，提示着大自然迷人的语境。在这样的季节，第一次读到菲律宾华文诗人庄杰森先生的诗集《杰开诗幕》，心中的意绪自是别有一种绽放。说来惭愧，我虽为诗多年，但对菲律宾诗人的作品阅读甚少。这次应青岛大学教授、著名女诗人曹安娜之邀，得以悉心阅读庄杰森先生的诗作，沿着那些由跋涉过三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方块字在花园岛国湿润的椰风中链接而成的精短诗行，心寻目问，遥结诗缘，实是一桩幸事。

杰森先生的诗让我们看到世界透过他心灵的棱镜折射出来的独特光影，简炼，新颖，富有动感。诗人投身商海，又

热心亚洲华文作家交流，常年在世界各地奔走，形形色色的人，形形色色的事，形形色色的世象，不断包围着他，冲击着他，并执拗地与他对视，对话，甚或对峙和对抗，心里要说的话自然很多。这些话萦绕于心，可以独自冥想，可以与友人交流，也可以心手相问，击打成文如他的散文集《森情写意》，但有许多心绪与感慨，却非诗不能表达。这大概就是《杰开诗幕》所以问世的缘由。我与杰森先生虽不相识，但从序评诸文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百事在身、精力充沛且痴迷于诗文写作的歌者，做事认真而率真，只要认定目标和方向，便锲而不舍，孜孜以求。能在繁忙的商务及社会活动间隙或匆匆的旅途中转念成章，更见他对人生、社会和自然万物体察的细微灵动及思维的聪敏。无论穿行于五光十色的市街商场，滞留于熙攘嘈杂的机场旅舍，或陶醉于温馨的亲情，搜寻于瞬息万变的网络天地，我们都能看到他探寻世界的目光，像从心灵中伸出的触须，随时都在捕捉那些不期而遇的灵感和意象，并与自己的爱憎悲欢及心灵历程中存储日深的人生体验一起，在思想的炉火中做着语言的陶冶与升华。诗人的思维一旦进入诗歌状态，语言方式自会变得与常人完全不同，一首诗的孕育和诞生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杰森先生在为自己的诗集写的序言《无悔的诗心》中说：“每逢商务有空档，不管身在何处，我就会用心掌握每一动感的时刻，抓起随身待命的手机，将一段足以让我终日疯狂、彻夜不眠的半生不熟的‘诗语’一而再、再而三的涂涂抹抹”，完全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一种如痴如狂的忘我之境。这样的写作有时虽难免失之匆忙与粗砺，但其鲜活的感觉不会因场景或思路的转换而错位、而淡化甚至冷却。如若错过时机，

写出来的作品可能会变成了另一个样子了。何况,那些奇异的感觉往往在倏然划过脑际,转瞬即逝,是诗人梦寐以求却又在毫无精神准备的状态下瞬间闪现,即使一时不能成章,只要捕获到最初的文字,便可以在时间充裕时,进行仔细淘洗和锤炼,一个能令自己惊喜异常的语言世界往往就在思维路径的不远处焦急地守候,并突然或渐渐从笔端跳跃而出,让你手舞足蹈,忘乎所以。作为文学中的文学,诗歌的语言是需要反复推敲的。用杰森先生的话说,就是“加倍力道,用心改造”。当一页一页读完《杰开诗幕》,掩卷回味,我们会感到,杰森先生无论做什么事,诗歌总是同他朝夕相伴,难解难分,许多新鲜奇崛的词语随时会在脑屏上穿行跳跃。由于诗人确是做到了以知为行,“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文字推敲,才使它们最终找到自己的最佳位置和最佳链接,一首诗也由此形神相得,跃然纸上。如握起笔,便有“一颗心 / 情牵黄河”(《笔——之二》),不但“捎来 / 相恋的诗句”(《笔——之一》),而且,它“薄弱的能量 / 支持辽阔的思路 / 奔腾中 / 足迹 / 震响大地”(《笔——之五》)。再如:“洞察先机 / 罗致生活的机能 / 万方竞逐 / 从容之间 / 享受时间的傲慢”(《时钟》),这是时钟走动出来的诗句;“分秒舞动 / 请脑细胞驱逐苦恼 / 与主人签定 / 只守住快乐 / 终生合约”(《心》),这是脉搏跳动出来的诗句;“逐梦 / 内在的力量 / 常会卡住引擎 / 难以撼动世界”(《想念梦想》),这是梦中飞翔的诗句。这样的诗句之所以能让读者过目不忘,并在心中留下无尽的回味,既需要诗人的功力,也需要下得功夫,其中的甘苦是不言自明的。

《杰开诗幕》中的作品,题材内容丰富多彩,既有故国情

憬，又有亲情倾诉及日常生活中的感悟；既有旅途见闻，又有对灾区的关切和对人类命运的焦灼。繁忙纷乱、充满希望又充满困惑的大千世界，无处不在牵动诗人的心海，起伏的波澜不断化作一首首精短的诗篇，书写着诗人来自生命源头的人文情怀。但就我个人而言，感受最深的是一些表现城市现代生活的篇章。而且认为，这类被人们称为城市诗歌的作品，崭露出诗人写作的一种探索精神和创新意识。城市，尤其是一些经济、政治和文化中心城市，是社会发展与人类文明进程的标识和镜子，是历史不断更新引擎和点燃希望的所在。当然，它也发展成一个个巨大的躁动不安的社会漩涡。喧嚣，纷乱，拥挤，奢华，人们在日益膨胀的欲望中创造着，追寻着，碰撞着，争夺着，堕落后，许多城市的发展已成为历史前行的某种悖谬，甚至在文明与疯狂的双重指数中束手无策，迷失了方向。现代城市已被人类走成一个历史的十字路口。科技的突进更是完全改变了城市生态，也改变了诗人对城市的传统感受。就华文诗歌而言，老一辈华人历尽艰辛漂流海外的乡思乡愁已被日益发达的交通和电讯冲淡，甚至被眼花缭乱的生活淹没。江河般的车流、高耸云端的摩天大厦、光怪陆离的霓虹灯也早已变成陈旧的街景。《杰开诗幕》展现给我们的是现代城市全新的脉动和诗人对这种脉动的全新感受及感悟。不少作品的题目，如《马尼拉夜色篇》中的《红绿灯》、《塞车》、《天桥》、《贫民窟》，《广州的天空篇》中的《美食》、《山寨货》，《上海动感篇》中的《酒吧》、《电梯》，《速写东京篇》中的《电子餐桌》、《网线》，《香港掠影篇》中的《网络城市》、《快捷电车》，都显示出与以往城市诗不同的灵敏点。这种灵敏点的物象是我们熟悉的，也是新鲜的，日

新月异的，只要稍一点击，便身入其境，也心入其境，一种盎然的诗意与诗趣让我们身心共鸣。如《十字路口》：“来回川行 / 无法解读斑马线 / 忽左忽右 / 口哨疲于奔命 / 与红绿灯辩论 / 交换人生的坦途”；如《如果云知道——外劳心语之三》：“宽带网络 / 可曾承载 / 缠绵悱恻的思绪 // 思绪陪伴影音 / 飘荡在空中 / 让爱人随时点击 / 心的脉络”；如《上海》：“空间 / 越来越小 / 嘈杂声向风倾诉 / 流窜的草木 / 沿途 / 歌声不绝”。诗人在写作中还大量使用一些最新出现的事物和词语作意象，如窗口，网线，跳楼货，贩卖机，电子书，癌细胞，芯片，宽带等等，甚至一些招徕顾客的广告词也信手拈来，成为诗中最醒目的部分：“龙的情人——男装店 / 千衣百顺——女装店 / 鱼我所欲——海鲜楼 / 胡思嫩想——理发店”（《创意门神》），既一目了然，使作品充溢着生活的现实感，又意味深长，读之令人耳目一新。尤其可贵的是，诗人的目光和诗行没有停留在城市的表面，而是透过瞬息万变的风景和流行色，潜入社会深层，看到“沉迷的价值观 / 被 / 扭曲”（《迷‘网’风》），“金融数字 / 飘洒自如 / 四海的游戏规则 / 从不讲究人道主义”（《输血处方》）；看到“亲子间 / 失落的心灵”，“日夜赶班 / 超速的流汗”（《如果风知道》）的外劳；看到“人脉抬头 / 人情失落”（《网络城市》），“五彩纸币 / 互诉心曲”（《机场》）；看到电梯“上上下下 / 人人争相拥有”（《电梯》），流言“望风捕影 / 炒成艳丽的耳环”（《流言》）；看到“万国旗四处招摇 / 大道的风景线 / 披挂的饥肠 / 拖累柴米油盐”（《贫民窟》），快捷电车上，“席不暇暖 / 即匆匆告辞”（《快捷电车》）；看到视频广告中“男仕的胸罩…… / 轮椅机器人……”（《营销魔鬼》），“手机 /



电子书 / 笔电 / 相约云端”（《网络》），而“空中的人情味 / 食欲已无知觉”（《电子餐桌》），并在“零时差 / 零距离”（《手机简讯》）中，感受到“宇宙的道路 / 走走停停”（《红绿灯》）等诸般矛盾交织的便捷与无奈。虽了了几个字十几个字，却让读者感觉到诗歌应有的厚度、深度和重量感，也感觉到一种思想张力和历史警示在向自己逼视。人类正在被自身的发展诱惑着，也困惑着，困扰着。我想，诗人更是，包括杰森先生。之所以说更是，因为诗歌对历史的反应最敏锐，也最能净化、抚慰和呼叫人的灵魂，最能升华人的精神。它是由诗人心灵历程中那些透心铭髓的刻度，留给读者的一种生命的海拔及攀登这些海拔的阶梯，也是诗人的最高使命和追寻所在。



《杰开诗幕》最鲜明的特色是精短。除个别篇章，每首诗大都只有五、六行。我想，这既是杰森先生生活节奏和审美情趣的写照，也是一个极佳的写作选择。在忙碌、紧张、节奏越来越快的社会运行机制中，短诗最适宜于现代人阅读，也最适宜于现代人写作。而在诗学意义上，短诗能够最大限度的避免语言和感情的稀释与膨化，从而保持纯粹的诗性。无论世界怎样变化，历史怎样推进，诗歌不但会永远与人类相伴，而且在任何时代都是人的精神天空中的太阳和星群，是人的心灵的前导和归宿，会给人类社会以最好的精神皈依、辉耀和牵引。当然，写好一首诗不是一件容易事，所以，唐代诗人杜甫称诗为诸多文学样式中的“难中难者”。白话短诗则更难。中国文化中有报喜不报忧的传统，我想这不该用于诗人之间的交流。或许是由于时间匆忙，或许由于下的功夫不够，《杰开诗幕》中有一些作品显得直白些，缺少华文

诗歌特有的韵味，这当是杰森先生诗歌写作中最须突破的瓶颈。因为意境和神韵是华文诗歌的精髓。炼字，炼句，都是为了炼意，最终达到意在象中又超以象外、言有尽而意无穷的语言艺术效果。可喜的是，杰森先生少时受过良好的华文教育，后来又受到多种文化及其环境的熏陶和滋养，既有开阔的世界视野，又有在纷纭的世事中聚焦思想的能力。从作品中还可以看出来，杰森先生为人为事为诗都以真诚为本，诗虽短小，却把自己的心灵毫无保留地袒露出来。古人说，人贵直，文贵曲。但贵曲更贵诚。清代进士张向陶的论诗绝句中有句云：“好诗不过近人情”。诚，无疑是最高最真最美的人情，离诗自然是最近的。有以上前提，加之杰森先生“在诗旅中，策马扬鞭，勇往直前”的精神，今后必能在探索与追寻中，不断突破自己，登上一个一个新台阶，以更多更好的作品，回答读者的期盼。前面列举的佳句佳作均可作证。诗歌是一种世界语言，但以一个中国大陆诗人的目光穿越一位菲华诗人的作品，在思想感情和诗歌见解的对接上，可能会有一些错位。

以上只是将阅读中的所感所思，删繁就简，连缀成文，就教于杰森先生、菲律宾华语诗人及其它诗界朋友，讹谬之处，唯盼示教。

作者简介：栾纪曾，男，青岛市作家协会原副主席。



跋

这本书是一个缘分。缘起于一个不得不说的故事。

2010年底，我到泰国旅行。有幸跟随泰国留中总会文艺写作学会到泰国北部美速采风。回程落脚曼谷，在曾心先生的小红楼，见到了著名的小诗磨坊和久闻大名的几位磨坊诗人。那天晚上，吃着泰国水果，喝着茶，谈着诗。很多人第一次见面，却如同相识多年的老友。



近年来，通过参加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我结识了一些东南亚华文作家。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朴素亲切，一见如故，交流起来全然没有隔膜。也许就是在那天晚上，我们的碰撞交流，牵出了东南亚华文诗人在青岛的一次盛会。经曾心先生牵线搭桥，我和潘文竹与云鹤先生、林小东先生邮件频繁往来。从春天开始，东南亚诗人与青岛的学者诗人们一步步走近，走进秋天在青岛海边的诗歌盛会：第五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

东南亚华文文学在世界华文文学中，特色鲜明，成就突出，而东南亚华文诗歌创作是其中非常有活力的一支队伍。每年一次的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更是一种创作实力的整体展示。他们把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搬到国内举行，更是一种文学交流的创举。如这本书，既是东南亚华文诗人的集体亮相，也是与青岛本地学者诗人的一次精神聚会。

真正的缘分还是诗歌。

参与诗歌评论写作的朋友有青岛各高校的学者，也有文学界的前辈和后生。对文学的虔诚，对诗歌的热爱是大家的共同特征。诗稿的分配基本上是评论者自己选择的。诗人的诗歌也是由评论者挑选。这也是一种缘分。大家在忙碌的工作之余阅读作品，精心写作。

翻看评论文章，无论篇幅长短，都是坦诚的，用心的，没有隔膜的。也可以说，在阅读和写作的过程中消除了隔膜。不仅仅是解读，也是心灵的对话，思想的碰撞和诗艺的切磋。有欣赏，有鼓励，也有期待。用心阅读，坦诚交流，共同探索。我相信，这也是东南亚华文诗人大会的目的所在。

诗学家冯国荣先生为本书写序。冯先生是青岛大学教授、中国诗学研究中心主任、《东方论坛》社长。长期从事中国诗学、中国文化及中国城市研究。是一位在多个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这次诗会的诸多准备工作，都是在他的大力支持下完成的。他对东南亚华文诗歌高度评价，我相信他的眼光和判断力。

书名来自余光中先生在东南亚华文文学研讨会上的一次演讲。大意是说，一个华人，无论生活在世界上哪个角落，只要他书写中文，就是在坚守中华文化。无论距离有多远，是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

这句话让我深深地感动并牢牢地记着。所以，想到东南亚各个国家 18 位诗人的诗稿，还有 18 位本地评论家的精心之作，想到我们相识、相知、相聚的缘分，就把余光中先生的这句话拿来做了书名。

是的，美丽的中文把我们连在一起，而我们共同的责任

就是好好守护她。因为是责任,这里就免去了通常的谢辞。

曹安娜

2011年8月16日于青岛

作者简介:青岛大学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青岛市作家协会副主席。



……

……

2011年3月16日于青隆

……







設計：徐 冰



ISBN: 978-988-29981-6-2

定價：32.00元